

本書介紹

這一部長篇小說是德國現代進步作家、國家獎金獲得人弗里德利希·沃尔夫的傑作。

沃尔夫生于一八八八年，死于一九五三年。他是醫生，同時也是知名的作家。憑他的醫學和文學，他一生都致力於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鬥爭，工人的解放運動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統一的事業。他的著作甚多，但是每一本著作都具有深刻的政治意義，同時還產生深刻的政治效果。

沃尔夫在戲劇方面，貢獻最多，但是在小說方面的成就也非常偉大。他最著名的四部長篇小說是：兩人在邊境（一九三四），俄國皮大衣（一九四二），兒子們歸來（一九四四）和飛碟（一九五二）。

兒子們歸來和俄國皮大衣是姊妹作，雖然兩書出版的時間相隔數年，主題却是一個，就是描寫德國納粹向東發動侵蘇戰爭的時候，德國本國人民所遭受政治的壓迫和生活的痛苦。因為這個緣故，在一九五一年出版沃尔夫全集的時候，兩部小說合印成為一本，題名為沒有迷途的人們。

兒子們歸來故事發生的時候，正是納粹侵蘇戰爭總崩潰的前夕，同時在國內人民反抗的情緒日益增高，使納粹匪幫窮于應付。

沃尔夫在這部長篇小說中間，以生動感人的語言，描寫柏

林城一个小公務員的家庭。他的兩個大兒子都从东方前綫獲得休假回家的机会。最初一家人都非常慶幸，但是在欢乐当中，作者已經巧妙地表達出各方面矛盾的痛苦——兒子和母親，前方和后方，政府和人民，謠言和科学，理想和现实——处处互相冲突，形成尖銳的对立。書中主要人物的思想覺悟逐漸提高，最后公开鮮明地表示激烈的反抗。其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第三个兒子艾雷希思想轉變的过程。艾雷希代表当时德國最容易中毒、不容易改变的天真爛漫的青年，他的覺悟正是真理戰勝的象征，同时也注定了納粹整个反动政权的崩潰和复滅。

这一部長篇小說过去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曾經發生偉大的影响，但是它的影响决不僅限于过去，就是对于現在和將來也还有深刻的意义，因为作者在書中指示我們：侵略的战争必然失敗，專制殘暴的政制必定滅亡，謠言敌不过真理，尤其是全世界人民对于和平的願望，形成了一个不可戰勝的方量。

他們種下了風，
收穫了暴風雨。

俄國皮大衣

目 次

兒子們.....	1
希騰赫尔蒙教授.....	12
一切和从前一样.....	18
蕩过柏林.....	24
吳尔茜.....	28
冲鋒隊副隊長哈塞.....	33
一个小小的問題.....	37
媽媽!媽媽!.....	44
“你应当作我幸福的明星”.....	49
在石棺材里.....	59
銀球.....	74
只要有一次.....	80
“你們把他的生命偷去了!”.....	88
彼得和母親.....	96
柏林在燃燒.....	102
复仇之神.....	109
艾雷希.....	111
雪球滾动了.....	126
“听你母親的話罢,我的孩子!”.....	130
燒毀了.....	135

恐懼和勇敢.....	140
小河.....	147
兩個戰士.....	151
秘密警察首長哈倫彼特爾進行干涉.....	157
“你們把我們的孩子弄成什麼樣的人了”.....	166

兒 子 們

—

這是一個奇蹟。這是一個幸運。在周圍都是禍災的當中，這簡直是一個不可以理解的幸運！

稅務稽查員波格爾的兩個兒子同時從前綫告假回來。家里沒有一個人預料到。早上老大海英慈到了，他是一個坦克兵團的下士。晚上彼得像從地下鑽出來的一樣，突然站在房間里，彼得是一個步兵團的少尉，今年二十二歲。他們那個小小的住宅位置在柏林西北區，離勒爾特爾車站不遠。母親在彼得第一次擁抱她之後，努力隱藏起她戰栗的快樂，在廚房和兒子們的臥室之間，像暴風雨那樣地沖來沖去，料理家務。老波格爾剛從辦公室回來，大衣也沒有脫，只顧審視羨慕他兩個兒子，他們都高過他一個頭了。他驚异地觀看海英慈，海英慈穿上一套坦克兵團的黑色軍服，上面鑲得有標誌下士軍銜的銀色綫，挂着獎章和其他的徽章。老波格爾驕傲地望着彼得，這位年輕的步兵團少尉胸前挂着一級鐵十字獎章，突击步兵團的徽章和榮譽軍人的証章。

艾雷希是他們三弟兄當中最小的，今年十五歲，他是駐在騰柏爾霍夫高射炮中隊的一個防空服務員。從下午起他就緊緊地纏住這兩位前綫的戰士。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沒有值班。他一步也不離開他兩位哥哥的身旁。他也穿上制服，穿

上防空服務員青灰色的軍裝，拴起皮帶，佩上希特勒短劍，帶上希特勒少年隊的臂章。他要从彼得那兒知道一切的事情，一切事情詳細的狀況，他想知道起初在奧雷尔夏季會戰中彼得怎樣受了輕傷，後來在梅里托波爾巷戰中他又怎樣受了更重的傷，他的獎章是怎樣得來的。

彼得肩上中彈，在維也納一個醫院取出碎骨之後，他得着了十四天的休假，回家來看父母。可是海英慈只能停留三天。在基輔爭奪戰中，他那一團人遭受了重大的損失，必須要重新建立一個裝甲的隊伍，他正從柏林路過，要到邁因慈去整編。他的長官多少有點不放心，只准了他三天的假。

是的，這真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幸運，兩個兒子會同時請假回家！在這種時刻，三天或者三年又有什麼不同的意義呢？他們一家人再也不想到時間，他們跑來跑去，他們不斷地你看我，我看你，他們把最好的東西搬來，他們完全擺脫了平常生活中的奔忙和單調，他們好像被快樂的炸藥炸在空中一般。只有母親一個人大部分的時間還停留在地上。因為洗澡的熱水爐子壞了，她替孩子們提了一滿桶熱水來，再把他們舒適的訓練夾克披在椅子上。可是波格爾爸爸堅持，他們不能穿訓練夾克，他們必須要穿上軍服，佩上徽章和獎章。到底他們是“他的”兒子呀！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總覺得他們是“他的”兒子，其實他自己本人身材矮小，瘦弱，一點也不像一個軍人，他是一個頭髮斑白、臉皮干枯皺縮、標準的長期坐辦公室的老職員。兒子們的身材面貌很像母親，母親有一雙明亮的眼睛，一張鎮靜、堅強、同時又溫柔的面孔。

海英慈从父親那兒只繼承了他暴躁的脾气，隨着年歲的增長，老人暴躁的脾气变成了不愉快的憂郁。可是有一次，父親同兒子兩種不同的性格也發生過激烈的衝突，就像鋼同鋼互相打击一樣。在這樣一個非常激烈、非常危險的決裂之後，波格爾爸爸把兒子們的教育完全交給母親，母親知道用很少的、安靜的話去駕馭他們。他自己退回去從事他個人的偏好，那就是收集郵票。他站在寫字台旁邊活像一株在岩石上生了根的枯樹干，他非常喜歡他各式各樣的郵票，——朱紅色的，藍色的，橙黃色的郵票，從危地馬拉，紐西蘭，聖多明尼各地來的郵票，靠這些郵票的幫助，他可以飄過海洋，跨過大陸，到熱帶國家去漫遊。

二

現在這一切事情，在兒子們歸來的時候，完全忘記了。母親早就把一大玻璃罐腌豬蹄存放在一旁，現在她把它重新煮好，加上酸菜，盛在一個鉢子里擺在桌上。五瓶特別為了這種重要事件保留下來的，叔爾台斯出產的啤酒，更點綴了今天豐富的筵席。但是最妙的事情還是：大家在很長時期分別之後再一次平安地坐在母親身旁，面前擺着干乾淨淨的盤子，盤子放在一張雪白的桌布上面；兩個大兒子覺得母親很多年以來一直就在那兒，用她平常沒有聲音的脚步在廚房和起居室之間走來走去；父親用他像羊皮紙一樣灰白的手，照平常的習慣小心地切豬蹄，好像他在進行一個困難的手術。一切都和從前一樣。戰爭忘記了，在遼遠的俄國里慘無人道的戰鬥和緊張忘記了。這一切都離開他們很遠了。

在起初半個鐘頭里，母親只忙着遞東西，她不斷地給小孩

子們夾菜，斟酒，鼓勵他們盡量地多吃。老波格爾甚至同母親开玩笑，稱贊她，他說，她為了這一個出人意外的節日，很久以來就把麵包籃子高高挂起，把一切有點油水、帶點酒味的東西都節省下來。海英慈忽然站起來，高舉盛滿啤酒的杯子，莊嚴地祝福“柏林最好的母親”，在這當中大家從他猛烈的動作和斬釘切鐵的手腕看出，他是一位候補軍官或者至少從軍官們那兒抄襲了不少的姿勢。彼得剛好同他相反，有點兒不開展。因此波格爾爸爸說：“喂，你怎麼樣，少尉先生？”彼得跳起來同母親碰杯，靜默地喝干他的啤酒。

母親撫摸他淺色鬚曲的頭髮。

几杯酒落肚，談話就活躍起來了。海英慈很想知道，現在馬格斯、愛華德、項斯、奧古斯特和魏利在什麼地方。俄國已經吞嚥了他許多的舊同學，有好些在北非洲失了踪，另外還有一些留在東方，或者在歐洲什麼地方的醫院里養傷。事實越來越清楚，這真是天大的幸運，戰神對波格爾一家人另眼相看，甚至於讓兩個兒子帶着官銜和榮譽回到家里來。平常不大講話的母親，想提高大家的情緒，把談話從孩子們的男朋友轉到他們的女朋友。她告訴他們：瑛格·李文不斷地來打听海英慈，還有塗黛·韋因何德和麗麗·魏斯也曾經問到他。海英慈認為這是當然的事情。母親對着彼得，對着少尉先生，微笑，輕聲地說：“吳爾茜還在西門士辦公室里工作，她上星期還打電話來呢！”

彼得連耳根都紅了。

波格爾爸爸不願意談論這類的事情，他說：“好罷，不要講了，媽媽！孩子們的事情孩子們自己會處理。現在讓他們稍

微报告一点外边的情况。现在那位童话姑妈天天讲的故事，连吃奶的孩子也不相信了。”

“童话姑妈吗？”海英慈问。

“是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广播和我们伟大的宣传大炮，”老头子回答道。

海英慈钉视着父亲，把剩余的啤酒一口气喝完说：“这兒在国内，你们倒是很会创造开玩笑的新名词呢！”

父亲喝了几杯啤酒，很容易提起兴致，他继续说：“你知道，这兒大家已经不再因为英國空襲的缘故，把赫尔曼·戈林叫做赫尔曼·迈尔了^①。现在大家叫他做腾格尔曼——这名字倒不坏，不是吗？腾格尔曼是有名的咖啡店，意思就是，在每一个城市都有一家分店！^②”

“还有我们在前线的士兵，大家又叫做什么呢？”

三

母亲看见大儿子眼睛里燃烧起来的火焰，多年以前他同他父亲中间发生的一场剧烈冲突，又重新出现在她的眼前。她赶快插话道：“你们老是讲话！彼得在外边到底也有一些经验，让彼得讲讲罢！”

不过妈妈并没有仔细听他讲。彼得有点迟疑地开始谈到他在布叶尔哥罗德和奥雷尔的坦克会战，那时他那一个兵团，

① 经营英國贸易的公司，意谓戈林专门贩运英國的空袭。 ② 德文中“分店”和“打败仗”是同一个字，“在每一个城市都有一家分店”，意思就是“在每一个城市都打败仗”。

受了嚴重的損失，經過短時間休息之後又向南敗退，退到第聶伯河的下流，他又談到他自己本人在梅里托波爾激烈的巷戰中，右肩上中了一個開花彈的碎片，因此把他打回了老家。母親只聽見了這些主要的情節。

但是在他談話中間，母親好像從很遠的地方，可是又是很清楚地，聽見父親的聲音，聲音里有“鍊子”和“瘋狗”這一類的話，母親不免恐怖起來。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這樣的事情現在再也不會發生了！那時候發生這件事情，是因為九歲的海英慈不肯吃菠菜。他絕對地吃不下菠菜，那一種煮熟了的、剝爛了的菠菜，因為一個同學曾經有一次對他說，這樣綠色的東西是“金龜子拉的屎”。自從那個時候起，只要看見菠菜，海英慈就要發嘔。但是波格爾爸爸曾經在書上讀過，剛好菠菜里面含有非常豐富的維他命。因為這個緣故，他們每星期至少要吃一次菠菜，海英慈不得不勉強吞下去，就算他跑到外邊廁所去再吐出來，也非吞下去不可。

有一天，這個小孩子想把一滿盤菠菜偷偷地端出去，但是他父親隔着報紙在觀察他，他立刻命令他：“菠菜要吃下去！”

“我再也不能夠吃了，爸爸。”

“只要一個人願意，他就能夠做一切的事情。”

“我再也不願意了！”九歲的海英慈，臉色白得像一堵粉牆，在他的眼睛里一種奇怪的火焰圍繞着瞳孔在跳舞。父親已經把報紙放下，站起來。

“你不願意嗎？”

“我不願意。”

海英慈也站起來。

父親走到孩子的旁邊；他口里數：“一……”

海英慈筆直地站着，他望着父親的眼睛，他不动。

“二……”老头子把九歲的孩子压下來坐在椅子上。“三！”他把他兒子的头按在盤子中間。他緊緊地按住它。这时候，母親坐在那兒像癱瘓了一样。几秒鐘过去了，海英慈的头仍然給压在綠色溫暖的菜羹中間。父親坚决地說：“吃下去！”接着他退回到他的安乐椅去，他充分感觉他已經給了孩子一个教訓，他把他的教訓用結实有力的几个字表示出來：“鍊子总比瘋狗多！”

接着發生的事情，真像閃电那样快。母親看見孩子跳起來，他手里有一种东西在閃光，一把叉子呼的一声在空中向着父親飛去。父親赶快向旁边一閃。那把叉子由于用力过猛，釘在安乐椅上方的門板上。海英慈站在那兒，臉色像死人一样，臉上沾了許多菠菜的綠色的斑点，他的眼睛中間燃燒着火焰，他的嘴一半張开，好像他要大声喊叫的样子。現在母親的四肢又有力量了。她跳在兒子的面前，把他的头緊緊地压在自己的胸前。

有好几个星期，这个孩子不許同父母一个桌子吃飯。从那一天起父親再也不撫摩他。差不多一年之久他不同他講一句話，一年以后也只同他講非講不可的話。他越來越从他家庭斗争的战綫撤退到他經常的工作——隱藏在他收集邮票的堡壘之中——撤退到遼远的熱帶地方。有一次他对母親說：“你对付孩子們比我有办法得多。”

凡是父親靠压制孩子們的意志不能达到目的的事情，母親隨便說一句好話就成功了。孩子們虽然个性不同，他們都

看她眼睛的表情來決定他們的行動。是的，他們猜得出母親最細小的願望，他們使她出乎意外地得到滿足，她根本用不着說出她的願望。有一次一位相識的女人來拜訪母親，她戴上一朵從南非洲移植來的一種白色的花，孩子們聽見母親稱贊那朵美丽的花。就在當天晚上，彼得把他的撲滿打破，去買來一株同样的花。海英慈也立刻出現，帶回四株同样的花，有兩位同學幫他一塊兒把這花搬回來的。

艾雷希的確是生在一个不同的時代。他整天忙着希特勒少年隊的野外練習，行軍，集台，特別是防空服務員的工作，母親近來很難得看見他。他就是这样忙，他根本沒有工夫來關心母親的願望。

四

她望着兩個兒子，海英慈正對彼得解釋俄國坦克進攻的戰術。孩子們都長成人了，他們比從前更嚴肅，更堅強，對她也更疏遠。不，不是更疏遠，那不過是因為他們穿着的軍服，成了習慣的挺直的姿勢，和他們迅速的動作。根本上他們到底還是她自己的孩子。——海英慈的性情仍然是暴躁，爽直，心里不能隱藏什麼事情，彼得的性情仍然是沉靜，拘謹，緘默。

就是現在，彼得正在沉思地呆望着前面，海英慈却激烈地在說服他。彼得雖然不回答什麼話，他却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家伙。以前一直是這樣的。她忍不住回想到多年以前，那時候他們的女傭人愛彌還在他們家里工作，那時候愛彌想引誘五歲的彼得每天早上自己弄乾淨手指甲。她對他說，手指甲下邊黑色的“計文黑邊”代表死神；要是這些“計文黑邊”不弄干

淨，白色的“月亮”就会在手指甲根上長起來，要是大指头上面也長月亮，那么这个人立刻就要死。这个威脅的可能性，給小彼得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每次吃飯，他一双手总是洗得干干淨淨的。

有一次他生白喉。年老的顧問医生弗尔德來替他注射血清。彼得非常激动，抱住母親，發狂地拒絕打針。忽然他变得安靜了，他釘視着顧問医生的手，毫無抵抗地讓他進行注射。

“真是一个漂亮勇敢的孩子！”老医生称贊他。“他將來要作一个軍人！他不怕死，不怕鬼！”那时候小彼得勇敢的報酬是一整塊的奶油巧克力布丁。但是这个勇敢的美德立刻又被旧的坏習慣抵銷了。彼得的手指甲重新又有从前的“計文黑边”，爱弥的威脅，母親的警告，絲毫不能夠說动他再去注意他手指的清潔。母親嚴密偵查这个小人。

她發現事实是这样的：当医生手里拿着針向他進行注射的时候，他非常恐懼，釘視着他的手，他發現医生每个手指头上都長得有“月亮”，大指头上也長得有月亮，可是医生仍然是活着的！他一切恐懼都沒有了。現在他再也不相信爱弥一句話，不但爱弥的話他不相信，任何人的話他也不相信！他再不肯弄干淨手指甲了！

虽然彼得在別的事情方面，是一个肯听話好管教的孩子，在这一点上，他再不听話；一直到中学的后半期，他手指甲下边永远保留着“計文黑边”。他并不扔叉子來反抗第一次的欺騙；但是他沉默地、坚决地、用他自己的方式來反抗，他永远保留着他的“計文黑边”。

母親回想起从前那个又短又小的彼得和他那种抵抗的方

式，现在还忍不住微笑。是的，孩子们的性格基本上是不相同的。可是每种不同的性格她都喜欢。

十五岁的艾雷希比较上更像他的大哥。要是有什么事情触犯了他，他也会像从前海英慈一样大发脾气。他也会笔直地站在那儿，手腕压着身子，紧紧地捏起一对拳头，眼睛里闪动着愤怒的火焰。但是她谨慎地处置，不让他的脾气爆发出来，还有父亲也不再干预。她很容易地对付她三个孩子。她再也不怕他们爆炸的性情。她有把握，她能够把要爆发的火焰捕捉，埋藏在她慈母的心里。波格尔妈妈对于三个儿子是感觉幸福的，不过在外表上她一点也不表现出来。

她是一个真正的顽童的母亲。

五

就是处理零碎的家庭琐事，波格尔妈妈也是一个魔术师。在这个时候她已经从她的纱橱里取出了一满盘煎饼，再加上一大壶咖啡，摆在桌上。孩子们应当知道，从战场回家跟母亲在一块儿，是怎样一回事！

当她从厨房重新走进房间的时候，最小的儿子艾雷希满脸通红，站在桌子旁边。他曾经把几只啤酒杯子瓶子排列成坦克和大炮，着急地要求他哥哥们替他解释，他们怎样击毁敌人坦克的进攻。他根据国防战报，一门平射炮曾经在一个钟头之内击毁了十二辆俄國坦克，把他们打成碎片。

“真是佩服得很，艾雷希，你的想像力真强！”坦克下士海英慈笑道。“无论如何，用一门平射炮在一个钟头之内把十二辆坦克打成碎片，这未免说得过分一点，要是真有这样的事

情發生，那麼除開別的因素之外，還要天大的僥幸！因為我們在這兒可以隨便說，那些俄國的年輕小伙子也是在射擊的！”

“但是俄國的坦克比我們的要笨重得多，而且一般來說……”

“干嗎——一般來說呢？”彼得插話道。

“他們運動戰的戰術是陳舊不堪的！”艾雷希回答道。“再加上據說俄國的箱子①轉動起來是很不靈便的！”

“謝謝你，我聽夠了！”彼得沉思地望着前面。“在奧雷爾俄國人駕了三十輛坦克，突然從側面向我們進攻，坦克上的炮同時開火，頃刻之間我們一營人全打垮了，我們有六輛坦克就像煤油桶子一樣燃燒起來。”

“好呀，我在基輔的經驗可不一樣！”海英慈有點憤激地說。“我們的‘老虎’②到底是一個好牌子！”

“不錯，但是俄國的‘T.34’向來是最實用的坦克——靈便，迅速，火力很強，而且在坦克鍋板的轉角里，我們的炮彈只有最少的垂直擊中的面積。”

“我曾經看見好些炮彈打進去了！”海英慈糾正他。

“我曾經看見我們輕型平射炮的炮彈，反彈過來像橡皮球一樣。”

“你也許有一雙特別的眼睛！”

“不，海英慈，我只看見我真正看見的東西，不是我想要看見的東西，或者別人告訴我的東西。”

“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海英慈站起來，釘視着他的

① 指坦克。

② 德國的一種坦克的名字。

弟弟。

“可是，孩子們，你們談來談去，老是坦克，”父親努力去和緩他們，“奧雷爾或者基輔，無論這些城市叫做什麼，對於我們這兒的人，反正是沒有多大的關係。”

這句話老人是不應當說的。

“我們在基輔保衛柏林的前綫陣地！”十五歲的艾雷希激動地喊出一句領袖的智慧，來反對父親。

“現在已經不早了，你應當撤退到寢室的前綫陣地了！”母親出乎意料地出來干涉，同時她溫柔地但是堅決地抓住最小的兒子的領口。“像你這樣一個小孩子需要睡眠跟需要麵包一樣！希望你們大家都睡得很好！”

這一回不管艾雷希怎樣表示男性的反抗，最後還是不得不投降，剛好在這一個時刻，突然來了一支援兵，希騰赫爾蒙教授出現了。

希騰赫爾蒙教授

六

老教授康納德·希騰赫爾蒙——渾名叫“庫尼”——，是海英慈和彼得從前的歷史教員，他就住在同一座房子的二層樓。希騰赫爾蒙教授聽見孩子們回來的消息，他決定在當天晚上去拜訪“兩位東方戰士”——他就这样稱呼他們。希騰赫爾蒙是一個精神飽滿、又長又瘦的人，有一撮小小的山羊鬍子。他在中學擔任的課程是歷史地理，特別是古代的歷史地理。他說希臘語和拉丁語差不多像他祖國的語言，他經常引征古典

文學家的名句來裝點他的談話。

在希特勒攫取政權以後，老教授經常都要花費一些時間，把他實在的科學智識修改來適合第三帝國的需要。好些過去的事情迷離恍惚，就像飄浮在灰色的濃霧之中。他好像覺得，他曾經從地獄的萊德河里喝了好幾杯使人失掉記憶的水。^①但是現在他除掉希臘語、拉丁語、德語之外，他還學會了大量的納粹的口號。

“好呀，你們這兩位東方戰士，”他開始說，“你們曾經有這種幸運去參加偉大前線的考驗，現在又安然無恙地重新回到故鄉了嗎？老實說，整個的時間我們都在想念你們，我們的心中充滿了驕傲！”

“我們覺得，教授先生，”海英慈挺直着身子回答道，“我們的後方像鐵一般地堅固在支持我們！”

彼得沉默地同教授握手。

“這樣晚你還肯上來看我們！”父親恭敬地說。

“這對於孩子們真是一個很大的快樂……”母親補充道。

“我們必須要慶祝一下！”父親對母親眨一眨眼睛，暗示她，母親立刻跑到廚房去取剩下的啤酒。——“今天，教授先生，年輕人應當對我們老年人說話！”父親再加上一句。

“年輕人應當行動，老年人應當忠告！”希騰赫爾蒙明白地矯正他。“或者，就像荷馬^②所說：‘在忠告里边一位老年人比一百個戰士還更有重量！’這並不是說，在外面戰場上——

① 據希臘神話，每人離開地獄來到人世前，要在萊德河喝一口水，以後就忘記一切。 ② 希臘偉大敘事詩人，約生于紀元前九世紀。

全副武裝的年輕人比不上一百個忠告人的老頭子；同時兩位重返故鄉的東方戰士胸前佩着的鐵十字獎章證明，他們並不是沒有熟練戰神牢固的長矛。^① 不過戰神的牢固的長矛並不是唯一決定一切的因素；在這一次戰爭中間，密納發^② 或者更好地說，巴納斯·雅典娜^③ 也有說話的資格！”……接着這位教歷史地理的老教授想從兩個親眼看見的人那兒，知道一些關於俄國地理構造的詳細狀況。他說：許多關於俄國無邊無際的草原的閑談，剛好足夠使普通一般民眾心里明白，德國軍隊一些戰略活動很難成功。但是俄國也有許多的山脈，如像高加索、烏拉爾、克里木山脈……這些山脈真是一個偉大民族的搖籃，一座地質人種學的寶庫。……

“一滿袋子的跳蚤！”曾經參加過高加索撤退的海英慈說。“在那一種形形色色的複雜人類中間，沒有人能夠把他們搞得清楚。”

“我知道，那兒有格魯吉亞人，阿爾明尼亞人，哥薩克人，吉爾吉斯人，卡巴丁尼爾人……你們真的看見過他們嗎？”希騰赫爾蒙繼續探問。“到底這些民族與民族之間，在共同生活當中已經採取了國家的形式，或者僅僅靠集體經濟的共同利益結合在一起呢？或者採取其他的形式呢？他們在紅軍中在戰鬥的時候，他們是否保持他們獨立的種族團體，還是同俄羅斯人混在一塊兒呢？”

“我已經說過：他們簡直是一滿袋子的跳蚤！”海英慈生

① 希臘戰神馬爾斯手執長矛。 ② 就是女神雅典娜，同一的神，羅馬人叫密納發，希臘人叫雅典娜。 ③ 希臘司智慧、學術、技藝、戰爭的女神。

气地说。“我一点也不知道，他們平常干些什么，我看見他們很多人懸挂在樹枝上，窗架上，絞架上，讓他們通過去見鬼罷！”

“对于真理沒有愛，真理就逃走了！”老人沉思地说。“你們曾經走到了泉水發源的地方，並沒有喝着泉水。你們曾經走到了雅典娜的神殿，並沒有碰見雅典娜。”他悲哀地摇头，他的山羊鬍子活像一个鐘擺擺來擺去。

彼得很想安慰老教授。他講，他們在克里木休息以前，曾經調到梅里托波爾的莫洛基納前綫去參加作戰。那兒他曾經看見最不相同的各種民族，共同居住在一個地方——那兒有希臘人，韃靼人，哥薩克人，烏克蘭人——那兒他曾經聽見說，在一個游擊隊中間，所有這一些民族都并肩作戰。

“他們彼此說俄國話嗎？”

“這個我不知道，教授先生。”

“但是他們共同打游擊嗎？”

“是的。”

“那兒有純粹的韃靼人居住的地區，但是也有各種民族雜居的地區嗎？”

“一定也有從東哥德帝國遺留下來的日耳曼人，”艾雷希插嘴道，“就像在高加索山里和在伏爾加河畔一樣！”

“在高加索山里和伏爾加河畔曾經有一個古老的東哥德帝國嗎？根本沒有這一回事！你把它同在克里木的哥德人種族的分支混在一起了。我記得，教授先生曾經教過我們，那些哥德人曾經征服了那兒居住的斯基特人和希臘人，但是後來匈奴人又征服了他們，把他們趕出去。”

“匈奴人征服了他們或者沒有征服他們，這個我不管，”現

在海英慈回头对彼得說，“我曾經在一个画報上看見一个哥德人的头盔和一把日耳曼人的宝劍的圖画，这些东西是在克里木的一个墓地里發現的。他們怎么又会在那兒呢，我的親爱的？”

“那是从那些哥德种族的分支，但是不是从一个哥德帝國，——教授先生，难道我錯了嗎？”彼得現在問老希騰赫尔蒙。“你不是曾經再三強調地說，哥德人首先在多瑙河流域和在意大利建立國家，但是那些在黑海旁边的种族分支並沒有建立什么國家嗎？”

“孩子們，你們真是太不客气，这么晚还要問教授这么多問題！伏尔加河，高加索山，韃靼人，哥德人，哥薩克人，哥德人的宝劍和日耳曼人的头盔……不要再講了罢，孩子們！”父親提醒他們道。“我們在柏林这兒的人同这些問題有什么关系？”他把泡沫很少的啤酒斟進他的杯子。“不管炸彈和榴彈，我們慶祝我們古老的柏林万歲罢！”

大家互相碰杯。

現在波格尔爸爸講，从八月起在湯密^①的嚴重轟炸之下，他們帶着財政部的文件，慌慌忙忙，逃到麥克倫堡的吳斯特罗，他們把一部分頒布的稅收條例運進勞塞慈的森林，一切乱七八糟，他們再也不能整理清楚。“好像头放在脚上，脚放在头上！工作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們毫無办法，这兒蹲蹲，那兒坐坐，后來干脆去散步，但是散步大家也是不習慣的，連散步我們也得学。最后命令到來：全体回柏林去！我們簡直像古

① 英國兵的譯名。

代日耳曼民族的大移動，甚至於比民族大移動還要紊亂，還要緊張。戈培爾在後方戰綫上設置戰況報告員……我們的日子就是這樣過的，孩子們！真是一場道道地地的大紊亂！”父親回憶他的經驗，感覺非常興奮；他毫無顧慮地信口說下去。

老希騰赫爾蒙一句話不講，他非常熱心地在報紙邊緣上畫出一些小人物，頭上戴上古代沉重的頭盔，手里拿着盾牌。艾雷希忽然重新回到原來的題目說：“教授先生，彼得一定是錯了！你自己不是曾經在歷史班上告訴我們，古時在克里木，在高加索，在俄國南部曾經有一個強大的東哥德帝國嗎！”

“我們還應當繼續考查墓地的基礎，我的孩子……這也可能，但是還不一定，”老教授不抬頭，一面畫小人物一面答。

“你瞧，彼得！”最小的兒子勝利地說。

“艾雷希！”母親提醒他。

“我們的小弟弟，他只聽見了一半，”彼得和顏悅色地說。“因為在那個時候，六七年以前，教授先生曾經對我們指出克里木和黑海邊希臘城市的名字，他說，這些移民居住的地方，如像薩巴托波爾，西蒙斐羅波爾，梅里托波爾，這些城市的名字是從希臘文來的，因為這些城市名字的語尾‘波爾’是從希臘文‘波爾里斯’來的，‘波爾里斯’就是‘城市’的意思。不是擊排的嗎，教授先生？”

“艾雷希，不過……”

“但是，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剛才教授先生說的什麼！”艾雷希堅持剛才的話。

在希騰赫爾蒙教授的額角上，在他灰白色的頭髮下邊，顯出紅色的斑點。他奇怪地把他的頭搖來搖去，一面說一面窘

迫地微笑：“这些孩子们的记忆力真强，彼得是一个好学者，一个出类拔萃的好学者，他在外边好像也考得不坏。”他举起杯来同彼得碰杯：“学者万岁！”

“教授万岁！”彼得回答。

“够了，够了！”教授说，他平常苍白的脸色，现在像染了血一样。“我真的不能够再喝第二杯酒了！……战争，年纪……我们真是懦夫呀！请你们原谅我，我的孩子们！”他站起来。

“明天晚上我们还再看见你吗，教授先生？”波格尔爸爸问。

“这也可能，但是还不一定，一个条件句！”老教师说。“只有过去完成式才是肯定的！罗纳山的堡垒也可能崩溃的！”①

一切和从前一样

七

孩子们和从前一样在他们的房间里休息。

海英慈和艾雷希很快就熟睡了，彼得还要醒着躺一些时候。这第一晚的印象不断地在他脑子里旋转。这样回家同母亲父亲在一块儿真是奇妙得很，枯瘦年迈的父亲今天真是从来没有那样地兴奋和生动，他把他蜷曲紧伏的生命猛烈吹胀，就像吹一个五彩的汽球一样。至于母亲，这一位冷静勤勉的女人，他们家庭中主要的角色，在这第一晚上他还没有十分了解她。实际上她一点没有变化，就像教堂里一尊石像，伟大，

① 罗纳山的堡垒在意大利卡拔多西亚。

沉默、不可侵犯，她簡直是一尊哥德式的聖母。是的，在這兒“哥德式”這幾個字是適當的。像母親這樣的人，彼得相信，一直到现在，雖然他四年以來走過了許多的地方，他還沒有碰見過。今天他對母親的看法和過去完全兩樣，母親強壯的身體，狹窄的手，手特別長，不很直，奇怪彎曲的手指頭，就像邦柏爾格、勞蒙堡、烏爾蒙禮拜堂女人石像的手指頭，或者馬提亞斯·格倫勒瓦爾德教堂里十字架前群眾中瑪爾達①的手指頭，或者項斯·梅夢林②的聖母画像的手指頭。在這些長長的、奇怪地錯綜彎曲的手指頭中間，表現了女性整個的忍受的痛苦，整個的向內心壓迫的快樂和熱情。這一雙手並不放棄生命，它們想法改造生命，就像用柳枝來編成的一只籃子一樣。他覺得這一雙手來自另外一個時代，像母親這樣一雙手今天在德國已經看不見了。

就是老教授那一些像樹根一般、奇怪地彎曲的手指頭，在報紙邊緣上畫古代小人的手指頭，在黑暗中他又看見了。這些手指頭動得多么激烈呀！現在個別的手指頭，穿戴上古代的盔甲，他們拿着寶劍和盾牌。他們互相戰鬥。在克里木有哥德帝國嗎？甚至在伏爾加河畔也有哥德帝國嗎？太可笑了！是否老希騰赫爾蒙以歷史家的身份，對於這種無意識的宣傳會臉紅，對於他從前的學生會感覺羞愧，因為海英慈也忘記了他的功課，把這種無意識的宣傳到處兜銷呢？他不能怪艾雷希；艾雷希曾經堅決生硬地宣稱，他親耳聽見教授親口說過

① 天主教的神聖之一，家庭婦女的保護之神。

② 德國中世紀畫家

(一四三三——一四九四)。

這句話。老教授當時不是面紅耳赤嗎？難道他真正的……彼得忽然不能夠擺脫這種思想，他好像覺得這位老教授再也不是從前的那位老教授，他好像覺得這位老教授，在戰爭爆發之後，已經在毫無疑問的斯基特人、希臘人、斯拉夫人居住的地方，建立了一個幻想的日耳曼民族的哥德帝國。難道這位老學者，老教師，希騰赫爾蒙已經採取了這一種方式，來向第三帝國投降嗎？彼得——就像一般人所說——是完全不關心政治的。在一九三九年他正要開始進大學研究數學，他就變成了軍人。就是這一個軍人的活動，一直到現在在他的生活中間，他都忠誠地從事，從來沒有十分懷疑軍人生活的意義。再加上在軍人生活中間，每一個問題都有世界上最清楚的答復，那就是：命令就是命令！

但是老教授希騰赫爾蒙可不是一位軍人；他是一位學者，一位嚴肅的教授；一直到現在為止，科學就是他的生命；只有從科學那兒他才肯接受他的命令。難道他還能夠接受一切，肯把哥德帝國來代替斯基特人、希臘人或者斯拉夫人居住的地方嗎？難道這就是為什麼，老教授為什麼臉紅嗎？

彼得很疲倦。他心愛這位灰白色的、有山羊鬍子的老人，他能夠深入體會古代文學創造的形象，他知道怎樣使彼得熟悉亞希勒斯、巴却克魯斯、身帶強弓的斐羅克特斯、^①或者在海洋迷途的奧德塞^②，好像這些英雄今天還是活着的。現在他同老教授中間有了某一種生疏的東西。他自己也不知道為

① 亞希勒斯、巴却克魯斯、斐羅克特斯都是古希臘詩人荷馬敘事詩伊里亞德中的有名的英雄。 ② 奧德塞是荷馬敘事詩奧德塞中的主角。

什么。

还有他的母親。是的，她仍然完全是那位親愛的、賢良的、事事留心的母親，和从前完全一样。只是今天她忙着料理家事沒有工夫來陪伴他。明天她一定要爭取時間！休假轉瞬就过去了。誰也知道。不久他又要到外边去，在紊乱中、在地獄中去過生活，他還有很多話要同母親談呢。

还有吳尔茜他也一定要同她談。是否她还留恋他呢，这个大胆的小东西？这几个月以來他很少給她寫信，但是他從來沒有忘記過她。吳尔茜对他很誠懇，很熱情；不过在戰爭結束以前，他還不願意同她決定关系。誰知道將來什么事情要發生呢？是否在多年的乱七八糟的生活之后，他還能够在和平狀態中重新過正常的生活，進大學讀書，從事正規的職業呢？不过吳尔茜曾經寄了幾張像片到前綫給他，她真是一個美麗活潑的女孩子；他想像他的女孩子，他感覺很舒服。

但是他感覺更舒服的是，拉直身子，躺在他那一張結實愜意的旧床上，下面有母親替他鋪好的涼爽清潔的床單，旁邊有堅固的牆垣，上面有牢靠的屋頂。他的哥哥和弟弟在他旁邊深深地呼吸。母親甚至于把那一盞古老的夜燈也点燃了，那一盞小小的古銅的掛燈，燈旁有六塊五顏六色的薄片。小油燈在懸掛的練子上輕輕地擺動，六種顏色的光點在半明半暗的房間里跳舞。一切都和从前一樣。

彼得在寬大的旧床上扯伸自己，開始逐漸模糊起來。他已經不知道，有一個人走進房間里來。母親和从前一樣，在自己睡覺以前，還要再看一看她的三個兒子。海英慈像一隻狗一樣，每次在熟睡以前，總要圍繞着軸心轉上几轉，現在他伏

着身子睡，他非常長大，他一双赤脚吊在床边上。母親小心地把他推过一边，重新替他盖好被盖，輕輕地撫摸他的头髮，在这个时候，他双脚使勁一蹬，就像一只小狗在夢中奔跑一样。海莫慈的确是一个漂亮的孩子，他臉上的綫条强壯有力。現在在睡眠中，她覺得他顴骨突出的年輕面孔顯得柔和一点。她不得不想到，外面許多彈片曾經差一根头髮飛过这个額角和这一双眼睛。但願上帝保佑他，以后几个星期里他不会遭遇任何的危險！

相反地，她最小的兒子艾雷希把身子卷成一堆活像一个刺猬，他把被盖拉來盖着头，連鼻子都看不見。他也把一只赤脚从下边伸出來。艾雷希很像海莫慈。半年以前，他沒有問父親母親的意見，就到防空服务隊去报了名。他現在在一个高射炮隊里服务。他一星期有兩次休假。但是一有空襲警報，他就得馬上赶到他的臨時服务地点去。艾雷希也睡得像一塊石头一样，母親不得不把被盖拉到鼻子下面，使他能够透气。他在睡眠中像一只受了刺激的小狗一样在咆哮。她忍不住微笑，老大和老三兩個孩子非常相像。

現在她走到彼得那兒。他仰着睡，臉同胸露在被盖外边，手腕弯起來放在头后面。她必須把他盖好。他有一張更圓的臉，一个突出的額，一个翹鼻子。他的头像一个圓球。这是母親自己的头。

母親全心地、强烈地、毫無分別地愛她的三个孩子。也許母親最关心彼得，因为很久以來他就是这样一个安靜沉默、不切实际、毫無办法的夢幻者，因为父親曾經常常說，彼得將來不会有正常的發展，因为这个長得太快的孩子有一顆軟弱的

心，他不參加同伴們的運動和遊戲，他本來寂寞，後來變得更寂寞。彼得聽見外邊有什麼聲音，他怕得像一個蝸牛，緊縮到殼裏面去，他十五歲還在玩他的玩具——狗熊和其他的獸類——就像在小孩子時候一樣。是的，海英慈和艾雷希將來到處都可以打天下。可是彼得比他們需要母親更長時期的照顧和幫助。當然他和從前也有一些改變了。在他少年的圓臉上現在已經清楚地顯出高起的顴骨和突出的額角；兩眉之間有一道垂直向上的折痕；上嘴唇和兩腮上面閃爍着白細的柔毛。母親忽然回想起，今天晚上彼得違反了他平常的習慣，為了一個什麼哥德帝國同海英慈和艾雷希發生爭執，而且為了一種什麼俄國的坦克同海英慈吵起嘴來。

老是這些戰爭的題目！她自己應當負責，因為她沒有努力替孩子們安排一點別的東西。她可以打電話給彼得的同學，沖鋒隊副隊長龔特爾·哈塞，還可以打電話給吳爾茜·納克維慈。這樣一來晚上大家就有興致了。老教授固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但是年輕人同年輕人到底更談得來！明天一早她將要打電話給吳爾茜，請她來吃晚餐。要是吳爾茜不放下聽筒，母親能夠去告訴彼得說：彼得，門房請你到下邊去接電話！這是多麼有意思的一樁事情呀！

一會她心里又遲疑起來。吳爾茜是一個大胆的女孩子；她會不會把彼得這幾天假期全部占去呢？這是無意識的想法。這個女孩子有她自己在西門士十小時的工作。今天是戰爭。他們不允許任何人开玩笑。要是吳爾茜隨意缺席，她會受到嚴厲的懲罰。是的，就是戰爭也有它好的地方。年輕人都學會了使願望服從紀律。並且她本來應當賜給彼得每一種

快乐。很久以來他是一个寂寞的孩子。后来希特勒少年队、工作服务和四年多的战争把他最美丽的青年时代完全抢去了，他只知道服务、遭遇到紧张和危险，但是没有快乐。他把被盖拉过来盖着他的肩。他深深地呼吸，忽然一下翻身到另外一边。同从前的习惯，从前的动作，完全一样。就是彼得也仍然是从前的彼得。

根本上什么东西也没有改变，只有孩子们长高长宽了几公分。但是在床上谁也看不出来。就是他们的制服，上面佩着好些徽章和奖章，现在挂在椅背上，干净整齐，也和从前他们上学时穿的夹克一样。母亲抚摩他们的军服，抚摩他们的十字奖章和徽章。这就是战争。上帝保佑，战争还是那么远！在这间半明半暗的房间里战争完全消逝了。这儿只有三个年轻人均匀深刻的呼吸，这儿只有母亲，在寂静中偷听他们三人呼吸的声音，这儿只有小夜灯微弱的光辉，加上它六个五颜六色的眼睛，用他们的红色、蓝色、绿色、黄色、紫色和橙黄色在墙上照射出各种颜色的斑点。

母亲走到小灯前面，小心地旋转悬挂着它的细小的铜鍊，把它灭了。小灯六种颜色的斑点，在蒙眬的房间里摇动出更大的光圈，完全和多年以前一样。

荡过柏林

八

第二天早上，母亲打电话给龔特尔·哈塞和吴尔茜·纳克维慈。

吳尔茜依照商量好的办法，把彼得叫到門房那兒去接電話。他兴高采烈地回來，在母親的嘴的正中給她一个接吻。

母親微笑說：“这大概是給吳尔茜的罢？”

“干嗎不是給你的呢？”

是的，今天晚上，年輕人將會唱出另外一种調子，奏出另外一种音乐！一个整天，住宅里相当地安靜。父親必須到办公室。艾雷希要去值班；因为他两个哥哥回家，他还要去再請一天假。

海英慈在家里呆不住。他很想去看他老同學們的父母，他很想再一次“蕩过柏林”，通过大街去看人，去看一些老地方，还要去看湯密大轟炸造成的毀坏。再加上母親料理家里瑣碎事务时那一种安靜的态度，是的，这一种安靜的母爱——这一切簡直伤他的腦筋。甚至于彼得也穿上了他旧时的訓練夾克，帮助母親削馬鈴薯，把一个断了的扫帚安上一个新的把子，把一根窗帘的橫木整理停当——这一切的事情在坦克大战、在全欧洲橫冲直撞以前，也許是很平常的。但是今天，正当大家都在建立和保障日耳曼文化，來反抗布尔什維克主义和英國犹太人的財閥政治的破坏的时候，正当德國民族的努力要用血和鉄來寫成歷史的时候，或者就像尼采所說：那个地方有誕生，那个地方就有血流！正当他們年輕的軍人是这个偉大时代持盾握刀的人——在这样一个时候，挨在母親的裙子旁边，这是不能忍受的事情。

当然，他是告假回家的軍人，他要努力在城里去弄几瓶酒和一点小东西來慶賀今天晚上的团聚；但是他特別想呼吸呼吸勒尔特尔車站、覺瑟街、弗里德利希街、菩提樹下街、波茨坦

廣場之間的空氣。他必定要仔細觀看那些人和那些毀壞的地方！這種溫暖、慈祥、母愛的气氛對他發生了一種麻醉劑的作用。

他跑過那些大街，或者可以說，那些從前有那些名字的大街。從弗里德利希街到菩提樹下街，整列的房屋就像剃光了一樣，巨大的裂口露出遠處住宅區的景象。在這中間廣大的廢物堆，有些地方升起藍灰色的烟柱。在另外一個地方，整整一條街都破壞了；工作隊開始用尖鋤和鉄鏟打開一條通過廢墟的道路。到處都有女人和老年人在石堆里搜掘。在從前的莫倫街，他看見一座燒毀了的房屋，只剩了一個空架子，牆上貼着一張手寫的紙條，上面寫着：“我到柏雷斯勞，希特勒街十七號旅行去了！衷心地祝福你！柏爾達。”有時候一個人必須要一張柏林城的地圖，才能確定他在什麼地方。在柏倫茵街許多人排成了一個長蛇陣。那兒有人用牆垣的碎石和殘破的木板來造成一種棚，上面寫着：臨時郵政代辦所。很明顯的那個區域的郵政局炸壞了。許多人在這兒努力取得他們的郵件。四圍發出烟、火和腐朽東西的甜味。大家用生疏、空虛的眼光互相觀望。

對面在一堵房屋前面破裂的窗戶中間，懸挂着一張床，床上有鑲作的鑲嵌，一塊黃綢的鴨絨褥子，像一面檢疫所的旗子。沒有人能夠上去。他們必須要把房屋前面的建築炸倒。這兒到處廢物堆上都立着希特勒的像片，這些像片表示“領袖”各式各樣偉大的姿勢，依次排成行列，就像一個公墓上的十字架。——真別致！

大商店的玻璃櫥窗用木板釘上；從前亞興格爾和咖啡進

口公司所在的地方，現在只剩下一塊木板。柏林原來就是這
樣！這個世界城市的中心原來就是這個樣子！

的確，像這樣“蕩過柏林”不是一種休假的娛樂！在前綫
地下戰壕里是完全兩樣的事情。一個城市的傷口比一個郊區
的傷口給人一個更深刻的印象。大家心目中的城市是一個人
海，海里充滿了活動，工作和快樂；它的變化顯得大一百倍。

海英慈自己像一個炸毀了的城市的鬼魂一般，走過了荒
涼寂寞的街道。他在这儿找什麼呢？到底爲了什麼他到这儿
來呢？現在他跑過萊比錫街到波茨坦廣場。不能說到處都是
這樣呀！他坐地下車到夏洛騰堡。可是那兒他也看見許多高
高的木架，代替了房子。在地下車的入口，站着十幾個“空中
小販”，他們出售厚紙盒和繩子，叫做“防空箱子”；一個小販大
胆地喊叫：“挺好的防空箱子！特別廉價賣給被炸過的人！”海
英慈轉身過來，想斥責這個下流的投機份子；但是他是一個穿
上軍人制服的一條腿的傷兵。

夠了！他走到克羅卜希托克街，到他的朋友奧托·哈尔
蒙的母親家里去。真幸運，那座房子還是完好的。他跑上樓
梯到第四層樓。他想在這兒休息一下，同老太太談幾句有理
性的話。是的，門上還有銅牌子。他正想按鈴，在信箱上他看
見貼上了一張小條子，上面寫着：“一直到另外通告爲止，我旅
行去了。”

他慢慢地重新走下樓梯。

吳 尔 茜

九

彼得帮助母親工作以后，他坐在起居室。他把他的旧东西找出来，他的繪圖器和顏色盒也在里边。他像在夢中一样，翻閱他的旧書，这里讀一頁，那里讀一頁，再看看他从前的練習本。这里边包含着多少的工作呀！他曾經整整的一夜，累得滿头是汗去寫一篇作文，題目是：埃格孟特①对于他的命运是否应当負責呢？还有那些干干净净描画的球面三角的練習。忽然之間，他看見成千成万这样的紙張飛上天空，一团巨大的烈火抓住了飛翔的紙团——呵，这正是他們从罗斯托夫撤退、用地雷炸掉教育学院时的情景。他用手按在練習本上，好像要保护他們。你有什么办法呢？命令就是命令！这是战争！

他从盒子里取出他光亮的繪圖器，把一个零件装到一只圓規上去，努力想在紙上再画一个球形的切面。他不能够立刻画成功。但是观察这些明顯的、橢圓的曲綫，使他精神安靜，倒是很快乐的事情；他感觉很舒服，像这样安安靜靜地去計算一个数学的等式。他能够再找出他們的关系嗎？他能够把尤拉②的定理和微分方程式連合在一起嗎？他还有机会去运用七位对数表嗎？彼得有时曾經考慮到，战后他应当做什么，他是否应当作一个数学家呢？这个战争是否会有結束的时候

① 德國詩人歌德名劇埃格孟特中的主角。

② 瑞士天文數學家 and

物理學家(一七〇七——一七八三)。

呢？像这样考虑这些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一个人不能改变什么事情。一个人对于生命没有丝毫的影响，甚至于对自己的生命也没有丝毫的影响。

他打开水彩画的顏色盒。所有的顏色都还在里边，就像四五年前把它們抛弃时一样；它們有一点干枯，就像老处女一样，她們曾經一度長得丰满鮮艷，以后就被人遗忘。但是顏色里边却包含着一种奇迹！一个人几笔就可以在紙上画出各种顏色的花，一棵樹，一座森林，人物，和整个的生命！是否他还能画呢？他决定走出去拿点水來。在門口他差一点同一个人碰在一起。

“彼得！！”

“吳尔茜嗎？”

她抓住他的肩头，兴高采烈地審視他。

“这样早就來了嗎，吳尔茜？”

“太早了嗎？”

她站在他的面前，穿一件灰色的运动夾克，栗色的头髮上戴着一頂無舌的便帽，明亮的面孔發出紅暈，彼得完全神迷了。接着他說：“太早了嗎？不，不，吳尔茜，你在想些什么呀？”

“我的爱人，我的小小的、最親爱的爱人！……”她發狂地吻他的嘴，鼻，臉，耳和眼睛。她四圍一看是否母親來了。“这是禁止的！这是嚴厉禁止的！”她假裝一个軍曹的声音說話，几年以前他們兩人曾經看見一个喜剧电影，里边有一个軍曹曾經說过這兩句刻板式的話。

“你是逃兵嗎？”彼得同样嚴肅地問。

“照規矩請了假，因為家庭的事情！並且你似乎已經忘記：吳爾茜想要做什麼，她就做什麼！這就是法律！呵，你這個最親愛的孩子！……”她把他的頭放在她涼爽的双手中間。忽然她把他放掉說：“一個少尉這樣接待他的女朋友嗎？穿上睡衣來接待嗎？”

彼得不得不穿上他的制服，戴上他的徽章和獎章。

她琥珀似的眼睛稍微斜着觀察他。接着她跳上前去，用兩只手腕把他的頭緊緊地壓在胸前。她的一只手按着他的額角和眼睛。他感覺她深刻激烈的呼吸。在他還沒有清醒過來以前，她已經釋放了他，用她的小梳子梳自己的頭髮，再梳她朋友的頭髮。“我的可憐的孩子！他的頭髮多麼亂呀！沒有一個人關心他！”她用她的手巾和手指頭把他額角和臉頰上胭脂印子擦掉，一面責備他道：“一個少尉像這個樣子真是丟人！現在我們可以到街上去溜躑躑！”

“是的，自然……等一等……”

“你快樂的歡呼和愉快的情調到哪兒去了？”

“妙呀！”他服從地叫。“只是，吳爾茜，等一會，也許母親要買什麼東西？”

“不用怕，親愛的，我已經把各式各樣的东西都帶來了，”她安慰他，同時她把左眼閉起來，好像她想給他一個暗示，“可是今天你要陪吳爾茜玩一次！”忽然她臉上的綫條改變了，她閉上她的眼睛，她的眉毛痛苦地皺攏來，她用手摸索他的頭，在他的耳邊悄悄地說：“我已經等得你夠久了，我的最親愛的，太久了……”

他撫摸她的頭髮，他很想回答什麼話；可是他還是靜默。

有几百次在清醒的时候，在半醒的时候他曾經計劃，曾經渴望，曾經夢想——可是現在他还是沒有准备。今天他本來想幫助母親，呆在家里，再加上其他的人都不在家。他本來安排着，吳尔茜要到晚上才來。这样他可以安靜快乐地同母親度过这一天。

“愛麗卡今天代替我工作，她的房間整天都是空的，”吳尔茜輕聲地說，“那真是一个安靜的小地方，就像南海里边一个小島一样。愛麗卡已經把鑰匙交給我，那个住宅里边所有的人通通都出去工作，只有我們兩人在那兒，太妙了，不是嗎？我們还有許多的事情要彼此談一談呢！”

当然母親很高兴，兩個年輕人想去柏林城兜兜圈子。吳尔茜給她帶來了一些鱈魚和一公斤馬鈴薯，她有乙种維他命，那就是她因为她的企業的关系取得了聯絡^①。

“不要回來得太晚了，孩子們！”母親提醒他們。

“我們只去兩三个鐘头！”彼得回答。

在路上吳尔茜說：“我的孩子什么都知道嗎！？”

“怎么样？”

“好呀，你瞧着好了。”

在呂佐河岸旁边樓上的房間里，从窗戶可以望見樹頂。吳尔茜迅速地脫下她的夾克。她穿一件狹小的、棕紅色的、沒有領子的套衫，站在彼得面前，死釘釘地望着他，同时她的手腕

^① 德文“聯絡”一字字首为B，乙种維他命也叫B，所以柏林城的居民把乙种維他命來代替聯絡。当时食物缺乏，非有特別聯絡不容易獲得食物，所以取得聯絡，意思就是有办法弄食物。

越來越緊地抱着他。他感覺她年輕、溫暖、精力彌漫的身體。再一次他腦子裡掠過這一個思想：不要同她確定關係，在戰爭結束以前不要同她確定關係！他的目光從她淡褐色的頭髮，白晰的頸項，掉在一個老松樹的大枝上和高高屋頂旁邊的天空裡，天空像一個灰色的、無邊無際的海洋。

她現在把他的頭放在涼爽的双手中間，因為他最喜歡這樣。她的眼睛靠近他的眼睛。他覺得她的眼睛是生疏的，和平常是不一樣的。平常那種透明的、琥珀的顏色變成了燃燒閃動着的金屬品的光輝。

“你真的是同我在一塊兒嗎；我的愛人？”她問，不等待他回答，她又說：“你同吳爾茜在一塊兒你高興嗎？呵，我的小孩子還什麼都不知道呢，等一等，等一等，現在我們可以彼此談一談，安安靜靜地彼此談一談……”

— 〇 —

本來母親每天早上都是一個人做她家庭的工作。可是她從來沒有感覺她的住宅像今天這樣寂寞。事實是很明白的：昨天晚上年輕人過着那樣熱鬧的生活，今天早上他們又通通飛走了。一個人真容易慣壞呀！她想。好在在兩個鐘頭以內海英慈和彼得就要回來，明天后天他們還在家庭！到底孩子們再也不是小孩子了。他們不能夠也不應當永遠掛在母親的裙子上！只是：在第一天她很喜欢兒子們在她的身旁，她很喜欢多看他們几眼，听听他們談他們自己的事情。就讓他們談戰爭好了，這沒有關係，她一点也不在乎，她只想听听他們的聲音。她曾經常常幻想，她的孩子們安靜地舒服地告假回家，

同她一塊兒坐在厨房里，几个鐘头之久和她談話，同时她自己替他們准备飲食。只要孩子們在她身旁就妙不可言了，海英慈会痛快地大談他自己的經驗，彼得会用他那一种深思的态度來解釋一切的事情。

她努力擺脫这些明顯地要求过分、不切实际的思想，走進起居室。那兒乱七八糟地放着彼得的东西，他的繪圖器，顏色盒，和書籍。这就是战争！母親想。从前彼得每次离家，連一枝鉛筆也決不乱擺在房間里。

母親为了今天晚上，已經用吳尔茜帶來的馬鈴薯，鱈魚，再加上紅蘿卜做成一种鱈魚生菜。她事先还出去購買东西，想碰上海英慈和彼得。但是現在整个住宅是空虚的。已經过三点了，要到四点了。她希望孩子們沒有遭遇什么意外的事情。这真是無意識的想法，他們曾經参加了整个的战争，参加过十几次战役，並沒有遭遇任何意外的事情！現在快五點鐘了。她沒有兴致一个人吃晚餐。父親不久就要回來了。她坐在房間里讀報。她太疲倦了，讀不下去，她非常疲倦，因为快乐，因为家务，現在因为等候。

她坐在那兒，忽然之間她伏在報紙上熟睡了。

冲鋒隊副隊長哈塞

— —

父親同海英慈最后決定还是把母親叫醒。已經六點過了。窗簾放下來了；房間是黑暗的。厨房里開着灯。

母親擦擦眼睛。“好呀，会有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

在我还没有發生过！”她抱歉道。“彼得和艾雷希到哪兒去了？”

“他們就会來的，”父親說。“但是現在赶快動員罷！我們已經餓得要命了！”

七點鐘左右，彼得同吳爾茜走進來。他們裝做剛剛在路上蕩了個把鐘頭的樣子。吳爾茜說，現在彼得又知道普魯士的柏林在哪兒，和什麼個樣子。有些地方，從前是有名的電影院和其他的建築，現在彼得什麼也看不見了。但是他們的散步是很有意思的。

母親只說：“坐下罷，孩子們，你們一定很餓了。”

白天房間是那樣的空虛，忽然之間，就像兵營一樣，塞得滿滿的。艾雷希同沖鋒隊副隊長龔特爾·哈塞走進來，哈塞身穿黑色的沖鋒隊的制服，他同炮兵團少尉彼得，坦克兵團下士海英慈和防空服務隊員艾雷希把這個房間變成了一座小小的兵營。

“現在帝國整個的武裝力量都會師了！”吳爾茜確定地說。

“真是一個武裝的民族！”沖鋒隊副隊長搶着說，他回身對彼得繼續說：“天哪，彼得，你從前綫帶回來這麼多光榮，你胸前佩上了漂亮的獎章！你在前綫打仗好像是很起勁的！”他和藹地對母親說：“假如每一個德國女人貢獻這樣三個男人，那麼這種熱血的參加和這種犧牲的精神就會築成一個牢不可破的堡壘！這真是你的幸運，波格爾媽媽，同時也是我們民族的幸運！”

“孩子們再一次回來，倒真是一個幸運。”母親答。

“他們曾經誠實地獲得了他們的休假，這當然沒有疑問，”

冲锋隊副隊長坚决地說，“不过，我深信，彼得和海英慈在我們民族命运的关头，内心必然很少安靜，他們正热烈地渴望作新的熱血的参加！”

“呵，請你讓孩子們至少有几天……”母親請求道。

“男人們在外边同敌人拚了这样久的命，”吳尔茜插嘴道，“他們当然有权利，几天不想战争！”

冲锋隊副隊長釘視着她：“你要明白，納克維慈小姐，一切的事情都有适当的时候！今天是偉大的整体第一，个人的感情第二！紀律性和軍人氣概，如像戈培尔所說，对于德國女人正是重要的！”

吳尔茜把要答的話忍下去了。她在桌子下边抓住彼得的手，教他也不要响。到底冲锋隊副隊長代表政府。每一句話都是危險的。她从企業里已經獲得了經驗。剛才冲锋隊副隊長的話不过是一般性的話。沒有人知道，他們今天下午曾經做了什么事情。

并且冲锋隊副隊長好像又重新提起兴致了。他从大衣里拉出兩瓶酒來。再加上海英慈弄來的六瓶巴曾霍夫出產的啤酒和一大鉢子鱈魚生菜，今天晚上，在目前狀況之下，簡直是一个丰富的筵席。

一二

老教授希騰赫尔蒙也再來了：他这个人，真是說一句話算一句話！

餐桌坐不下了，他們必須接上一張桌子。

“現在，你們这些老战士，”冲锋隊副隊長回头对彼得和

海英慈說，同時母親正端着麵包和調味品進來，“現在輪到你們了！開始罷！東戰場上的情況怎麼樣？”

“戰綫是穩定的。”海英慈解釋道。

“關於這一點，凡是內行都沒有懷疑的余地。個別部分彈性的調動，基本上是我們驚人戰略的形式，目的是要在前進的地區把希特勒戰綫穩定下來！”沖鋒隊副隊長教訓他道。“我們的看法是這樣：我們的國防軍已經把俄國人，在離帝國邊界很遠的前方戰場釘住了。英國人和美國人在意大利蝸牛式的攻勢簡直是笑話。我們的領袖只等候一個時間，來同這些小弟弟們算賬！”

“我們要把這些空中強盜痛打一頓！”艾雷希滿臉通紅地附和道。“只要我們的新武器參加戰爭……”

“這件事情完全在我們領導方面的手裡，用不着年輕防空服務員太早的閑談！”沖鋒隊副隊長打斷他的話。“讓他們去瞎猜好了，那些財閥政治家！讓那些布尔什維克看着焚毀的地區，咬碎他們的牙齒好了！我們要消滅這些劣等民族和東方賤民！越多越好！我們要為我們的日耳曼文化爭取地方！這不是空想！我們在東方的男子不多說話，正在進行整個的工作！難道我說得對嗎，彼得？”

彼得考慮了一下，接着說：“很可惜，我們的損失也不算小，翼特爾。俄國人還是非常頑強的！”

“當然。這一場在俄國的戰爭不是舐糖吃！你以為，我們，我們在國內負責支持前綫的人，會不知道嗎？流血犧牲是連結歷史的油灰；但是假如日耳曼優秀民族最後不能夠戰勝東方劣等民族，歷史的一切意義都失掉了。世界歷史本身曾經

把这个鉄的权利交到我們手里。”

艾雷希听見冲鋒隊長官这段聰明絕頂的談話，兴奋得眼睛里射出熾热的光輝，他再也忍不住了。“冲鋒隊副隊長先生，請你允許我提出一个問題！在克里木有人曾經發現了一个哥德人的头盔和一把日耳曼人的宝劍，就像我們的画报所登載的那樣，是否真有这件事情呢？”

“毫無疑問！”冲鋒隊副隊長宣稱道。

“我的朋友們，”父親說，“讓我們來用我們美味的晚餐罷！”

“第一杯敬女主人和三个兒子的母親！”吳尔茜補充道。

杯子斟滿了龔特尔·哈塞的酒。大家都站起來同母親碰杯。老教授希騰赫尔蒙同他的學生們碰杯的時候，他的手似乎不大穩定。他曾經花了整整一夜，同古代的希腊人和哥德人糾纏不清，那就是說，同兩種不同的說法糾纏不清，依照這兩種不同的說法，他从前和在希特勒向東方發動战争后，对中学九年級學生演講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說法的歷史。

一个小小的問題

— 三 —

在這兩種不同的說法中間，展开了一道鴻溝。科学的歷史研究曾經确定，在史前的时期，克米利人曾經居住在黑海旁边，关于克米利人，起初荷馬，后来赫罗多特^①都曾經提到。后

① 希腊史学家(紀元前四八四——四二五)。

來斯基特人征服了克米利人，克米利人就潰散了。斯基特人接着又征服了同斯拉夫密切相關的薩馬特種族，和其他一些斯拉夫種族；這些種族聯合起來成為一個種族聯盟，散布到黑海整個的北邊一直到庫班和克里木的草原地帶。他們對古代希臘殖民地，對那些城市如像奧爾維亞、歇爾松、潘提科柏亞——就是今天的克爾其——保持大量的貿易關係。斯基特人甚至同希臘的女子結婚；好些商人取得了希臘城市的公民權利。一直到紀元後第二世紀，西方的哥德人才侵入黑海岸；他們用武力征服了克里木一些種族，但是他們自己卻受了斯基特人、薩馬特、希臘人更高級文化的影響，他們採取了這三個種族的法律，土地分配的方式，甚至於一部分的語言。就像這樣又過了一百五十年。在第四世紀匈奴人從東方沖過來。哥德人的分支就被匈奴人沖散了。他們的一部分被消滅，另外一部分被侵略者吸收同化，只有遷移到黑海西邊的一部分才能夠及時逃避了匈奴人的沖擊，向西方逃亡。這一部分哥德人定居在多瑙河的下游地區，一直到他們的國王特奧德雷希用血和火才走上了歷史的舞台，同其他日耳曼的種族共同摧毀了羅馬帝國和羅馬文化。

歷史研究確定的就是這些事實。在希特勒以前，所有嚴肅的學者對於這些事實從來沒有過任何的懷疑。

一九三三年以後，納粹歷史家就像雨後春筍，從半明半暗、無數灌木遮蓋的森林中生長出來，這些“種族政治家和地理政治家”不加思索，立刻就把它一個日耳曼民族的哥德帝國移植到克里木，南部俄羅斯，高加索，甚至於伏爾加河流域，就是這樣他們努力建立日耳曼民族對於這種區域的“歷史要求”。

大部分德國學者在短期觀望之後，很容易地就參加了這個歷史的偽造，並且把它採用到教學計劃里边。

歷史教授康亞德·希騰赫爾蒙自己，在轟天震地的納粹雪崩之下，對於這個小小的問題，並沒有提出他的抗議，他並沒有聲明，歷史的真理和歷史的研究是他生命神聖不可侵犯的工作，不容許有任何的偽造。並且，就算他提出抗議又有什麼用處呢？他單人獨馬在幾百萬發狂同胞的騷動之中，又能夠有什麼成就呢？在一個時期，每當他講到東哥德帝國那一章書的時候，他常常用一個相當漂亮的勳斗打過去，一直到有一天一個九年級的学生，手里拿着新教本釘住他，甚至於在學校當局前面控訴他。那時他面臨了這樣一個問題：或者他拋棄心愛的教學職業，或者對於這一個可笑的小小問題表示屈服，把自己的眼睛閉起來。他起初还用一只眼睛稍微看一看，後來簡直完全緊閉了。剛開始的時候，他感覺很不舒服。有時候他覺得在類似的問題中間，他好像歪起眼睛在看事物，馬馬虎虎地滑過去。但是漸漸地他也就習慣了。最後為了配合德國民族巨大的鬥爭，這一個科學上的特別問題也就成了完全不關重要的瑣事。希騰赫爾蒙教授已經在他的新立場上站穩了。

昨天晚上，在艾雷希和彼得兩弟兄爭執中間，那兩種歷史上不同的說法，又像兩個有血有肉的戰士忽然之間從地下閃出來。就在教授的內心中間，兩位戰士也好像從虛無的地方突然出現，互相交鋒，老教授整整一夜不能休息。他覺得，他曾經做了一件反叛的事情，對於科學的反叛，對於他生命基礎的反叛。他下定決心，要在今天晚上對孩子們解釋這件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他又來到这兒。

但是現在艾雷希在冲鋒隊副隊長龔特尔·哈塞面前，把手槍对准了他的胸膛；哈塞也同样是他教过的学生。他覺得，当他同他的学生們碰杯的时候，他們都好像奇怪地用怀疑的眼光來注視他；他老年人的手开始發抖。他必須要解釋这个問題，但是他的話塞在喉管。在冲鋒隊副隊長面前，毫無疑問地，要發生一場很不愉快的吵鬧。

这是值得的嗎？

一四

再加上他們的談話已經轉到完全另外一个方向了。吳尔茜、海英慈和龔特尔很热烈地在討論，到底瑪麗亞·罗克，希尔德·克納尔，还是安妮瑪麗·哈黛尔是比較最偉大的电影明星？吳尔茜热情地支持克納尔和哈黛尔，因为她們努力从生活悲劇中去表現形象，但是海英慈宣称，前綫的軍人在外边經驗了許多更偉大的悲劇，这些悲劇一般來說簡直是無法表現。前綫的軍人需要解放身心的大笑。他們百分之百地拥护瑪麗亞·罗克，她在她的电影女人是更好的外交家中間，簡直可以打倒整个一营的兵士。

但是冲鋒隊副隊長哈塞還要更進一步地發表他的意見，他說：德國民族今天無論如何不能因为悲慘的精神分裂，失掉了他們对于戰爭的信心和他們的樂觀主义。快乐的歌詞像：

在太陽照耀的时候，安妮瑪麗，
我同你携手作一个郊游。
我們走進美丽的世界，

逍遙自在，快樂，自由，
我們歡笑，我們接吻，
小安妮瑪麗呀，我們無慮無憂……

像這樣的歌詞對於過度緊張的神經發生的作用，就像新鮮的泉水。剛好瑪麗亞·羅克大膽的歌詞和強烈的興致，在今天轟炸的地獄里是我們迫切需要的東西。

“興致和歡笑，可惜我們已經荒疏遺忘了！”海英慈一面說一面望着他的杯子。

“遺忘了嗎？當然沒有！”吳爾茜反對他的話。“呵，我們多麼容易回想到舊時的歡笑呀！我常常夢想，過去我們在星期六中午坐車出去，在密格爾湖划船，在湖畔，在溫登宮旁邊露營，你還知道嗎，彼得？我們怎麼樣煮東西吃，朗誦，唱歌，跳舞，跑來跑去，我們怎麼樣歡笑呀！這些事情，我相信，是永遠過去了！”她悲哀地說。

“怎麼樣？難道你的神經已經崩潰了嗎，納克維慈小姐？”沖鋒隊副隊長糾正她。“你瞧瞧我們這兒的青年！你瞧瞧艾雷希！就是我們十五歲的年輕人已經作好準備，作了防空服務員，一點兒也不愁眉苦臉，眼睛里顯露出驕傲的歡笑，為了我們領袖的目的，決心比年老的人先死！”

“先死嗎？”吳爾茜問。“可是我們大家都願意生活呀！”

“我們當然生活，吳爾茜，”彼得想安慰她。“就是在外邊我們也曾經生活，我們在俄國甚至於還划過船，自然是用戰爭的方式來划船，我們在塔干羅格，在米屋斯前綫，在那兒我的士兵沿着亞速夫海岸，作海岸綫的哨兵，成天成夜，帶着機關槍和自動手槍，駕着小小的漁船，搖着槳。”

“好呀，你瞧！”

“但是，龔特尔，后来忽然之间一切都完了！”彼得继续道，“俄國人到了夏季对米屋斯前綫开始攻击，他們的坦克从北方突如其来一直冲到塔干罗格的西边。这就是說，我們只好溜走，我們只好……”

“怎么叫做溜走呢！？”冲锋隊副隊長激动地問。“在这一次縮短战綫当中，我們还有足够的时间，給俄國人一个沉重的打击，把所有的村庄一直到最后一个完全毀滅，在我們和敌人之間建立了一片隔絕的焦土！”

“可是这一片隔絕的焦土，敌人用閃电般的速度冲过了！”

“真是一个奇怪的想法！”

“这是可以了解的——因为这一片焦土更提高了紅軍的憤怒和他們战斗的精神！”彼得忽然不顧一切暢談起來；他报告，他的一师人怎么样从塔干罗格强迫撤退一直到梅里托波尔，怎样从那兒繼續向南敗退一直到卡霍夫卡，到培雷科夫，在六个星期之内敗退了四百公里，怎么样無論城市和村庄的破坏，焚毀的地区，都不能阻碍俄國軍隊前進的速度。

“你們那一师真是一个漂亮的师！”海英慈說。

冲锋隊副隊長說：“这听起来差不多像一个俄國的軍事报告！”

“这种事情只有親身到过前綫的人才能判断！”吳尔茜滿臉通紅地回答他。“彼得能够判断，他曾經在外边帶过軍隊，他曾經参加过战斗，他曾經兩次受过伤！”

“現在談够了，孩子們！”母親插嘴道。“你們大家腦子里总是擺不脫这个永远的战争！到底孩子們回到家里來，不是

要在这兒德國繼續進行戰爭的！你們应当最好放上几張留声机片，跳舞，快乐，因為我們大家还活着呢！”她把碗碟放在一个盤子上，走到厨房去。母親從來沒有这样坚决地表示过她的意志。

一个痛苦的沉靜充滿了整个房間。

最后父親說：“是的，是的，我們老年人再也不適合这—个世界了。今天的世界是青年人的世界！”

在說完这一句意义深刻的話之后，老波格尔拿着几只空瓶子，跟着母親走出去。但是那只是一个騙人的把戲。他并不走進厨房，他走進他的小房間。自从九歲的海英慈对他扔叉子的时候起，他避免同他的兒子們發生每一个爭執。今天很明顯的，空气里边包含着更多的炸藥引綫。海英慈并不比从前更少激动。再加上波格尔爸爸对于戰爭的兴趣越來越减少。一个人对于这种事情也会習慣的。

他把邮票本子、小針子、小型的放大鏡、目錄取出來；他的思想开始沉溺在細致齒形的、藍色的、紫銅色的、褐鉄色的、綠玉色的邮票的世界之中；每一張邮票代表一个國家；那兒有棕櫚樹、龍舌蘭、木棉叢、咖啡樹站立在熾热的陽光中；那兒有蔚藍色的海洋不断冲击着荒涼的岩岸；那兒有白热的天空照耀着异邦的人民；他們并不想打破了腦袋，說爛了舌头，來辯論牺牲的精神，前綫的支援和防空的服务；他們舒舒服服地享受他們的米酒，咖啡，和龍舌蘭酒；也許他們喜欢为了完全不同的事情去开动他們的腦筋。

媽媽!媽媽!

一五

老教授希騰赫尔蒙沒有離開年輕人的房間。他也尽力避免当前政治的爭論。他也最願意退回到他遠远的古代世界。但是首先他今天正是为了一个沒有解釋清楚的問題而來，其次，这些人到底都是他的学生，他們正为了一些問題談得非常兴奋。

虽然母親提醒他們，他們的談話仍然再轉到本年夏季前綫發生的事件，再轉到那一种从敌人那兒作“彈性的調动”和“焦土”的战略。在这当中，虽然彼得剛才关于俄國軍隊前進速度的描述同这种战略是矛盾的，在原則上他还是不表示反对。不过他指責那种無意識的殘酷，如像在馬雷烏波尔德國軍隊用地雷把全部房屋炸毀，同时阻止許多居民离开他們的住宅。冲鋒隊副隊長和彼得的談話再度尖銳化起來，因为冲鋒隊副隊長說：“你覺得那几个炸在空中的俄國人的肚子会疼得厉害嗎？”

“不是几个，是几千，特別是女人、老年人和小孩子。”

“干嗎你要特別強調这一点呢？”

“为的是这兒你們在本國的人对于东方战争可以有一个差不多正确的印象。”

“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彼得，这件事情恰好是你們在國外的人必須要明白的：这种俄國的賤民消滅得越多，对于我們越好。”

“這句話，龔特爾，你們在這兒很可以說！”

“你認為這句話不對嗎？”

“這不是對不對的問題。但是，龔特爾，有好些在前綫親眼看見的圖畫，我永遠不能忘記。有一次在梅里托波爾東邊的一個小村庄，叫做羅沃·亞力項多屋卡或者瓦西勒屋卡，我們的放火隊把農人的茅屋點燃；轉瞬之間一切都像火絨一樣燃燒起來。女人和老年人就像瘋子一樣亂跳亂跑，他們努力想至少救出他們的牛，但是上面的命令是，連牛也要槍殺……”

“他們不能夠牽走嗎？”

“對的。一切的事情發生得非常之快。村子邊上有這樣一個茅屋。農人已經把鷄子弄到手了。同時農婦努力把她的母牛從後面菜園趕到土里，趕進玉蜀黍叢里边。可是我的兵士們就像魔鬼一般追上前去。農婦不願意放棄她的母牛，大聲喊叫。我看見她雙手抱着牛頭，農婦和母牛都釘視着我們……”

“一個使人心碎的景象嗎？”

“我的一個下士一面叫喊一面舉起自動手槍：‘離開你的牛！’但是農婦現在把畜牲抱得更緊。下士開槍，母牛沉重的叫一聲‘姆’倒下來，農婦一聲不响倒在母牛的身上。”

“真可怕！”龔特爾說，同時皺攏他的眼睛。

“我有什么辦法呢？一切事情像閃電那樣快地發生。我們必須繼續干下去。在這個時候房子已經燃燒起來了。房子里跑出來一個四五歲的小孩子，不斷地叫：‘媽媽！媽媽！’轉來轉去地拉扯那個死了的女人。我已經看夠了，我走上大路，命令撤退。當我回頭再看一看那座燃燒的房子，我剛好看見那個下士正用自動手槍的鐵柄，對着那個小孩子的頭蓋骨打下

去。‘这是必要的嗎?’我問他。他回答說:‘这条小虫子还在世上活着干什么?’”

“又少了一个俄國人! 对的——还是不对呢?” 冲鋒隊副隊長追問。

房間里立刻像死一般地沉寂。对的——还是不对呢? 事情的判断可不是这么簡單。

接着冲鋒隊副隊長說:“再說,彼得,到底你干嗎要告訴我們这种恐怖的故事呢? 这听起來差不多很像敌人的宣傳!”

“这不过是真理!” 彼得說。

“对于德國有利益的事情就是真理!”

“真理和利益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难道一个人可以把真理翻轉來,就像翻衣服里子一样嗎?”这是老希騰赫尔蒙的声音。他們已經把他完全忘記了。大家現在都回头望着他。他坐在縫紉小桌子旁边。他枯瘦如柴的身体向前弯着。他已經再拿捲一張報紙,在上面画十个小人——十個戴着頭盔、拿着盾牌和寶劍的古代战士。他灰白色的山羊鬍子在報紙上搖擺。

“假如我們想把在外邊看見的一切事情,都当作真理來鼓吹……”現在海英慈說。

老教授望着他。“当然,單憑这点还不算是真理,我的孩子。但是彼得自己所感覺的东西,在他自己的內心里所感覺的东西,这也許是一个开端,是卡龍卡加同的开始自覺,就像柏拉圖在費多篇①所說的一樣,这种自覺可以造成感情洗滌

① 柏拉圖是希哲哲學家(紀元前四二七——三四七),費多也是同時的希哲哲學家,兩人都是蘇格拉底的門人。

的結果。……我們內心中真、美、善的觀念，人类的法則，世界上存在的事物，关于这一点，巴尔門尼狄斯①已經教訓過我們……”

“我要請你注意，教授先生，我們已經不坐在課堂的凳子上，那些希臘的古代聖人一点也不使我們感到興趣！”冲锋隊副隊長當面叱責他，用粗暴的聲音來表現他的粗暴。

“他們不使你們感到興趣嗎，那些古代的希臘人？我已經注意到了，我的孩子，我已經注意到了。他們對於你們是沒有利益的。”老教師堅持地說。“不過你們將會更了解對於真理的愛和對於智慧的愛，就像我從前曾經對你們講授筵席篇②一樣。在那個時候，自然，你們耳朵里有的是別的東西。但是彼得在外邊內心里忽然升起了一點小小的正義的火焰，這當然是一個難得的例外，不過那一點小小的火焰……柏拉圖在共和國③里边曾經說：就像太陽是視覺的原因，可是它不僅僅是原因，不僅僅是事物在光亮中可以被人看見，同時它也是使事物成長變化的原因，在同樣的情況之下，善也具有這樣的力，善對於人類精神不僅僅是科學的原因，同時也變成了真理的本身，對於一切科學的對象，特別對於人類，人類……”

“停止你的思想筋斗和關於人類的胡扯罷！”冲锋隊副隊長打斷了他的話道。“我們準確地知道，希臘人最關心的是什麼事情：他們最關心的是競賽場的比武，運動，和準備戰爭……”

① 希臘哲學家（紀元前五四〇——四八〇）。 ② 柏拉圖的著作之一。

③ 柏拉圖在共和國一書里边，描寫他的理想國。

“他們也關心卡龍卡加同！”老希騰赫爾蒙現在傲慢起來了。“他們也關心卡龍卡加同，他們也關心美和善，每一個希臘人，從市場上的助手一直到哲學家都知道，並且叫它做美德。但是他們認為美德就是知識！蘇格拉底①就是這樣教育他們。只有依賴知識人類才能夠達到美德，達到真正的生活——你們懂嗎？人類——遠不僅僅是競賽場的搏鬥者。這種具有知識的人類！柏羅塔果納斯②認為這種人類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

老希騰赫爾蒙這種熱烈衝動的話引起了一種奇怪響亮的、少年的聲音，艾雷希的聲音：“那些從前在克里木希臘殖民地里的道德英雄，也曾經宣布過這些道理嗎？”

年輕的防空服務員這種大膽的攻擊，來得這樣驚人，大家起初都靜默地望着希騰赫爾蒙。他現在已經走到大桌子旁邊；他的臉色比平常更蒼白，他的眼睛射出威脅的火焰：“是的，孩子，就是在克里木、希臘的殖民地里边，人類也是衡量一切事務的尺度！這是一件偉大的事情！這件事情永遠不會消滅！那兒不會消滅，在別的地方也不會消滅！這件事情不容許任何人歪曲，偽造，這……”

衝鋒隊副隊長跳起來：“這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就在那個時候在克里木、希臘殖民地里边……”

海英慈也同樣激動起來：“……意思就是在克里木那兒，

① 希臘哲學家(紀元前四六九——三九九)。前四八〇——四一〇)，他是詭辯哲學派的主要代表。

② 希臘哲學家(紀元

哥德帝國和日耳曼人沒有統治支配嗎？”

“就是在歷史里边真理也是真理！”教授堅決地回答。“當然，一些哥德種族的分支曾經沖到黑海的北岸和克里木，在一個時期里征服了那兒居住的斯基特人、薩馬特人和希臘人的種族；但是這又有什么意義呢？最根本的事情是，這些哥德人並沒有在那兒遺留下任何自己的文化，剛好相反，他們反而受了斯基特人、薩馬特人、希臘人更高級文化的影響，他們採納了他們的法律，土地分配的方式，甚至於他們的語言。”

“這真是荒謬到極點了！”沖鋒隊副隊長在桌上重重地打拳，玻璃杯都跳起來了。

“……並且那些哥德人在一百五十年之後，匈奴人就把他們沖散，一部分被消滅，一部分被趕到西方，就像糠秕被大風吹散了一樣！”

“這是一個我們青年人的歷史教師，一個真正德國的歷史教師！”沖鋒隊副隊長輕蔑地說。“政府應當逮捕你！”

“你应当作我幸福的明星……”

一六

大家正在喧嚷的時候，母親突然站在房間里。“但是孩子們，為了上帝的緣故，不要鬧罷！”她大聲叫道。“到底什麼事情發生了？”她腋下挾着留聲機，把它一下放在桌子上。她打開留聲機，轉上一枚新的唱針，她態度安靜穩定，就像她平常做家庭工作一樣。接着她把桌子和凳子搬開，同時她說：“現在我們跳舞。”

吳尔茜已經在幫母親的忙了，其他的人因為母親的突擊解除了他們的武裝——也來幫忙收拾屋子，把家俱搬到旁邊去。

起初他們跳慢狐步舞。彼得同吳尔茜跳。其他的人嘴里哼着調子，眼睛望着他們。

“假如吳尔茜一個人同這兒所有的人跳舞，那麼她簡直可以創造一個紀錄了！”海英慈說。

母親站在他旁邊，正當留聲機片放完，她微笑道：“干嗎只有吳尔茜一個人跳呢？”她重新在留聲機上放上一張片子叫道：“來一個華尔滋，艾雷希！”

美丽的、藍色的多瑙河三拍的音節在房間中飄蕩。冲鋒隊副隊長對吳尔茜作了一個生硬的鞠躬，獲得了同她跳舞的權利。母親同海英慈跳舞。海英慈是一個很好的跳舞家。同樣使人驚異的就是母親的動作也非常輕靈。她壯麗的身材，忽然之間表現出一種苗條、柔和、少女的成分。她均勻的脚步，變換，緊張，輕鬆，同時柔軟、密切追隨着舞伴的領導。她把頭向后仰着；把沉重、灰黃的金髮辮結拖在頸上。她現在審視海英慈，隨着音樂對他說了幾句不明不白、不連貫的話，接着她望着天花板，好像驚駭得忘記了自己，最後她閉上眼睛，把自己完全交付給她兒子的手腕和脚步。

留聲機的唱針在片子上擦完了。

“世界上沒有跳舞比得上一個德國華尔滋了！”冲鋒隊副隊長宣稱道。

“你知道一種藍色華尔滋嗎？”^①吳尔茜問。

母親仍然站在那兒，在她兒子的懷抱之中；她用一隻手撫

摸自己的額，她的臉緋紅，她明亮的眼睛望着天花板。

“你多么会跳舞呀，媽媽！我從來沒有想到！”海英慈說。
“但是現在坐下罷！你头昏嗎？”

“头昏嗎？”她把手腕从他的手腕里抽出來。“这毫無关系！真是妙極了，我的孩子！”

还有最后一瓶冲锋隊副隊長帶來的酒。这一回母親也加入一塊兒喝；她迅速地几口喝完，讓他們再斟滿，同老希騰赫尔蒙和吳尔茜碰杯：“祝福我們的生命，教授先生！祝福我們美丽的生命，無論什么人也不应当夺走它！”她喝了酒变得輕松活潑了，她大胆地把老希騰赫尔蒙从椅子上拉起來。她坚决地說：“吳尔茜不会拒絕同你跳一次舞，教授先生！今天任何人也不許例外！”

老人的抗拒是沒有用的。母親的态度完全改变，好像打破了一切的束縛，她一定要貫徹她的意志。一个英國的華尔滋舞用德國的方式來跳。老希騰赫尔蒙活像一只山羊同着吳尔茜蹦來蹦去，真令人笑破肚子！只有冲锋隊副隊長勉强抑制自己，站在一个角落，審視这一对跳舞的人。这一回母親同彼得跳。她把头倚着他的肩，听憑他的領導，音乐好像貫注了她的全身，柔和声音的節奏毫不費力地在她的脚步上獲得了充分的表現。她对彼得微笑，她的嘴唇顫动，可沒有說出話來，她的眼睛射出不平常的、热情的光輝，現在她不顧音乐，任性地加快了她的速度，她拖着舞伴跟着她走，她完全忘記了自己，一种強暴的力量在驅趕着她。

① 一种法國的跳舞。

“這張片子不行！”海英慈確定地說，放上一張唱歌的片子。教授同吳爾茜飄搖到了牆邊。母親同彼得驚异地站立，她問：“干嗎你要換片子呢？”

但是雷奧的星^①已經響起來了：

你应当作我幸福的明星！
在什麼時候你迷人的光輝
單獨照耀我一個人？……

吳爾茜走到彼得身邊；她輕聲地說：“在什麼時候你迷人的光輝單獨照耀我一個人？……我們要立刻走了，我的愛人！來罷，你告訴他們，你要送我一段路！”

“再等一會，現在我們不能走……”

“那麼我就一個人走！”她轉身向着門走去。

他拉住她。“要理性一點，吳爾茜。你只要瞧瞧母親！”

“母親……她不會停止的！她同海英慈跳得多么起勁，簡直像一個年輕的女人……”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她這樣。”

“因為她快樂，因為她幸福，因為她……”她的眉毛在痛苦中又皺攏來，她的眼睛里燃燒着黃色的、沸騰的金屬的光輝，就像剛才在魯左河畔的房間里一樣。“我要幸福，我最親愛的，我要幸福，在這樣長久等待之後我不要別的，我只要幸福。我身體上每一股神經都使我疼痛，我等待得太久了！……”

“控制你自己，吳爾茜！”

“我不能夠永遠控制我自己，我不願意永遠壓制我自己，

① 當時德國一首流行的歌。

我不願意永遠違反自然！”她發狂地悄悄地說。她望着母親，母親完全忘記了自己，音樂使她入了迷，她同大兒子跳舞，她穿上一件家常的棉衣，她高大的身體，在闊大輕鬆的腳步和旋轉中搖動。

彼得用手腕圍繞着吳爾茜要同她跳舞，但是她擺脫身子，坐在沙發的一個角落里边。在沙發的另外一個角落里坐着老希騰赫爾蒙。艾雷希站在他的面前，再遠一點站着沖鋒隊副隊長。老人還在講說老題目，同時艾雷希在問問題。不過音樂壓倒了談話的聲音。

一張歌唱片子又重新開動，海英慈加入一塊兒唱：

漂亮的朋友，
在女人方面你总有幸運，
漂亮的朋友，
在女人方面你总有那麼多的幸運，
你並不漂亮，
但是你會迷人，
你不是英雄，
你只是一個討人喜歡的人……

母親把手放在大兒子的肩上，她滿臉緋紅，靜聽這一首的確不大高明、但是在戰爭的德國很流行的歌曲。歌詞是完全不關重要的，她根本不聽歌詞，她只聽音樂，她感覺一種幸福的回声，她感覺她的孩子，她的生命，她自己的生命。她忘掉其他一切的事情。

“再來一張跳舞片子，海英慈！”她一面說一面回頭看彼得，彼得靠近沙發的角，站在老教授的旁邊。那兒他們好像又

糾纏在熱烈的談話里边。在新的跳舞片子還沒有開動以前，衝鋒隊副隊長忽然大聲怒吼道：“这样的人要在今天的德國作一个青年人的教師！”

“教授先生曾經替我們帶來很多的好東西，”彼得插嘴道，他的聲音激動得戰栗起來，“假如教授先生有一種科學的見解，他就有權利……”

“這真是偉大的見解，非常科學的見解！”衝鋒隊副隊長奇怪地大笑。

吳爾茜站起來。她說，時間不早了，彼得可否送她到火車站。波格爾媽媽大概不會反對罷？

不，母親不反對。她還有點昏頭昏腦。就像從一個星球上面她重新掉進了這一個不可以理解的世界。她不明白，為什麼在這樣一個慶祝兒子們從東綫地獄回來的晚上，忽然之間會爆發出這樣一場可怕的爭執。孩子們都是老同學，老希騰赫爾蒙是他們的老教師，是他們大家素來尊重的老教師。她自己在一個慶祝兒子們回來的晚上，曾經費盡一切的心力，整天替他們預備吃的東西，把一切可能弄到手的東西都擺在桌上。也許她應當多在房間里停留，少在厨房里料理家事罷？剛才的跳舞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難道她完全瘋了嗎？她到底跳舞了多久的時間，她到底有多久的時間一點沒有照顧她的客人？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父親上哪兒去了？她趕快回身走到門口，因為她眼睛里的淚水要涌出來。

彼得輕輕敲她的背說：“在半個鐘頭之內，我就再回來，媽媽；我只把吳爾茜送到火車站。”

一七

海英慈和冲鋒隊副隊長把头挤在一塊兒，輕聲地激動地互相談話。艾雷希動身去取他的皮件和防毒面具。

老希騰赫尔蒙随着母親到厨房。“請你原諒，波格尔太太，”他努力道歉，“我这个傻瓜要負一切的责任。我还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孩子們生活在他們的世界。我怎么能够忘記这个事实呢？我这个老傻瓜！”

“你不应当这样說，教授先生！”

“我应当，我应当这样說，事实就是这样！不过偉大的、永恒的人类理想还是存在的，波格尔太太，相信我，無論我們怎样努力去否認他們，無論我們怎样去否認那些卡龍卡加同的、美和善的、不可磨滅地存在的崇高理想，就像埃里亞特学派和苏格拉底学派思想家，从物質世界的混乱解放出來的理想！”

母親把晚餐的殘余从盤子里洗淨，把眼淚吞下肚子，老教授告訴她，人类偉大的理想不僅僅是住在石窟里面的人所看到的陰影——如像柏拉圖曾經这样表示——他們在某种情况之下变成了具体的實質，假如有人背叛他們，他們就变成復仇之神。

正在这个时刻，走廊里的鈴响了。門房上來說：防空服務員艾雷希·波格尔接電話。

艾雷希接完電話轉來，他急急忙忙地拴上皮帶，拿着帽子、大衣和防毒面具。这是第一次空襲警報！報告說，已經發現敵人的飛機到了北海的上空！

冲鋒隊副隊長和海英慈也迅速動身。母親要留住海英慈。

她說，他在休假，他到外边去没有事情干。可是海英慈激动地答复她，在空袭警报的时候，虽然他在休假，也应当立刻到最近的防空司令部去听候调度。

“难道你们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回家来的吗？”母亲忽然心中恐懼地問道。“彼得和艾雷希已經走了。你能够留下吗，海英慈？”

“这个你不明白，媽媽！”他急忙回答道。

她絕望地抱着他，想阻止他，他把胳膊弯使劲推她在一边。

海英慈同冲锋隊副隊長已經走下楼梯了。

老希騰赫尔蒙也辞別回去。

母亲一个人站在厨房里。原来这就是慶祝兒子們归来的晚上。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呢？难道真的一切事情这样發生了嗎？她不能够正常地思想。她感觉胸口上疼痛，那兒，剛才海英慈用胳膊弯推了她一下。她感觉一种可怕的疲倦。她把洗干净了的盘子，像平常习惯一样地小心，放在厨櫃的隔板上。

一八

彼得同吴尔茜走过半明半暗的街道。小小的路灯在馬路上射出微弱的、圓圓的光圈。紅綠色交通灯照得更明亮一点。許多的人慌慌忙忙，像陰影一般涌挤过去。黑闐闐房屋的前面建筑，好像無窮無尽地升入天空。吴尔茜在黑暗的街道里把自己挂在彼得的手腕上，把他的手腕紧压在自己的胸前。

“你真是一个瘋子，同龔特尔吵起嘴來！”

“我知道，我知道。”

“你什么也不知道！要是他明天加油加醋去对上面报告，你就倒霉了！”

“真是下流，他那样攻击教授！”

“教授，教授！但是你一点也不想到你的吴尔茜！”

“难道我还应当在龔特尔那样一个后方战士、告密員面前屈服嗎？我們在前綫曾經……”

“你們在前綫哪里知道國內的情形！”

“好的，我再也不講了。”

兩人都靜默。他們已經走到了弗里德利希街車站，从那兒他轉進希夫堡尔壩蒙，好抵达卡尔街。吴尔茜忽然緊緊地捏着她朋友的手腕。“不，彼得，你在这种猪獠面前不应当屈服，特别是你不应当！你完全不知道，当你反抗那个粗暴家伙龔特尔的时候，我心里感觉多么驕傲。不过同时我背上襲來了一股冷气，因为他对你狞笑說：‘这真是偉大的見解，非常科学的見解！’我現在还听见他說話的声音。”

“告訴我，吴尔茜，是否我們還要老談这位冲锋隊副隊長先生，他偷走了我們这个幸福的晚上，他……”

他沒有法子說完這句話，因为吴尔茜緊緊地抱着他，親他的嘴。不，無論什么事情發生，今天晚上是不能損失的。他們慢慢地走，手挽着手。整个城市沉浸在朦朧的昏暗之中。但是生命站立在他們的面前，顯得無限地偉大，它是昏暗同时又是光明，是恐怖同时又是誘惑。彼得把他的指尖塞進吴尔茜的手套；就像一股电流通过了他的手，他的腕，他的血管。他把手縮回來，捉住她的關節，她的前臂，她的手握成一个拳头，他感覺她肌肉的活動。呵，他多么渴想，这一双手臂圍繞着他

的頸，他的胸呀！他很想睡眠在这一双手臂之中！睡眠……她的一只手应当放在他的額上，放在他的眼睛上！

忽然之間他看見另外一個身形，一半在黑暗里，一個身形，平均地、小心地、勤勞地活動；在她用手沖洗盤子的时候，他可以从背后看出她的态度，她好像正在思想什么事情，沒有达到任何的結果。有时候母親在工作中也停頓一会……

彼得停步站立。

“你心里在想什么，彼得？”吳尔茜問。她似乎已經猜着了他的心事，她說：“你总得要送我回家呀，彼得，天这么黑，这兒离我家也不远，并且，我的爱人，你不是屬於我嗎？告訴我，你屬於我！”

“你早就知道了！”

“你再說一遍！”

“为什么？”

“我很高兴听！”

“是的，是的，是的，”他說，沒有再講一句話。他仍然站着，望着下边沉重、黑暗、潮湿的运河。这道运河就像一条血管通过全市。从前这道运河是一根波紋起伏、光輝四射、金、綠、藍、紅各种顏色的帶子。海軍飯店、旅館和希夫堡尔塔蒙戲院活動的燈光廣告，从水里返射出各式各样的顏色。今天通通沒有光亮，漆黑一团。当然，母親正在等候他。半點鐘早过去了。可是他能够丢下吳尔茜一个人嗎？到底母親必須要習慣，他已經再也不是小孩子了。不过，当他現在想起母親疲倦、悲哀、寂寞地坐在廚房，同时其他的人在房間里惡言惡語互相攻击，他心里就难过起來。他可以在她身旁，幫助她，同

她談几句好聽的話。

現在是時候了！他必須要回家！

“來罷，讓我們再往前走！”吳爾茜說。

一九

正在這個時候，所有的小電燈一下通通滅了。千種的警報聲音吼進了黑暗的深夜。廣播器在威脅。從黑暗的街道、黑暗的入口傳來嘈雜的人聲。同時區域的警衛隊發出動員的命令。

緊急警報！

“趕快，彼得，讓我們走進一個防空地下室！”吳爾茜叫。她的聲音完全變了。“那兒必然是一個旅館，一座大房子，我起先看見的，大家都在向那兒跑！”

她拉着他一塊兒跑。

在石棺材里

二〇

防空地下室里边情形非常紊亂。地下室上面房屋的居民，帶着軟墊、被窩、裝口糧的綢袋和小箱子走下來。相反地，街上過路的、聽見警報驚逃進來的行人，立刻發現他們缺乏那些必需的器具。房屋原來的居民把他們看做闖入者，他們因此也只好採取一切將就的態度。在另外一方面，原來的居民形成了一個比花崗石還要堅固的團體。

首先我們看見福克先生，他是一個國家配給機構的領導

者，在這兒他是防空司令部的代理人。原來的居民很有理由把福克先生認為他們天然的領袖，因為他命令式的聲音，他棕色的長統馬靴，和他對人的態度使人無法懷疑他應當擔任這種天然的職務。就是今天，福克先生第一個維持秩序的步驟，就是把外來的一群亂七八糟的逃亡者同原來房屋的居民分開，原來的居民佔據了規定的、編號的木床，外來的逃亡者被趕到后面的牆邊。

“先生太太們，我請求你們動作迅速，不要做聲。公共的利益要求嚴格的紀律！”福克先生斬釘截鐵的命令聲音，他身上穿的有腰帶的帆布雨衣，他腳上踏的棕色的長統馬靴，他滿臉神氣十足的样子，已經足夠把這一群人依照他領袖的意志來任意支配。但是福克先生知道怎樣把他的活動，提高成爲一種官方的處理。他拿着一個筆記本，走到逃亡者的面前，要求他們的姓名和住址，“假如有一個意外事變，才好辨認出來。”

“一個意外事變嗎？”一個外來的人問。

“是的，一個意外事變，我的先生！因為這兒意外事變的結果，可能使你那有價值的人格辨認不出來！”福克先生回答道。

原來的居民對於他們領袖明白糾正外來者的行為，表示喃喃的稱贊。

輪到彼得·波格爾，福克先生用同志的態度問：“在休假嗎，少尉先生？你的名字呢？”

彼得看見這個傢伙就傷腦筋，他反問道：“你憑什麼身份來盤問一個國防軍的軍官呢？”

福克先生感覺大伙都在望着他，他大胆地宣稱：“防空司

令部在每一个空襲警報之后，要求一个避難者的名單。”

“我會向防空司令部拿出我的國防軍證件。”

一種不安靜的驚駭在原來居民中表現出來。

“你知道，少尉先生，就是國防軍的人員也要……”

“最近的防空司令部在哪兒？”

吳爾茜把彼得拉向自己。

“這位小姐呢？”福克先生轉身對吳爾茜。

吳爾茜慌張地在手皮包里边找尋。彼得感覺，他用不着在這兒充好漢，他也許會替吳爾茜惹起不愉快的事情。他趕快解開他的大衣，把證件拿出來：“假如規定有這種要求……”在他的軍服上一級鐵十字獎章、突擊步兵團的徽章和榮譽軍人的証章都可以看見。

“我謝謝你，少尉先生！”福克先生一面說一面嚓地一聲把馬靴鉤子拍攏來，同時對吳爾茜輕輕鞠一個躬說：“夫人，我請求你，不用再麻煩了！”事實很明白，福克先生知道，對他同等的人應當怎樣行動。他簡直是一個中世紀的騎士。群眾對於他們領袖這種新的本事，表示更大的驚異。

“後面旁邊石龕的兩個木床，空出來招待少尉先生和他的夫人！少尉先生曾經獲得一級鐵十字獎章，在前綫受了傷，休假回家休養，假如我了解不錯的話。少尉先生可以在這兒幫助我們進行組織工作，同時他可以肯定地告訴我們，英國空中強盜的侵襲，發現我們國內前綫無論在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都有了充分的武裝，並且我們知道，我們對於我們的東方戰士表示怎樣的感謝！”他用輕鬆愉快的脚步，就像一個大旅館的總招待一樣，帶着兩人到后面的鋪位。一個纏着臂章的女防

空服務員奉命替他們攤開兩床被窩。

“決不可以這樣，我的先生！真的不需要！”吳爾茜努力拒絕道。

但是福克先生表現了最高度的熱情。“請你不要讓我掉隊罷，我的夫人！少尉先生是一位榮譽軍人！難道這不是我們不可逃避的責任，把每一個個人的利益放在偉大的整體之下，同時也使後方的同胞獲得榮譽嗎？……”他作一個偉大的、無法抵抗的手勢。吳爾茜同彼得退到後面牆邊的石龕里。

二一

但是同時大屋子裏邊發生了一個威脅鬧嚷的聲音。“你大概把地下的世界全部都租下了，你這條地下室的孽龍，你這個空襲時期傲慢的傢伙！”

“這兒誰傲慢呀？這真是荒謬到極點了！”倪奧勒爾太太尖聲喊道，她同她三個女兒，六十五歲的父親，比父親年紀還要老的姑媽和相當多的可以移動的什物，佔據了地下室相當重要的一部分。“這個人從外邊沖進來，倒想把原來住在這兒的一家人擠開！爸爸，你在這兒已經住了多少年呀？”她對着老頭子的耳朵叫。不等她的父親答复，她就說：“這位老先生一直在這個房子里已經住了四十年！”

“那麼他自然應該得一個獎章，你這個老家神！”

“你敢這樣不客氣，你這個專門在夜里交際的小傢伙！”倪奧勒爾太太現在向年輕人進攻。“干嗎你不到前綫去？他們明天應當把你放上火車，送到俄國去！”

“你呢，你這位高貴的夫人，你同你那偉大的身體佔據了

六个人生存的空間，今天湯密轟炸機捕人的繩子应当把你抓去，在倫敦當作一個玩意來展覽！”

“呵，你胆敢侮蔑一個政府的機構！”倪奧勒爾太太大叫起來。“你們都聽見他說的話，青麗，希爾黛菲爾德，安娜麗莎！把這個傢伙趕開！……福克先生，福克先生！”

大家在這個穿短皮大衣的人面前圍成一個大半圓圈，福克先生把法律放在大衣袋子里，走向他說：“你的證件，我的先生！”

不過大家發現，他並不是一個從柏林上空跳降落傘下來的英國人，他是從前冬花園的藝術家柏爾茵德·柏爾茵希托爾夫，大家都知道，他曾經在表演摩托車跳圈子當中把兩條腿都跌斷了。現在大家也明白，為什麼這位先生，用一根帶橡皮環的竹棍子來支持自己。他是一個有趣味的人。

“你在這兒要安靜，要守秩序！”福克先生提醒他。

在防空地下室的入口，木床重疊起排成三層。每一個鋪位都有號數，大部分都貼得有姓名的條子。在下邊的一個木床上，直接在雙層門的旁邊，坐着一個兩百磅重的人，活像一座小山，他裹在一件駝毛大衣里——他就是演員葛希。葛希帶來了一大卷報紙，他正在翻閱。他面前站着一個枯瘦如柴的小人，恆克爾德先生，他是軍火檢驗所的工程師。恆克爾德先生用閃電般的眼睛望着這一座肉山，同時他的右眼皮緊張地抽動，他的嘴唇閃動，但是沒有說出一個字。忽然之間，他沖出來一句話：“我還要等一會，葛希先生，稍微等一會！”

“你這個瘦孩子想要什麼？”葛希先生不離開報紙，好像問空氣一樣。

这还是那一場老口角。在起初恒克尔德先生占有了下边的鋪位，从那兒他可以最快地跑到出口，同时胖子葛希先生只在第三層上面找着了一个鋪位。但是有一天晚上葛希先生占据了恒克尔德先生下边的鋪位，同时恒克尔德先生不得不爬到上边。

在恒克尔德先生后边，站着他的太太，手腕上挂着一堆毯子和鴨絨褥子，她一声不响，面色蒼白得像一塊手巾，她的十四歲的小女兒安娜瑪麗站在她的旁边，手里提着一个琺瑯的桶子，一塊白色的麻布遮盖桶子里边的东西。这个神秘的桶子已經不断引起了房屋原來居民的好奇心，可是桶子里面的东西始終沒有露出來。現在安娜瑪麗把桶子使勁一放，她很近地走到葛希先生面前，对他大怒地罵道：“我的先生，你真是一个……你真是一个很少見的自私自利的人！”

葛希先生用他牛排一般的面孔，很开心地望着她說：“很少見的自私自利的人，那倒不坏！外來語^①是沒有把握的事情。親愛的孩子！現在爬上去，進你的窩罷，我的小母雞！”

“我簡直不能忍受了，先生！”恒克尔德先生一面大叫一面勇敢地抓着胖演員的大衣。“只要你能够有一秒鐘，在我們共同避難的社會中間，不想到你个人身体的舒服，只想到普遍的偉大的整体……”

福克先生也走上前來。

防空地下室里边的人都挤过去。

① “很少見的自私自利的人”原文“很少見的”字源是希腊文，“自私自利的人”字源是拉丁文。

二二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可怕的雷声震动了房屋。地面好像在跳舞。电灯灭了。屋里充满了一片黑暗。

“照明！把灯点起来！”福克先生命令的声音在震响。

两盏油灯点燃了。

“刚才是在弗里德利希街车站！”——“还要近得多！”——“在慈善会旁边。”——“你说还要近得多吗？那么我们都成骨簪了！”——“安娜玛丽，桶子在哪儿？？房子已经在掉灰了！”——“我们应当去到邻近的防空地下室……”

“安静！”福克先生的声音突然响起来。“大家听我说！假如附近中弹……”

“呵，我早就知道了！房子已经在掉灰了！”恒克尔德先生拖着桶子，有一只脚嵌在桶子里边。

“你疯了吗？你要把我的脚扯脱吗？我受伤了！茜丽，希尔黛茄尔德，安娜丽莎……我的脚，我的脚！”胖子太太倪奥勒尔不断呻吟，因为她在普遍骚动中一只脚踏进了恒克尔德先生的**珉瑯**桶子。虽然恒克尔德先生请她小心，倪奥勒尔太太把腿使劲摔在空中，桶子和她的**氈鞋**一齐脱离了她的脚，向着一个铺位飞去。现在桶子倒空了白布下边隐藏着的东西。起初叮叮噹噹掉下来一些玻璃片，接着掉下来几只装满了牛肉的玻璃罐子，最后还掉下来一块一块的五香牛肉，现在大家都发生了好奇心；倪奥勒尔太太的**氈鞋**也掉在美味食物的旁边。

一片喧嚷激动的声音：“这真是荒谬到极点了！”——“这儿大家都看见，谁还在过着奢侈享受的生活！”——“走私的商

人和屯積糧食的家伙应当受人民法庭的裁判！”

“这是去年腌的食物！可以檢查的，可以公开檢查的！”
恒克尔德先生絕望地断言道。

大塊头葛希站立起來，仿效漢姆雷特的姿式叫道：“老鼠！^①你自己把自己揭露出來了！这是反叛！找一找他藏在哪儿！把所有門通通关上！”接着他發出魔鬼迷人的声音繼續道：“只要你能够有一秒鐘，在我們共同避難的社会中間，不想到你个人身体的舒服，只想到普遍的偉大的整体呀！”

恒克尔德先生簡直被攻击得体無完膚了。

倪奧勒太太脫下她粗腿上的袜子，讓人从流血的伤口里把玻璃碎片替她取出來。“对于这种損害我要你負全部責任，工程师先生！”她用憤怒的目光釘着他說。

有一个人說，这件事情必須要記錄下來，因为在地下室受伤的伤口可能引起破伤風。这个提議獲得了大家一致的同意。福克先生正叫人拿一張小凳和一張桌子來，一个可怕的雷声又震动了整个的房屋，接着又是第二声，第三声。屋子又黑暗了。他們又点燃几盞小灯。現在破裂声、怒吼声、叫喊声隱約地从門外傳來，好像世界最后的裁判开始了。

“現在讓我們把事实記錄下來！”福克先生坐在桌子前面，命令大家絕對地安靜，那一張桌子活像一只小船在搖动。但是沒有一个人还有兴趣去实行几分鐘以前大伙热心通过的提

① 莎士比亞悲劇漢姆雷特中，王子漢姆雷特去見母親時，帳幕后有响動，漢姆雷特疑心是殺他父親的仇人，舉刀殺進去，口里叫：“老鼠！”此處演員葛希仿效漢姆雷特的姿式也叫：“老鼠！”

戰。

葛希先生强有力的声音打破了普遍的沉寂。他說：仁慈的命运既然贈給这兒在場的人一个短促的时间，大家不应当把这个时间随便浪費來搞文件，大家应当采取一种具体和解的方式，那就是說，把那还没有损坏的四罐五香牛肉分配給活着的人！他一面从手提箱里取出盤子和餐具，一面庄严地朗誦：

“我們还关心什么后一代？

今天就是今天！

活人有权利活得愉快！”

記錄的事情放弃了，葛希先生新的、更人道的提議大家一致接受了——連恒克尔德一家人也不表示反对。

四个裝肉的玻璃罐很快地打开了，一塊一塊的五香牛肉和肉汁凍分配了。葛希先生狼吞虎啖，就像躺臥着的古代羅馬人。“世界上每一样事情都有它好的一方面！”他發表他哲学的談話。“沒有这些倒霉的湯密和我們的恒克尔德先生，我今天晚上决不能够舒服享受这样美味的五香牛肉。我們应当贊美他的远見和他事先的准备！”

“請你不要把我同空中强盜一口气說出來！”恒克尔德先生激动地抗議。

“不过，我的先生，我的受伤还是你搞出來的！”倪奥勒尔太太埋怨他，她回身对她的大女兒說：“干嗎你不吃呢，茜丽？”

她十八歲的女兒茜丽不回答。她好像对于五香牛肉一点也不感兴趣。她蹲在那兒，縮在大衣里边，把眼睛閉上。

福克先生忽然跳起來。“我們把我們的东方战士忘記了！”

他走到石龕，那兒彼得和吳尔茜坐在木床上，輕聲地互相談話。“請過來，少尉先生！太太呢？”

但是彼得謝謝他，他說：他們晚餐曾經吃得很飽。

“請你原諒，這只是我一個愉快的責任。”福克先生離開，臉上帶着一個親密的微笑。

吳尔茜挨近她的朋友。“這樣悲慘的事情你們在前綫大概不會有罷？”

“我們在前綫有另外的麻煩，不過那兒也有足夠的骯髒行為，下流的自私自利，悲慘的事情。在這個戰爭之後一個人應當過幾年單獨的生活。”

吳尔茜驚駭地望着他。

“或者頂多兩個人一塊兒生活，”他補充說。

“我想，你們在前綫總還有同伴之誼罷？”

“呵，這也是很不一樣的，吳尔茜，並且一個人要想頭腦清楚，他只能够一個人單獨生活。”

“難道這種生活就算生活嗎？”

“難道這兒的生活又算生活嗎？你瞧，吳尔茜，他們蹲在那兒，俯着身子吃那几塊肉，把肚子塞滿，好像他們怕在死亡以前少吃了一塊肉一樣！假如一個重磅炸彈現在在這兒掉下來，這個胖女人，這個枯瘦如柴因為桶子生氣的小人，所有這一切的地下室老鼠，他們最後的思想會是什麼呢？”

“還有我們兩人，我們兩人……”

一批重磅炸彈又在附近爆炸，很明顯的這是湯密第二批第三批的空襲。在黑暗中他們聽見呻吟的聲音，好像有人受了傷一樣。等到小燈點燃的時候，他們看見十八歲的茜麗把

身子弯曲到了地下。她凄惨地叫道：“我再也不能忍受了，媽媽，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把我弄走罢！”

倪奥勒尔太太跪在她女兒旁边，支持着她的背，劝她保持鎮靜。她說，她应当再忍受半个鐘头，等到解除警报。但是茜丽急得發瘋，她把她的大衣扯开，連鈕子都扯掉了。“半个鐘头！”她大叫起來，好像那是可怕的永恒一样，她滿額都是汗水，她的眼睛远远地釘着門，她的身体弯曲在繃緊的衣服下边。她尖銳地叫道：“这不行，它已經來了！”

所有成年的人都明白，这兒發生了什么事情。很明顯的，轟炸引起的緊張和震动，加速了分娩的來臨。

“到底她是怎么一回事？”十四歲的安娜瑪丽問她的母親。恒克尔德先生把女兒拉回來，嚴厉地对福克先生說：“这兒你應該立刻出來干涉！在孩子們面前……”

“这并不是耻辱的事情，恒克尔德先生，在死亡和毀滅中間發現生命脉搏的跳动！”葛希先生一面教訓他一面不断地注意茜丽。

“一輛救護車，福克先生！赶快，为了上帝的緣故，赶快！”倪奥勒尔太太請求道。“希尔黛茹尔德，安娜丽莎，你們走开，这兒有什么看的！你們这些無用的孩子！一輛汽車，福克先生！”

“葛希先生，你作我的代表！”福克先生吩咐了一声，跑出了双重門。

葛希裹在他龐大的駱駝毛大衣里边，站起來；他發出打雷一般的聲音威脅道：“这兒沒有工作的人，通通退下來！”他再使出一個偉大漂亮的手勢說：“把那个女孩子安置在我的床

上！”

茜丽捧着她的肚子，把膝盖举起来到了胸部的下边，把胳膊弯支持着身体，就像一个野兽一样，保持这一种奇怪的姿势，同时把被窝一个角压在嘴里拼命地咬，低声地呻吟，倪奥勒尔太太抱着她的头悲哀地叫道：“呵，孩子，孩子！……”

那位艺术家和不顾性命的赛车者柏尔茵希托尔夫，走到他的舞台同事葛希先生面前，轻声地说：“在我的职业中，我曾经听见一些死亡的叫声，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一个人类第一次的叫声。”

“是呀，一个人类第一次的叫声呀！在空中鱼雷和炸弹的阴影之下，我们将要作生命第一次表现的证人！”葛希先生大声证实道。“这是一场戏，但是不仅仅是一场戏——我怎样把握你，无穷无尽的自然？我怎样把握你的胸怀？怎么样？”自然他引错了，不过他还是庄严地说。“在死亡中间生命又拥抱了我们！”

“对的，同伴，非常之对！”那个不顾性命的骑车比赛者说。“人生有些时刻，同伴先生，在一个人记忆中打下了一些不可磨灭的印象，像一块烧红的烙铁一样。当我最后一次骑车跳环，向上兜圈子的时候，你知道，探照灯光跟着我，音乐停止了，最后沉重的鼓声没有了，观众个别的惊羡恐怖的喊声也静默了，除掉摩托的声音什么也没有……”

二三

重磅炸弹的轟炸，使地下室一部分的圆拱崩溃下来，同时也击中了彼得和吴尔茜坐着的石龕。炸弹比人类的知觉来得

迅速。重新又是一片黑暗。只是这一次一个空气的波浪像一个巨大的拳头打在他們的胸口上。他們覺得在什么地方泥沙和岩石正在不断地降落下來。

“彼得！彼得！”

“安靜一点，吳尔茜！”

“你在哪兒，彼得？”

一只手在摸索他的臉，他的眼睛，他的額。呵，这使他感覺多么舒服，多么舒服呀！”

“我的爱人……”

一个小小的光点亮起來了。吳尔茜已經从她的手皮包里把电筒取出來。她照彼得的臉，他的臉遮滿灰色的塵土。

“說一句話，我最親爱的！”

“現在我們是單獨的了，完全只有我們兩人了。”

“你瘋狂了，彼得？”

“安靜一点，吳尔茜，不要动！”

他已經把电筒接過來，向牆上照。石龕里的小圓拱是完整的，只是入口全部封閉了。很明顯的炸彈曾經把地下室的一部分压下來，把大屋子里邊的人掩埋在石头下边。地面不断地震动。封鎖了的小石棺材牆上的岩石和泥沙不断地碎裂下來，石龕口的岩石不断地更推向中心。彼得跳起來，努力用双手把乱石堆向后掘，这样一來他把堆積的塵土卷起來，他呼吸急促，开始痙攣地咳嗽。現在身后有人抱住他。

“你破坏了我們最后的空气，我的爱人！”

他停止，坐在乱石堆上。

“我相信，我的最親爱的，我們应当倒過來，把木床塞進石

龕口，這可以增加一點支持的力量，讓石頭不掉下來。我們還可以在木頭上敲打，萬一一個救護隊走來。”

他佩服地審視她。

“你真是一位漂亮的戰略家，吳爾茜！這一次你又對了！”

“現在你到底注意到了嗎，我的愛人？”

她奇怪地微笑。他們依照吳爾茜的想法，把木床塞進石龕的入口。接着他們兩人在亂石堆上蹲下。吳爾茜关了手電筒。又黑暗了。一切很寂靜。

“現在我們在這兒了！”

“我們兩個人，”她接受了他剛才的思想，她忽然覺得這種思想並不那麼瘋狂。“讓我們談一會罷，我的最親愛的，但是要安靜！我們必須要節省空氣！”

“我親愛的知道節省的管家！”

“再說一遍！”

“為什麼？”

“請你說罷！”

“我親愛的妻子！”

她溫柔地抱着他。一直到現在彼得經常避免“親愛的”這三個字。現在這三個字就像一股溫暖的波浪流過了她的胸膛。她更緊地抱住他。這一切多么地奇妙，多么地不真實呀！假如這個地下室完全阻塞，救護隊有其他一百樣工作要做——現在的情況大概是這樣——，那麼他們兩人將會在這個小小的石棺材里，慢慢地、不可逃避地窒息而死。真可惜，太可惜了！彼得最後休假回家，在前綫打了十幾次血戰，受了傷，得了救，醫好了，現在一切都完了！難道為了這樣結果，她幾個月來那

样等候他嗎？”

“我們不能夠这样等待！”彼得大叫，要跳起來。

她緊緊地抱住他。

“安靜一點，我的愛人，安靜一點！空襲不久就過去了，我們必須要等待这样久！”

“老是等待，在這兒，在前綫！為什麼？誰教我們这样？”

“吻我，我最親愛的，吻我罷！”

她不等待，她絕望地抱住他，他掉在亂石堆上，亂石堆涌起來窒息的塵土。一陣咳嗽震撼着她，可是她還是緊緊地抱住他。他感覺着她年輕、溫暖、震動的身體，他從來沒有这样感覺過；他感覺他臉上有一種濕的東西。這是眼淚嗎？——他聽見，她在呻吟：“我們的生命，我們美麗、短促的生命！”眼淚重新又掉在他的臉上。

忽然之間他的思想到別的地方了。

“我悶死了，吳爾茜！站起來，把電筒打開！”

她打開電筒，恐懼地釘視他。

“幾點鐘了，吳爾茜？”

“你干嗎問呢？十二點半。”

“現在母親在想什麼呢？”

“母親……”

“是的。”

她退到旁邊，照着他臉的正中間：“你剛才在想這件事情嗎？”

“難道這是犯罪嗎？”

“呵，不。”

奧爾茜再把電筒关上。彼得忽然從黑暗中聽見一陣笑聲，一陣响亮、發狂的笑聲。

“你瘋了嗎，奧爾茜？”

但是笑聲繼續在小棺材里回響。

銀 球

二 四

在空襲開始的時候，波格爾爸爸把他的郵票本和其他貴重的東西趕快扔進他的防空箱子，把他的大衣和几床被窩卷在一塊兒，他經過走廊的門走出去的時候說：

“你再不要轉來轉去地找東西，我什麼東西都有了！我要下去了！”

“是的，是的，”母親回答道。“我就要來了！”

“孩子們到哪兒去了？”老头子忽然從走廊里叫。

“我立刻就來！”母親回答道。“替我留下空位子！”接着她把門拉來鎖上。

她走進廚房，把那盞小石油燈點燃。電燈已經熄滅了。

母親坐在廚房里。這一回她不走下去。難道她應當回答，孩子們昨天才休假回來，今天到底在哪兒嗎？很好，父親一點也不知道！

他什麼都不知道，一點也不知道！這樣倒是很好！誰又知道什麼呢？——不，她要留在这兒樓上，她決定不走進地下室或者走下防空壕。她再一次走進走廊，把門拴上。就算防空服務員打爛她的門，她也決不打開。她的生命同這些人

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一个人的生命僅僅屬於防空警衛隊，糧食配給卡片上面的條例，短期批准的休假證明書，和能够断人生死、在一堆文件上打印的國家官吏与防空司令官嗎？人类的生命到底还剩下了些什么东西？一个人就像一个火車的車輛，安放在鐵軌上，依照嚴格的規律和开行的時間表拖來拖去。难道这就是生命嗎？当然，戈培尔部長經常作一些偉大的演講，談到“人心的牢固和对領袖的信仰”。但是今天誰還需要他的心？誰還問到他的心？誰還对于你的心有絲毫的考慮？

母親坐在廚房，身子向前俯着，一雙手放在兩膝中間。她从前曾經常常默想，在毫無結果的沉思之后，她對自己說：首先讓孩子們回來罷！他們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曾經見過世界，見過人生，他們會答复我！現在孩子們在這兒——這真是一個不能想像的幸运！但是他們到哪兒去了？不，她不可以這樣想。今天跟着就是空襲，他們的休假遭了妨碍，這是一夜里突然發生的意外事情。明天還有一天。明天她要有效地行使她對孩子們的權利，是的，她是要這樣作的。

下定這個決心之后，母親感覺自己更強壯，更自由。是的，事情本來不是那麼困難的。到底她是母親，她對她的兒子們還有一點小小的權利。但是現在因為他們變成了漂亮強壯的成年人，他們就把她的兒子從她身邊搶去，好像不是她的兒子一樣！難道這不是搶劫，不是道道地地的人類搶劫嗎？戈培尔不是在談什麼“人心的牢固”嗎？假如這位部長在廣播里還承認你的心，那麼你也可以使用你的心！可是心在我自己的腔子里，我的心有感情，有意志，我的心很明顯地、很憤怒地喊

叫：孩子們屬于我，屬于我，屬于我這個母親！他們不僅僅是火車的車輛，你們可以把他們放在鐵軌上拖來拖去！這種情況必然要終止！明天我，他們的母親，必定要重新作他們的母親！——火車車輛是火車車輛，我的孩子是我的孩子！

她把身子豎立起來，望着廚房里的擱板，擱板上的空罐子，里面本來是裝“面粉”、“豆粉”和“糖”的，他們互相撞擊，發出隱約的聲音。窗上的玻璃叮叮噹噹地响。轟炸已經在城市的另外一部分開始了。高射炮的聲音在空中狂叫怒吼。重磅炸彈轟隆轟隆地掉下來。

母親一點不動地坐在那兒。她想，明天她必須要開始！孩子們在休假的時候屬于家庭，屬于母親。一個人總不能夠永遠讓人把一切的負擔壓在頭上，讓人奪去一切，搶走一切——搶走正當的營養，正當的快樂，搶走辛苦得來的休假，搶走整個的家庭生活，搶走自己的孩子，沒有自己的孩子，生活就沒有意義。這是每個人都明白的事情！這並不是很復雜的事情！

她站起來，走進孩子們的房間。那兒是黑暗的。她揭起窗簾的一角。天空就像波濤洶湧的火海。幾百個探照燈照明着，巨大濃厚的火雲卷入高空，炮彈的閃光照耀天空的上層。中彈的地方升起了無數的火塔。到處都是雷聲，震動，電閃。大地在動搖。勒爾特爾車站在燃燒。現在幾百公尺的鐵軌炸起來了，還有那些火車車輛，假如他們不飛在空中，他們一定會自由地滾動！

是的，鐵軌是會破壞的，車輛是會自由的——的確是這樣！外面炸彈像冰雹一般地掉下來！不要這些陳旧的鐵軌罷！等一等！她的孩子們就在旁邊……她沒有想到這一點。

但是炸彈和榴彈對於她的孩子們已經像日常的面包。他們已經習慣，好像這是很平常的東西，好像除此之外世界上再沒有旁的東西。難道世界上真的再沒有旁的東西嗎？

明天她要同孩子們講話。孩子們將不會誤解他們的母親。他們一家人將要過正當的、美麗的休假日。他們必須要開始過他們這樣的日子！

二五

有人在捶外邊的門嗎？她不去開門。她要單獨地思想。她非常疲倦。她躺在彼得的床上。她雖然疲倦，她忽然內心感覺一種偉大的力量。她決定不走下去，她要保持她的自由，她不願意依照防空警衛隊的口號去跳舞，她要依照她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思想來生活。

或者她要依照她自己的夢想來生活嗎？

那兒是彼得的面孔，她在她的面前看見它，就像彼得小的時候一樣。不，那不是彼得金黃色頭髮的少年的頭，那是一個孩子披着一頭黑色的亂髮，張着一雙又大又黑的眼睛。干嗎現在她會想起這件事情呢？

這件事情發生在很久以前了，那時她自己還是一個小女孩子。在聖誕節挨近的時候，她站在一家玩具店前面。穿起華麗衣服的團圓，五顏六色的皮球，金銀色的小球，躺着掛着在玻璃櫥窗里边，千形萬狀地反映在旁邊斜放的鏡子里。但是在後面有一面唯一的很大的鏡子。從鏡子里邊她注視着一件奇怪的東西，一個非常美麗的男孩子的頭，頭上紛披着一股一股的黑頭髮，張着一雙又大又黑的眼睛。這個頭在動搖，在微笑。

她轉過身子。現在一個黑頭髮的男孩子真正在對她微笑。她釘視着他的臉。她的小心跳得要炸了。可是她不能作任何的表示，她只是微笑。

男孩子問：“你想要這樣一個東西嗎？”他把一個美妙的銀色玻璃球塞在她的手中，就像在聖誕節掛在聖誕節樹上面的銀色玻璃球一樣。在她還想說話以前，一些大人手里牽着小孩子已經擠在他們中間，去觀看玻璃樹窗里美妙的玩具。他們擁擠得很厲害，她心中有很大的恐懼，她很怕別人把她小小的銀色玻璃球擠碎了；她把它趕快包在手巾里。

但是她的恐懼更大了。黑頭髮的男孩子現在在哪兒呢？她發狂地把別人推開，她想叫他的名字——他叫什麼名字呢？她不知道他的名字，她感覺一種不能想像的痛苦，她沿着大街拚命地跑，向這一頭跑又向那一頭跑。她不斷地趕上一些小孩子，很快地回身看，審視他們的面孔。一個男孩子把舌頭伸出來，另外一個男孩子把她推開說：“大概一個瘋猴子把你咬了罷？”一個女人問她，是否她走失了什麼人或者正在尋找什麼東西？

是的，她正在尋找一樣東西。

當天下午她再一次走到陳列奇妙的聖誕節禮物的玻璃櫥窗前。各種顏色的皮球仍然鮮明地照耀，穿上漂亮衣裳的囡囡仍然凝視着她，金銀色的玻璃球發出燦爛的光輝。但是一切的光輝只使她痛苦。她的手緊緊地握着袋子裏的小玻璃球。

第二天她逃了一點鐘學，為的是想在前一天同一的時間去到那兒。她等候，等候。她望着鏡子，那個小孩子必然會再來，他同她一樣，對於這些銀球曾經有過同樣的快樂，他曾經

对她微笑……她轉过身子：她身后只有許多女人和小孩，不認識的小孩！她站在商店的旁边，她看人好看得清楚一点。沒有用。她等候了一个多鐘头，每次她走了几步，她又赶快走回來。看看，到底她的朋友轉來了沒有。

她的母親注意到，她發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她否認。这是第一次她在她母親面前隱藏一件事情。那个黑頭髮的小孩子，送了她一个銀色的玻璃球，这是她的秘密。这同任何人都~~不~~不相干！她常常晚間躺在床上在被窝里哭泣。这使她痛苦，同时又使她舒服。她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她七歲。

但是她把这个小小的銀球包在一張有光彩的紙头里边，把它深深地藏在围屏的衣服下面。沒有人应当知道，就是母親也不应当知道。

是的，事情就是这样！現在她在夢境中想。那兒不又是那个男孩子的头，完全同从前一样嗎？不，那是彼得金黄色頭髮的头。他也有一双这样安靜友善的大眼睛。只是今天她覺得彼得的眼睛有点奇怪地嚴肅和生疏。那是当他起來反对他的哥哥海英慈，因为俄國的坦克，后來又因为焚燒了的俄國村庄和冲锋隊副隊長对老教授的攻击。这大概是战争的影响。

但是当他同吳尔茜一塊兒离开的时候，她好像覺得他簡直沒有看見她。

她从半睡眠中驚起。她曾經睡着了嗎？她走到厨房，望望鐘。正是十二点半。

只要有一次

二六

“电筒在哪里，吳尔茜？吳尔茜？”彼得問。

吳尔茜不动。

他摸索她的手，摸索小皮包，打开电筒。吳尔茜坐在乱石堆上，死釘釘地瞪着前面。

“吳尔茜！”他搖动她，他用手抓着她的肩，把她的头扶起来，用电筒对着她。她的面孔完全盖上了灰色的塵土，甚至于她的嘴唇都是灰色的。她的嘴一半張开，她的胸呼吸困难，連大衣都繃緊了，虽然她的眼睛在向下俯視，看起來像在燃燒一样。

“我們必須要离开这兒，吳尔茜，無論付什么代价都要离开这兒！”他提醒她道。

她一下把电筒从他的手里打掉，她推倒他，扑在他身上，憤怒地对他的耳說：“那么你走罢，要是你这么忙的話，你走罢，走到你母親那兒去罢，要是你什么旁的东西都不知道的話！”她重新又推开他，重新又把他拉攏來，絕望的接吻和眼泪盖滿了他整个的面孔。

“讓我們留在这兒罢，我最親愛的！”她呻吟道。“讓我們留在这兒，死在这兒，你不应当再离开我！”

她蹲在乱石堆上，把他的头放在怀里，同时那只小电筒，从充滿了塵土的地面，只射出一个微弱的光圈照在石龕下面的圓拱上。

“他們老是拆散我們，他們老要偷走我們一点点的生活。死到底还不是最坏的事情，我的爱人……”

“我們还远沒有到这一种程度！”他說，想鼓励鼓励她。“一个人可能倒霉地弄錯。在米屋斯前綫，在塔干罗格，我們在战壕里被炮彈打中，埋在地下。那时我是营副官。忽然之間通光的井上面有敲打的声音。我們什么也看不見。我們的营長叫道：‘那是俄國人！我不願意作俘虜！’还有一个炮兵团的軍官，也同我們在一起，他拉出他的手提机关槍，叫道：‘我寧肯槍殺我自己！’敲打的声音越來越密，越來越厉害。我赶快消毀地圖和秘密的命令。我的身后發出兩次槍声。我回身一看，营長和炮兵团軍官滿头是血，躺在地上。”

吳尔茜靜默地望着他。

“后來才知道，并不是俄國人，是我們自己的人，他們想把我們挖出來；你瞧！”

吳尔茜仍然不响。

“你明白我嗎，吳尔茜？”

“現在有关系的是另外一个問題。”

“什么問題？”

“現在的問題，不是我們活或者死的問題，彼得，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活着，可是我們並沒有生活，我們讓我們一点点的生活，我們美丽的青春被人干脆地偷走。不，听我說，彼得，对于你們在前綫的人，实际上只有一个問題：活还是死，殺人或者被殺，自殺或者不自殺……呵，我已經不能夠思想了，我心里这样难过……”

“你不应当再說話，吳尔茜！”

“你不願意聽我的話，呵，我知道，你永远也不会聽我的話！你只願意聽你的司令官的話，你只願意聽戈培爾的廣播，和這整個的、下流的、愚蠢的欺騙，那兒你能够……”

“安靜一點，吳爾甫，你瘋了嗎？”

“呵，你沒有把握，是否有人在偷聽我們嗎？一定有人在偷聽，彼得，一定有人在偷聽，他們就躺在牆後邊偷聽，彼得，就是那個守這段的衛兵，就是那些年輕的防空服務員，就是那個胖女人，甚至于就是那個大肚子的女孩子，他們通通在偷聽，這個你是可以肯定的……呵，我的勇敢的軍人，雖然你打了許多仗，關於生死你懂得什麼？”

她把他拉起來靠近她，他的頭倚着她的肩，在微弱的反光之下她密切地注視他，圓拱下面白色的牆垣把小電筒微弱的光輝反映在他的臉上。她的眼睛顯出驚異的表情，就像一個小孩子努力在猜測一件事物。她的手放在他的臉上，她把他的頭轉在旁邊，直接對着小電筒正在熄滅的光亮。她俯視他。他的頭舉起來，再垂下，貼着她的胸部。忽然之間，她的兩道眉毛中間現出一條皺紋，她的眼睛像兩個火星在燃燒。

“你什麼都不懂，”她說。“我們兩人毫無抵抗地聽憑他們擺布。”

這是什麼意思呢？

他擺脫了自己；他跳起來；他開始用拳頭打擊入口里邊的木床，接着他把石頭對着木床扔，就像放槍一樣。

“打開！”他大叫。“打開！我們埋着了！你們聽不見我們，你們這些發育不全的家伙，你們這些膽小的膿包，你們這些臭東西！你們相信，我們願意在這兒一聲不響，像牛馬一般，

束手待斃嗎？你們這些滑稽的白鐵喇叭！人到這兒來呀！打開！”

同時他狂怒地用雙手去挖掘入口地方的亂石堆，但是新的岩石從旁邊不斷壓攏來，塞滿了空隙。入口地方沒有弄開一絲一毫。相反地濃厚的塵雲充滿這個小小的空間。空氣差不多不能呼吸了。一陣抽搐的咳嗽震撼着他。他彎下身子，他高舉起手腕，他吐出灰塵，他用長靴去踢木床，他把一張木床拉開。忽然之間他松懈下來，他在第二張木床上蹲下，頭埋在雙手里。他的胸部拚命喘息。

吳爾茜站在他旁邊。她把第一張木床放平，推過來，把被窩攤開。小電筒還有一點點蒙朧的光亮照着狹窄的圓拱。她把他的一雙腳拉上床，她自己躺在他的旁邊。她用手腕圍繞着他，把他的頭溫柔地靠攏自己的頭。

“我可憐的孩子，”她輕聲地說。“讓我們休息罷，我的愛人，讓我們一塊兒睡罷，不要急，不要怕，只要有一次。”

二七

清早廣播電台宣布，雖然城市遭了破壞，所有的工人、職員和官吏必須去到工作的地點。凡是不到的人都算是消極怠工。

兒子們一個也沒有回來，波格爾爸爸仍然不能夠留在家裡。事實很明白，在這樣一次嚴重空襲之後，到處都需要年輕人，兒子們是不能夠回來的。從窗戶一望，就看見許多城市中心和西北的地區仍然不斷地湧起新的、厚的、黑色的煙柱，卷成一個一個的大雲球，慢慢地滾過藍灰色的天空。

母親又是一个人丁。

她把收音机关上。感謝上帝，她手边还有工作。孩子們回來必然非常飢餓。这一次她必須要預備五个人吃的早餐，她要無中生有想办法做出东西來。她用白菜和昨天剩下來的东西做出一种蔬菜的春卷來。这至少是可以塞满肚皮的。真是幸运，今天他們可以聚在一塊兒！在空襲之后每个人都可以料理一下自己的事情。今天她总可以把孩子們留下來陪伴她。

希騰赫尔蒙教授“順便”走上樓來探听孩子們的消息，一点也不擾乱她。教授住在同一座房子里，等于一家人。学校是今天奉命关門的唯一機構，因为他們需要全体学生去做扫除的工作。老希騰赫尔蒙來到廚房，坐在母親旁边，望着窗外烟火弥漫的城市。

“許多强壮的东西生存在世界上，但是沒有比人类更强壮的东西！”他沉思地引用梭福克利斯①的話。

“我对于一切强壮的东西已經受够了！”母親說。“到底要在什么时候人类才会不那么强壮，而且更有人性呢？”

教授点头。

“真的，从前人类起來反叛神，因为神虐待他們，但是人类自己却变成了强壮的神，掌握了生死的大权，努力去虐待其他的人类。”

“这对于我太高深了。”

① 希腊悲劇家(紀元前四九七——四〇六)。

“可是这是很明白的，波格尔媽媽，你只消瞧瞧我們國家里現在那些神和半神！他們對我們干了些什麼事情呀？”

“為了上帝的緣故，不要談政治罷，教授先生，我請求你！這兒在家里，我要我的和平！”

“我明白，我完全明白。”

教授站起來，走向廚房門。但是母親留住他，說她並沒有趕他走的意思。她說她真的高興，有一位家庭的老朋友來陪伴她，特別是今天。

老希騰赫爾蒙點燃他的短烟斗。現在很難得有烟葉了。干枯的熏衣草和節省下來的殘余的烟草，混合起來，勉強足夠他早上抽烟斗。老頭子噴在空中的小小烟雲，和燃燒着的城市涌出的黑色濃烟，剛好形成一個滑稽的對照。到底現在他干嗎要坐在这兒樓上，同時樓下街道上，大家至少都在觀看這一場天翻地覆驚心動魄的好戲呢？不僅僅梭福克利斯和額希羅斯^①才上演悲劇，這兒柏林的中心一個古代的悲劇也正在上演！幾百萬人在这个舞台上扮演靜默的角色！從空氣中不斷地發出一種吼聲，吼出“神意”和“命運”……這種聲音好像自己在嘲笑自己，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因為那一位“命運的女神”，那一種命運，已經回過頭來反對大胆玷污這個名詞的人類！可是人類盲目地走過黯淡的街道，整個城市越來越像廢墟，人類就是這樣盲目的，自以為是的，同着他們狂妄的言詞同歸于盡！也許他應當下去，下去同他們在一塊兒罷！一位

^① 希臘最早的悲劇家，他是希臘悲劇的創始人（紀元前五二五——四五六）。

教師站在胡言亂語的小孩子們中間，他必須要講幾句關於那種“命運”的話麼？一位教師！一個崇高的、神聖的職業！當然今天他不上課，但是在遼闊的天空中，在歐洲的地圖上，教育正在進行，每一天、每一小時都在進行！他必須要走下樓去，走上街去……可是某一種東西緊緊地拉着他，就是這兒樓上，這間房子里，就像一個處罰的課題還沒有做完一樣。

“這些年輕人是否會回來吃午餐呢？”母親一面走進來一面問。

“這是懸擬狀，可能，但是不一定！”教授回答。接着他發現媽媽悲哀的面孔，他解釋道，兒子們沒有回來是可以了解的；他們都是好孩子，肯幫助人，同時他們又是軍人，他們一定會在消防隊幫忙。

母親接上這句話愉快地說：

“不是嗎，教授先生？你真了解這些年輕人！海英慈已經開始研究法律，他決不會像他爸爸那樣變成一個按步就班的公務員，他會成為一個大企業的法律顧問，最好是在海外，干這種事情，他身體上有足夠的精力，你不覺得嗎？”

“是的，海英慈是一個有組織能力的人，是一個會打天下的好手。”

“你瞧，教授先生，我倒一點不擔心海英慈！”母親繼續道：“他准定會做出一番事業。可是我却擔心彼得，無論什麼事情他都覺得困難，他總是沒有決斷……”

“同時他是一個有天才的青年，一個優秀的數學家！”

“你覺得怎麼樣，教授先生，昨天是假期，他把他的書和圓規盒子拿出來，好幾個鐘頭研究他的圖樣！”

“文藝之神决不保持靜默！^①可是昨天那位女孩子呢？”

“她是一位老朋友，當我們在卡尔街住的時候，就相熟了，這沒有問題；孩子長大了，他正應當擺脫小孩子脾氣，經驗一點生活。我衷心地准許他這樣改變。對於艾雷希，我最小的兒子，你覺得怎樣，教授先生？”

“一個固執的家伙，一顆炸彈，一個不顧一切沖鋒陷陣的人！”老頭子一面說一面把頭擺來擺去，他的山羊鬍子好像在找尋什麼東西一樣也跟着擺來擺去。他繼續道：“很難說！他簡直是一團火，可以燒自己，也可以燒別人，或者……看情況……”

“的確是這樣，教授先生，他可能這樣，也可能那樣，一切看情況！”母親熱情地說。“脾氣大，說話快，簡直是一團火，和海英慈一模一樣！只是艾雷希從開始就走進了這個時代；除掉希特勒少年隊、防空服務隊、集合號、值班以外，他什麼都不知道。兩個大的還听听母親的話，他們想方設法，請假回家來看母親，可是艾雷希現在已經很少在家了。我有什麼辦法呢，教授先生？”

老希騰赫爾蒙把烟子噴成美麗的小圈，飄在空中。“很難說，波格爾太太，很難說，因為今天我們的行動我們自己不能夠作主。”

“還有什麼事情，我們能夠自己作主呢？”媽媽問。

“很難說！”希騰赫爾蒙重述道。“很難說！”

^① 拉丁諺語，意思是：有天才的人，一定要表現，不會靜默。彼得有數學天才，決不會停止鑽研，將來定有成就。

“你們把他的生命偷去了！”

二八

正在這個時候，樓下的門鈴發出尖銳的聲音，兩三次繼續地响。母親站起來，走一步，又停住了。

外面聽見人聲。一個更尖銳的聲音透進來。

母親走出去。

忽然之間傳來一個叫喊的聲音。

教授跑進走廊，看見兩個担夫，抬着一個担架，被單下面躺着一個人，冲鋒隊副隊長哈塞命令抬過廚房，抬進起居室，在那兒輕輕放下。

“在外面等候！”冲鋒隊副隊長命令担夫，他們立刻不見了。

“這是什麼?? 這是誰??”媽媽大叫，把被單拉开。“海英慈嗎? 你怎麼樣了，海英慈!!”

冲鋒隊副隊長把手放在死人頭上的帽子上說：“他曾經經過了偉大的考驗，波格爾太太!”

“我的孩子，我的海英慈，我親愛的、親愛的孩子!”母親抽抽噎噎地哭泣起來，她蹲下身子，把她兒子沒有生氣的、血漬染遍了的頭緊貼在胸前。他的頭髮到處都沾上厚厚的血塊。深紅色的斑點蓋滿了兩邊太陽穴，纏頭的白布和軍服。現在媽媽把死了的兒子的頭捧在兩手中間，釘視着它。他臉上的綫條一點也沒有改變，只是皮膚的顏色是灰綠的，嘴唇是蒼白的。雖然他閉上眼睛，他的眼球在緊閉的眼帘之下強烈地突

出來，好像死人在釘視她。

“我的孩子，我的可憐的、最親愛的孩子！”母親呻吟道。

沖鋒隊副隊長覺得，現在他应当說几句安慰的，同時是政治家的話。他把手放在媽媽的肩上說：“控制你的悲哀，波格爾太太，你應當驕傲地感到，海英慈在敵人進攻的時候，站在高射炮旁邊，表現了模範的犧牲，他為了領袖，為了國家，為了偉大的整體，貢獻了他的生命！”

母親忽然把跪着的身子伸直，把沖鋒隊副隊長的手從肩上推開。“為了偉大的整體嗎？”她重述一遍，目不轉睛地望着牆。

“就像成千成萬的德國男人、女人、青年人那樣，為了領袖，為了國家，為了偉大的整體一樣！”沖鋒隊副隊長使勁再說。

母親用明亮、灰色、張開的眼睛望着他。——“為了偉大的整體嗎？”她大叫起來，“我並不是那個偉大的整體，那是什麼，你們那個‘偉大的整體’？那兒躺着我的海英慈，我的孩子，他最後休假回家，我的兒子。你要明白：我的兒子，這就是一切，我是他的母親，你們把海英慈唯一的、短期的休假偷去了，你們把他的生命偷去了，我最好的、最親愛的孩子……”

沖鋒隊副隊長的面孔差不多像死人一樣地蒼白。他幾次開口沒有說出一句話，接着他沖口說道：“波格爾太太，我要堅決地請你注意，鼓起你的勇氣！今天沒有一個德國人有失掉勇氣的權利！”

“不過你應當明白……”老希騰赫爾蒙插話道。

“我明白，當然我非常明白！這兒你也有你的‘特別想法’，

关于这一点，我們以后还要再談！”冲鋒隊副隊長回答道。“你努力依照你自己的想法來玩弄这位替國家貢獻了英勇牺牲的女人的神經！你閉嘴罢！但是波格尔太太將不会作你的牺牲品，就像那些东方的哥德人一样^①，这个我可以向你保證！”

“你为什么反对教授呢？”母親問，冲鋒隊副隊長威脅的話使她吃驚。

“你不久就会明白，波格尔太太！就像你这样一个人，你曾經作了一位德國母親最崇高的貢獻，你当然知道高度的神經控制，在今天这个时候，这是非常迫切的要求！是呀，这对于英國人是很合適的，假如他們海盜式的空襲，能够变成一种成功的神經攻勢，假如他們……”

“我們必須要把他洗干淨，把他停放在他自己的屋子里！”母親說，她又回身向着她的兒子，努力去把他血粘着的頭髮拭轉去，但是沒有成功。她輕聲地問：“难道他真的死了嗎？”

海英慈右边的太陽穴里，一定曾經打進去了一塊彈片，白色綑帶上厚厚的紅色血塊就可以証明。右边的胸部好像也受了伤，他的軍服这部份完全被血浸透了。

母親和冲鋒隊副隊長把死人抬進兒子們的房間。

接着母親走進厨房去拿热水。她吞下眼泪。她簡直不能

^① 哥德人屬於古日耳曼民族。在第三世紀东哥德人与西哥德人分离。东哥德帝國在三七五年屈服于匈奴勢力之下。五五五年被拜占廷帝國消滅。冲鋒隊副隊長攻击教授，說他有意摧毀德國民族的战斗意志，使德國民族不但不能征服世界，反而会像东哥德人那样被人消滅。他用这种罪名來威脅教授，使他不敢說話。

明白一切。她只知道，她現在有十几件事情要安排，她只知道，她必須要跑來跑去，她只知道，有人幫一点忙是很好的事情。只要他父親最后回來就好了！她必須要想办法給他打電話！当然所有的電話綫都攪乱了。那两个孩子到底留在哪兒呢？我的上帝，假如艾雷希或者彼得……不会的，不会的，这簡直是不信上帝了，假如她这样想。

在房間里冲锋隊副隊長命令希騰赫尔蒙教授：“你留在这兒！你不許离开这个屋子！你要替我負責照料这位波格尔太太！鬼才知道，这样的女人要說些什么！一个鐘头之内我就要轉來！”

他同两个在外边守着担架的担夫，离开了屋子。

二九

母親开始用温热的水，來拭洗她死了的兒子的面孔。她小心地把血塊从头髮和頸項里拭洗出來，她非常小心地進行这工作，好像她不小心，就会使伤口疼痛一样。是的，那兒在右边太陽穴，在浸透了的綑帶下边，彈片一定曾經打進去，打碎了他的腦袋。他的面孔並沒有什么改变。他坚决緊閉的嘴还是和从前一样，那时候他拒絕父親的命令吃菠菜。一股潤湿的头髮掉下來，經過白紅色的綑帶掉在額上，就像少年时候一样，那时他晚上回家，玩得滿头是汗。这仍然是她从前的小孩子，她，母親，也和从前一样在拭洗他，因为那时他还太不听话，玩得太多，太疲倦。因为这个緣故，他常常在她的怀里就睡着了。現在也是一样。她的孩子回家來了。她的眼睛好像在燃燒。她沒有放任感情的習慣，再加上还有这样多工

作在等候着她。

老教授希騰赫尔蒙坐在屋角，望着她。也許他可以替她端着盆子，但是他感覺，他現在最好不要擾亂她。他也可以安安靜靜地回家，他用不着害怕，她会像冲锋隊副隊長所想像那樣失掉了勇氣。她正在安靜地、細心地洗拭死人。

“关于生死，关于我們自己，我們到底知道什么？”老希騰赫尔蒙想。“苏格拉底是对的：我們知道的一切，就是，我們什么也不知道！”这是他的教訓的否定方面，为的要首先把詭辯哲學家的立場上的塵土打扫干净，才好达到肯定的原則，那就是，一切的美德——勇敢、对真理的爱、公平——的來源的知識，美德是一种知識，知識是可以傳授的，对于具有知識的人是可以应用的，是有应用的义务的。但是誰不应用他的知識，或者誰靜默不肯做声，那么他就違反了第一条人类的規律……他忽然想起，昨天晚上，他曾經想把哥德人的事情，替年輕人解釋明白，而且就是因为这个緣故他走上樓來，可是他還是沒有把談話進行到底。

現在海英慈死了，躺在那兒；他再也不能夠同海英慈把談話進行到底了。這真是一件可憐的事情！一個人不应当把真理的肯定拖延下去，一天不能拖延，一小時也不能拖延！這是一件关于偽造歷史的事情。也許海英慈明白了真正的事實，站在新的立場，也許他在考慮這個問題，也許他昨天不會那麼着急地跑出去，也許他現在還活着呢？

這當然是無意識的話！在今天，偉大的城市，像漢堡和柏林都變成了廢墟，在今天，最關重要的事情是別的事情，不是歷史上瑣碎問題的分析或者一個小小真理的探求。不過，一

顆小小的種子的力量不是可以洞穿一個岩石、長成一株強大的樹木嗎？

三〇

母親已經把死人的臉和手洗干淨，把腳上的鞋子脫下來，把一床被單蓋着他的腿。她抬起他的雙手，小心地交叉在他的胸前。她不敢去脫他血浸透了的軍服。她仍然有這種感覺，他的傷口會使他疼痛。不過，她很想替她的兒子做點什麼事情。但是她能夠做點什麼事情呢？到底一個人能夠為一個死人做點什麼事情呢？也許以前她就應當替海英慈做點什麼事情，這點事情能夠救他或者保全他罷？這到底是什麼事情呢？什麼事情呢？她始終不知道，海英慈站在高射炮旁邊，怎樣中了那一塊致命的彈片。是否他那樣從家里飛跑出去，對於其他的人——對於那個偉大的整體——能夠有一點什麼用處呢？

但是也許這一切的事情完全沒有用處呢？

她很難在一切事情中間找出一點意義。她搖頭，望着死了的兒子，望着額上血染紅了的綑帶，望着他胸前寬闊的紅點。忽然之間，她發生了一種神經錯亂的思想。昨天晚上，海英慈、彼得和沖鋒隊副隊長三人爭辯的時候，她曾經在門邊偷聽了一會，才走進去。他們談的話，一切聽起來是那樣地可怕，那樣地難解，簡直使她不能相信，一個德國下士怎麼樣會首先槍殺了俄國農婦的母牛，再槍殺農婦，最後還打死了她五歲的小兒子。但是彼得曾經親眼看見這件事情，當沖鋒隊副隊長威脅他，責備他，他還再把這件可怕的事情重述一遍，彼得

太有良心，他決不會捏造什麼沒有根據的話。德國軍隊曾經在俄國那邊手上染滿了鮮血，甚至於染滿了女人和小孩子的鮮血……這種鮮血不會浸到地下，這種鮮血不會被雨洗光，這種鮮血難道不也就是海英慈軍服上面和打碎了的太陽穴那兒綑帶上面的鮮血嗎？

她瘋了嗎？

她干嗎想到這件事情呢？她把手背遮着她自己的眼睛。她好像覺得，在她的兒子的腦袋旁邊，緊靠着他兒子的腦袋旁邊，正躺着一個女人的腦袋，顴骨很寬大，頭上纏着一塊五顏六色的頭巾，就像她在雜誌上看見的俄國女人的照片一樣；而且那一個額前掉下一束頭髮的頭，起初她以為是九歲的海英慈的頭，忽然之間變成了一個俄國小孩蓋骨打碎血流不止的頭。整個的景象已經又不見了，就像在濃霧中呈現出來的景象一樣。這幾天以來的興奮騷動使她完全變瘋了！

還有這麼多事情要做呢！家庭的工作擺在那兒，她還要去弄死亡証！她一樣也不做，只呆呆地站在死了的兒子旁邊，作無益的幻想，放棄了她非做不可的事情。可是她現在不能夠離開這個房子。只要有一個孩子回來就好了！只要父親回來就好了！

正當她要重新回到廚房去的時候，她看見老希騰赫爾蒙，他曾經從書櫥里取出了一本書，專心在閱讀。不，她不能擾他，關於這類的東西他一點也不懂。

彼得和母親

三一

外边的門鈴又响了。

“我的上帝！”

“我去開門！”教授說。

母親已經鼓起勇氣，跑出去了。她跑得那樣快，希騰赫尔蒙趕不上她。

“彼得，我的彼得，多麼好呀，你回來了……到底回來了……呵，彼得，你到哪兒去了？我已經想……呵，彼得！”教授聽見母親的聲音和她不清不楚、連哭帶訴的話。

“海英慈！？”彼得叫起來。

他馬上跑進房里，站在死了的哥哥的床前。他的臉色蒼白，他驚恐的眼睛顯出一種奇怪的表情，他死釘釘地望着死人，他取下帽子，把帽子在手里擰，就像擰一塊洗臉的手巾一樣，他再走近一步，望着他哥哥头上的傷痕。

“事情到底是怎樣發生的呢，媽媽？”

“我不知道，”母親輕聲說，“他曾經在什麼地方，在高射炮的旁邊，他在服務……我真的不知道！”她毫無辦法地重述一句，好像她在道歉。接着她走到廚房。

“他是被人叫去的嗎？”彼得回身問希騰赫尔蒙。

“在空襲警報發出的時候，他同衝鋒隊副隊長一塊兒出去的；誰也留不住他。”

“誰也留不住他嗎？”彼得心里想。在回家的路上，他曾

經不斷地考慮，他用什麼方式告訴母親，他怎麼樣在防空地下室同吳爾茜一塊兒活埋在地下，怎麼樣一個先鋒隊從旁邊的地下室里通到了他們那里，把他們半死地挖了出來，怎麼樣他送吳爾茜回家，怎麼樣在那兒吳爾茜的母親的住宅里边，一顆重磅炸彈曾經掉下來，把牆和窗戶都壓進去了，怎麼樣因為這個緣故他一直到今天中午才能夠回家。並且還答應了吳爾茜，晚上再回到她那兒去，幫忙她整理她那破壞了的房子，留在她身邊陪伴她。

但是現在這一切不是空空洞洞毫無意義了嗎？

海英慈已經死了。

難道他現在還應當把他遭遇的倒霉事情，事后再來驚駭他的母親嗎？這是不可能的。

無論如何，他要遵守他給吳爾茜的諾言。吳爾茜也是很可憐的，他們把她從掩埋了的石竈中挖出來，她還活着，真是一個奇蹟。他們要把她立刻送到醫院，但是她不肯去，她願意留在他的身旁，她用一切的力量來堅持，她說她只需要新鮮的空氣和安靜的休養。——她只需要他，他一定要送她回家。她沉重地吊在他的手腕上，他們走過炸毀的街道，街道兩旁還有燃燒冒煙的房子和破瓦頹垣，他們走向吳爾茜的住宅。有時候他們遇到消防隊封鎖的鏈條，他們必須拿出身份證來檢驗。一般來說，只要帶她的波格爾少尉一句話就夠了；他們也并不十分注意這一切的事情。他們就像在夢幻之中走過了這座濃煙籠罩的城市。

“一個人不應當拖延任何事情！”老希騰赫爾蒙說，他站在彼得旁邊，同樣望着死人。

彼得驚縮一下，他从思想中驚回过来；教授剛才說什么呢？

“昨天晚上我应当同你們談，”老头子繼續道，“同海英慈，同艾雷希，同你談。世界有些事情，一个人不应当拖延的！如像柏罗塔葛納斯就知道，世界上存在的東西，在表面上看起來往往太細小，太隱晦；它就像一個胡桃的核心，外面是一層硬壳，深深地埋在地面之下；但是他們把胡桃埋在地下越深，……”他停一会，接着再繼續說：“他們也可以努力把真理深深地埋在地下；但是它就獲得了一種炸藥的力量，把地爆炸得越猛烈，把一切都掀起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現在這又有什么用处呢？”彼得不樂意地問。“這又能幫助那一個呢？難道這還能幫助海英慈，幫助母親，幫助我們這兒的人嗎？”

“這可能曾經是有幫助的，我的孩子！”老希騰赫尔蒙熱情地沖口叫道。“這可能曾經是有幫助的，就是現在也是有幫助的！因為我們雖然在四圍看見一切重磅的炸彈，一切強有力的聲音，我們仍然只在一个非常膚淺的表面上生活，糊里糊塗地生活，完全糊里糊塗地生活！海英慈也許可能還是活着的……”

彼得驚异地望着教授。難道老希騰赫尔蒙變瘋了嗎？夜里瘋狂的轟炸，几个星期以來的恐怖，它盤踞在動搖的地下室中間，就像鬼怪一樣，整天蓋上棕紅色的、烟霧式的面網，爬過一行一行倒塌下來的房屋，許多死人的尸首炸飛起來挂在房屋前面五六層樓上窗櫺上，這種地獄式的、永遠不想停止的死

的跳舞，已經使許多老年人失掉了理智。

难道这位老希騰赫尔蒙，身材又長又瘦，穿上一件又髒又黑的破大衣，灰色的頭髮，山羊的鬍子，奇怪熾热的眼睛，黯淡干枯的面孔，再加上神志不清的談話，难道这位老教授本身，不是像一个从坟墓里走出來的鬼魂，一个陈年的鬼怪嗎？

三二

母親走進來提醒彼得道：“你会餓的，彼得！”

呵，母親……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什麼地方，她总是一个关心的母親，她每天每日除掉她的工作以外，什麼也不知道，今天仍然是这样。他不想吃，他不想看母親的眼睛。这一切的事情太困难，太不明白，太复雜了。他想像的休假回家不是这样一回事。在这兒一个人也發現自己在兩条或者三条火綫中間，但是他不能够开枪抵抗。在外边一切的事情还要簡單得多。虽然他的心簡直不能忍耐，像燃燒起來一样要接近吳尔茜，虽然他滿怀着小孩子一般对母親的爱，忽然之間他不渴想別的事情，只渴想在戰場上那种簡單統一的思想，那些他部下的士兵，那兒的生活只是射击，吃，睡，行軍，坐車，再射击，那兒沒有这样困难和矛盾的細致感情，像对吳尔茜和对母親的爱情。在这种細致感情中間，誰能够搞得清楚呢？無論你站在哪一边，都有一种力量把你拉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你不能够抵抗，但是在这当中你的心可以破碎，分裂。在前綫，敌人的射手威脅着你，敌人的鋼甲車和战斗机上的武器威脅着你；那兒是一个明白清楚的場面！

真是發瘋！可是在故鄉比在前綫生活還要困難得多。

他坐在廚房里边，靜靜地吃，眼睛釘着盤子，沉默地思想。

“再吃一點，彼得！”

“謝謝，媽媽，我很飽了。”

他看他的表；已經五點半了。他站起來。

“媽媽，我必須要去替海英慈弄死亡証！”

“你的爸爸會去弄；你現在留下陪我！”

“是的，當然……可是你知道，媽媽，爸爸為人是不實際的，並且要跑許多的機關，要到警察署登記處，要到城防司令部，也許還可能要到區國防軍司令部的醫生那兒去，因為海英慈屬於國防軍，你明白，我是軍官，我去辦，一切都迅速得多，簡單得多，並且我們必須要立刻報告，這是規定，你知道。一個鐘頭之後我就回來。”

一種奇怪的寂靜突然控制了小小的廚房，彼得覺得這種寂靜是永恆的。母親轉身向着他，仔細審視他。

“昨天你也這樣說，彼得。”

“這同昨天有什麼關係！”他粗暴激動地回答。他自己也覺得他的聲音不像平常。

“你真的要到登記處去嗎，彼得？”

“媽媽……”

他很想回答一句尖銳的話，來發泄他對自己、對上帝、對世界的憤怒，同時掩飾他自己的窘態。但是他只是滿臉通紅，一直紅到耳根。真倒霉，母親望着他，用這樣悲哀嚴肅的眼睛望着他。她知道她的孩子太清楚了。他是一個不長于說謊話

的人。他忽然站在那兒，滿臉通紅，她一切都明白了。

“我願意告訴你，你要到哪兒去，彼得……”

“假如你比我还知道得清楚的話……”

“呵，彼得！”

她緊握着她兒子的肩頭。他不得不望着她，他的眼睛很靠近他母親悲哀的眼睛。他覺得，她想哭，但是她沒有氣力也沒有時間來哭，也許她的眼淚已經哭干了罷？但是假如他現在讓步，吳爾茜又正在着急地等候他，那么在这一个可怕的奇妙的夜里，他們中間發生的一切都完事了。

忽然之間，他看見母親的瞳孔放大，她好像在釘視一个遼远的、恐怖的現象。

“他也還沒有回來，”她悄悄地說，“他同海英慈一樣，他也是一个不顧一切向前沖的人……”

“誰，媽媽？”

“艾雷希……”

“艾雷希怎麼樣，媽媽？”

“現在你們通通離開我了，”她輕聲地說，“一个一个地離開我……昨天你們剛回來，現在你們又重新離開我，海英慈，你，甚至於艾雷希也離開我；我真替他耽心，我這樣可怕地替他耽心！”

她的面孔因為痙攣的痛苦抽搐起來。她趕快轉身到洗滌盆去洗餐具。真是僥幸，工作老是不離開她，她自己老是沒有工夫，否則只要她想到一切，她也許會號啕大哭。

她一下推開所有的餐具，金屬的餐具撞在門上叮噠地响，她跑進走廊。她已經穿上大衣，她發現彼得站在她的面前。

“到哪兒去，媽媽？”

“去找他……”

“艾雷希嗎？”

她點頭。

“這是無意識的舉動，媽媽，這在你是不可可能的，你不會找着艾雷希！”

“我會找着艾雷希，他的炮位在騰柏爾霍夫。”

“你到炮位去做什麼，媽媽？”

“我要告訴長官……他必須要明白，海英慈死了，你受傷了，現在艾雷希應當相信，艾雷希才十五歲呢……”

“他們應當放走艾雷希，你這樣想嗎？”

她點頭。

“他們不會做這件事情。”

“那麼我就自己做，我就自己做！我決不讓艾雷希把頭打得稀爛抬回來：‘就是這樣，波格爾太太，這兒是他！這兒你有一個英勇的兒子！’他們愛說什麼就說什麼，我要去接我的兒子回家！”

彼得望着他母親焦急痛苦的面孔；她平常那麼沉靜開展的眼睛，現在變得狹窄緊縮，就像裝甲車上炮塔的裂口一樣地狹窄。母親是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的。

“這不行！”彼得說。不，他不能夠這樣離開他的母親。忽然之間他整個的心又重新轉向着她。他撫摩她的頭髮。

“你不能够做這件事情，媽媽！我去看，是否我能够至少請他們讓艾雷希今天明天請假。”

“你……你也是一個軍人！”她恐怖地說。“他們會把你抓

住就像海英慈一样！”

“他們不能这样輕易地抓住我，媽媽！”他回答。“我是一個受傷的軍人，准假回家休養，我是一個軍官，我比較容易能夠同高射炮隊隊長談話。”

母親望着彼得。她的臉沒有那樣緊張了。是的，彼得是一個軍官，他是一個聰明安靜的人，他受了傷，他胸前掛了許多勳章。也許他是對的罷？

“把大衣脫下來，媽媽，我去替你把艾雷希接回來。我到晚上回來，你留在這兒，等爸爸回來，其它的事情，我明天一早去辦理。”

他小心地把她的大衣脫下來。

“只是，彼得，為了上帝的緣故，你自己要小心，彼得！同長官們講話要安靜！”

“媽媽，這個我當然知道！”他努力微笑。

“還有艾雷希，你知道，他也是一個急性子！假如你不同他非常安靜和善地講話，他是什麼話也不肯聽的。”

“我知道，媽媽，你不要耽心，我替你把艾雷希帶回來。”

他穿上大衣，扣緊皮帶，戴上帽子。他擁抱母親。她把頭放在他的肩上，一秒鐘閉上眼睛。

柏林在燃燒

三三

彼得向南跑過大街。今天要走到哈森海德和騰柏爾霍夫是不那麼簡單的。在嚴重空襲之後，到市中心的交通完全停

顛了。許多房屋變成了瓦礫堆，這種情況比外面前綫還要壞，在那兒殘破的村庄里，沒有亂石到處阻礙道路，在那兒沒有正在燃燒的高樓大廈慢慢地崩潰下來，在那兒沒有斷絕交通，禁止通行。

一種奇怪的、灰綠色的濃烟，遮蔽了街道的路綫和廢墟的亂石，就像一幅褪色的窗簾一樣。從灰色的天空滴下細微的灰雨。但是在高高的屋脊之上，又蓋着一層沉重的濃烟，同時在另外的一些地方，灰黑色的、紅色的、硫磺色的烟霧滾過街道的罅隙。整個來說，一種朦朧的光亮，由於黑色的火云的推進，越來越變得黑暗，在下午一個人已經就看不清手表。

在弗里德利希街和萊比錫街旁邊塞滿了人的殘破小巷中，許多人推着小車，小車上一直到頂堆着木箱和箱子，床墊子，廚房用具，收音機，床架，鳥籠，他們把小車推到損壞雜物集中的地方，或者推到波茨坦廣場和昂哈德火車站。個別的救護車，冷卻器上面塗着紅十字，努力彎來彎去，想從亂七八糟的地方開駛過去。到處都有人在喧嚷，叫喊，呻吟，咒罵。

在萊比錫街一個冒烟的瓦礫堆上面，彼得看見一些裝入鏡框的希特勒像片，干干淨淨地站立在亂石之上。一定有什麼人曾經把這些像片安置在那兒。在一張像片上面希特勒正在檢閱挺擊隊旗隊的行進，他用一種統治者的道賀和元帥的態度，從像片鏡框里指着亂七八糟的廢墟。在另外一張像片上，他手腕上抱着一個頭上戴着花冠的小女孩子，他和藹地微笑，同時火場上金綠色的烟圈圍繞着這位“民眾最喜歡的人”。第三張像片表示“領袖”前額上理髮師特別做好的一束頭髮，和他那種威脅的、凱撒式的目光，他的眼睛遠望着他千年的帝

園。从廢墟上升起來的濃烟已經把像片的下邊熏黑了；照片開始慢慢地燒焦了。“干嗎沒有人把像片拿開呢？”彼得想。“干嗎這兒的警察不出來干涉呢？”

他繼續努力通過這個鬼怪般的廢墟地區，他忽然聽見前面有命令的聲音和發狂救命的呼喊。他擠上前去，那兒一股黑暗的濃烟阻止了每一條視線。交通斷絕了，前進不可能。濃烟可怕地刺痛眼睛。有一種難聞的煤氣臭味。街道上到處都伸出小小的火舌。馬路上的瀝青正在燃燒。

“干嗎他們不早把那兒的火熄滅呢？”彼得問旁邊一位正在咳嗽的老人，老人頭上沒有帽子，身上沒有上衣，臉色蒼白，眼睛瞪視着前面。

“你只消瞧一瞧，我的先生，”老人回答道，“那兒旁邊儲藏得有焦煤，八千磅焦煤，真是一件愚蠢的事情，一件犯罪的事情……自然這些焦煤因為高熱度的緣故，開始發散煤氣。我自己同差不多一百人在堆棧的防空地下室，因為據說那兒有較多的地方和空氣……好呀！忽然之間，我們聞着一種悶死人的臭氣，我們想，煤氣管子爆裂了。小心，我的先生，你瞧，那兒我們看見魔術了：紡織工廠的堆棧正在燃燒，那兒必然有大批的存貨……它燃起來就像引火的东西一樣！”

一陣新的火風吹來，烟幕開始掀起。彼得現在看見了一半崩潰的堆棧。从堆棧現在还存在的一邊，火焰跳過去達到一個鄰近的住宅。

“這些倒霉的焦煤！”不斷咳嗽的老人說，“因為高熱度的緣故，它開始發散煤氣，煤氣沖進地下室，你知道，地下室還淹在水中，水越來越高。頓時秩序大亂。每一個人都想逃命。女

人們喊救命，她們講了阿道尔夫①和他的部長們一些猥褻不堪的事情，你应当聽一聽就好了！個別的人努力把濕了的衣服蒙着嘴來救自己的命。就是這樣我失掉了我的上衣和一些破爛的東西。忽然之間我們聽見槍聲。那時真是亂極了！你很難相信，我的先生，一個護衛聯隊的軍曹把他的妻子、他的母親和他自己槍殺了，還有四個人受了傷，他必然完全瘋了，這個人還曾經在前綫作過戰。四十六個人在那個倒臺的地下室里送了性命。要是這種情況繼續下去……要是夜里再有空襲，我的上帝，你瞧，那里邊還有人呢！”

從一部分燃燒堆棧旁邊的住宅里，防空服務員拖出一些滿臉熏黑不斷叫喊的人。個別的人像瘋子一般四圍亂打，努力去撕掉身上的衣服。一個女人的頭髮在燃燒。

一個防空服務隊的隊長和一個先鋒隊的上等兵，扔一張帆布的天幕在她身上，使她在地上滾，來撲滅她身上的火焰。

忽然之間一個神秘的爆裂的聲音響起來了。一種使人不能呼吸的空氣壓力衝到街上。大家都叫喊起來。彼得深深地彎下身子，好像一個沉重的炮彈從他頭上飛過去。一座陽台從燃燒的住宅倒塌下來，它把第二座陽台也一齊扯下。他們把防空服務隊隊長、先鋒隊的上等兵和那個女人掩埋在瓦礫之下。濃厚、紅色的血水，從沉重的大塊的水門汀下邊涌冒出來。

從第三層又喊出了救命的聲音。在煙火中站立着一個男人，手上抱着一個差不多兩歲的孩子。他再也不能穿過火焰

① 希特勒的名字。

退回去。下面的人大声叫喊來警告他。这是無意識的。房屋前面的建筑砰地一声倒塌下來，一股巨大的塵土和火焰組成的云烟向上旋轉涌冒。在最后一秒鐘彼得还看見，一个小小的黑球，四圍飛散出火花，从上面很高地飛躍下來。

下面一个女人像被鬼抓住了那样地叫喊。那只飛散火花的黑猫正掉在这个女人的背上。

“救命呀！救命呀！”女人还在叫。

“把这只小猫帶回家去，放在煎鍋里，上面再加几个炒鷄蛋！”一个男人这样忠告她。

三四

彼得看够了。他退回來走到第一道橫街，接着再走下弗里德利希街，到哈納兴門。不断地他碰上禁止通行和裂口的地方，从那兒他可以望見远处住宅区廣闊的、还在冒烟的廢墟。

在一个剛才崩潰的房屋旁边，許多人挤在一塊兒。那兒一張空軍元帥戈林穿上他异想天开的罗恩格林①式的制服，手里拿着元帥指揮棍的像片，釘在兩塊小木板上面，像片旁边貼上鋼甲拳②第二百一十四期，里边有一个地方用紅筆划了出來：“誰站在炸彈要击中的地方——假如他聽見信号——連恐怖的一秒鐘在內，他还有四秒鐘的時間可以达到安全的地

① 中世紀一種傳奇中的騎士，同時也是德國歌劇家瓦格勒所著天鵝騎士中的主角。

② 鋼甲拳本來是一種專門击毀鋼甲車的武器。此處系指當時納粹匪首戈林所辦的一種宣傳戰爭的報紙。

方。”

“真的，依照这样說法，一个人决不会遭遇什么危险的！”一个男人肯定地说，吐了一口唾沫。

“我要从戈林那儿去借用他那只金表，”一个女人说，“因为要计算有几秒钟！”

“从这样一个大肚子说出这种卑鄙下流的谎话！”另外一个女人说。“我只想看见这条血做的腊肠有一天爆炸起来！”

“他总有一天会爆炸的……”

“他有他的飞机可以溜走……”

“只要他还有时间溜走……”

“把那只肥猪扯下来！”一个女人挤到前面说。

“不，让他挂上好了！”男人说。“让大伙仔细瞧瞧，他们到底醒悟过来了！”

彼得有一秒钟想干预这件事情。可是他已经耽误太多的时间了。

现在他用一切的力量和灵巧跑下大街，不顾一切跨过障碍物，就像在敌人位置前面的战场一样。最后他到达了腾柏尔霍夫。那一个男人的话还在他耳里坚持不肯出去：“让大伙仔细瞧瞧，他们到底醒悟过来了！”

三五

他找着了腾柏尔霍夫高射炮队的战斗司令部，他打电话给艾雷希的炮位，他知道，高射炮助手波格尔已经准假回家一直到二十一点钟，在一个钟头以前，他已经离开了炮位。

“同志，你不愿意跟我们作一个钟头的伴吗？你既然来到

這兒，你不可以告訴我們一些前綫的事情嗎？”值班的中尉命人開一瓶白葡萄酒。“一瓶法國貨。目前你在俄國也許不能享受這個罷？”

“請你原諒，可是我很忙。”

“一個人決不應當忙，”中尉一面解釋一面斟滿玻璃杯。“一個人要去死是用不着忙的。”

“你說得對！”彼得回答道。“昨天夜里我的哥哥就在這兒陣亡的。”

“昨天夜里嗎？”

“我的母親正在家里等候我們。”

“請你原諒，同志，當然，你應當趕快去！只是這一杯酒——請你允許我——祝福你的哥哥！再一杯祝福還活着的人！今天我們都是沒有把握的！這些倒霉的空中強盜！我們大伙都見鬼好了！我們的人越來越少，你趕快去罷！”

一個年輕的高射炮助手帶着彼得走過騰柏爾霍夫，他回到了黑暗的、烟雲籠罩的城市，他好像感覺，他走近了一個黑暗神秘的森林，森林里边有許多敵人正在埋伏着等候他。

“幾年來這一切辛苦的途程到底為的什麼呢？難道走過這座烟火繚漫的城市是毫無價值的嗎？”

是否吳爾茜正在焦急地等候着他呢？

但是，一件事情不是沒有價值的；他曾經把他母親的心弄得稍微輕鬆了一點。

复仇之神

三六

“你問我不公平的行为包含些什么嗎？”老希騰赫尔蒙轉身向着死了的海英慈，把他的椅子很近地推到床头，同时他压低声音，來保持他們談話的親密性。

“不公平的行为有各式各样的种类和各式各样的程度，我的孩子，他們是很不相同的。如像劫掠人类的意志，或者意圖压迫人类的意志，这是一种嚴重的不公平的行为。另外一种不公平的行为就是：把真理变成誑話，把知識造成虛偽。还有一种不公平的行为就是：因为恐懼的緣故，自己有了知識却保持緘默。你瞧！”

現在他坐在床边上，这位老教授，为的是要准确地觀察他从前学生的面孔，为的是要看出他的同意或反对。

“你必須要明白，我的孩子，每一个不公平不停留在它自己的本身，因为不公平本身不能單獨存在。我們寧肯說，不公平的对手——公平——反而更能够表現它。就像天空中的黑云經過長久的時間堆積團結，一直到电光从黑暗里爆裂出來，炸开密云，降在地上，反而把明亮的天空更純潔地照耀出來。或者用亞里斯多德^①的話來說：在不公平的行为和不公平的忍受中間存在着公平！這兒我大概解釋得不够清楚，我的孩子……”

① 希臘哲学家(紀元前三八四——三二二)倫理學是他許多著作之一。

他把手放在死人的肩上。

“黑云同电光的形象是不完全适当的，因为刚好是不公平產生公平的觉醒和实践。然而这并不是指电光是正电和負电中間的產物，不是指天上掉下來的神祇^①，也不是指苏格拉底純粹的知識，說知識就等于美德；我們寧肯說，美德——对真理的爱、勇气、正义感——是心灵和精神一种不断的实践，一种不断的行动的產物。誰要是在必須行动的时候不行动，誰在必須說話的时候不說話……海英慈，我的孩子，我們昨天正要繼續我們的談話，你知道，我們的談話是关于在俄國的哥德帝國的問題……

“呵，你說：‘在今天这样一个时刻這個問題對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你瞧，你這樣問，這剛好就是我的罪過！是的，我的孩子，因为我保持緘默，沒有不顧冲鋒隊副隊長的在場和空襲警報的發出，把這個問題的意義揭露出來！因为，假如我昨天鼓起勇气，及时把談話的水閘打開，整個的誑話和歪曲就會在你的心里徹底肅清，也許你就會留在这儿，頭腦清楚，現在還活着呢！不，我的孩子，在大的誑話的前面沒有小的問題！我們延期的談話變成復仇之神了！

“你說：‘今天是採取另外一種行動的時候了！’

“但是，我告訴你，海英慈，昨天我們沒有進行的那個談

^① 原文是神从機器上下來。在希腊悲劇演出時，舞台上有一種機器，在緊要關頭時，神从機器上下來解決問題，代表神从天上掉下來解決問題，也就是沒有根據的解決方法。

話，就是行動的第一步！你瞧，你們大伙對於這種問題沒有工夫來討論。你們認為，你們跑來跑去，射擊，救人性命或者幫助人，收拾炸毀了的房屋的殘余，這才是行動。但是靠這種行動，你們對於你們想要‘幫助’的同伴，朋友，母親，以及其他一切的人，能夠改進什麼呢？難道因為你們這種行動戰爭會變樣兒嗎？難道因為你們走下炸毀了的地下室，搬開瓦礫，或者用高射炮射擊，和平就會來近一點嗎？你也不能這樣說呀，我的孩子，你瞧！是的，假如我們在這兒採取一種行動，能夠改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或者能夠在人類中改變真理和謊話、糊塗和知識、無知和求知之間的關係，假如我們能夠像恩培多克利斯①那樣，沖進維蘇威火山，要探求事物的根源，……這不過是他沒有滿足的求知的欲望，求真理的沖動的表現，這個我們用不着仿效……但是，假如我們今天鼓起差不多不能想像的勇氣，要把我們四周事物發生的根源徹底考查，要把我們這個致命的問題：‘個人能夠做什麼？’全心全意地加以研究……”

老希騰赫爾蒙深深地沉浸在他同死人的談話中間，他沒有聽見走廊里開門關門的聲音。他也沒有聽見走進來的母親和艾雷希的聲音。

艾 雷 希

三七

母親把年輕的孩子拉進廚房，用全身的力量緊緊地抱着他，好像她要保護他，好像有什麼危險會使他從這個安全的屋

子里滑出去，就像在一个乱石盖着的斜坡上一样。她輕輕地呻吟。她全身战栗。

“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艾雷希驚駭地問。

她把他帶進房間，老教授仍然在那兒同死人談話。

艾雷希駭昏了。

他曾經在這幾天看了好些陣亡的人。但是現在在他的面前是他死了的哥哥。當然，他額上血浸透了的綑帶使人沒有懷疑的余地，海英慈的眼睛是閉上的，眼珠的邊緣深陷進去，海英慈直挺挺地躺在那兒，但是他的嘴唇就像要表示反抗，高拱起來，他好像在靜听什麼他想反對的事情。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教授在這兒幹什麼？母親干嗎不哭呢？彼得在哪兒？父親到哪兒去了？

他自己感覺說不出來地疲倦。在夜里起初他努力去收拾飯廳，接着又幫助高射炮裝炮彈，後來還值班守衛。在天亮的时候，又命令他參加搬運的工作，最後他從騰柏爾霍夫跑回家，因為沒有交通工具，因為他想回家告訴他必然憂心的母親，尤其是因為他今天晚上必須要再回到高射炮位去值班。但是這件事情母親事先用不着知道。

在他可怕的疲倦中，他就像通過一層密密的濃霧看見一切聽見一切。他很想明白一切的事情；可是他的思想立刻就像一些鉛彈一樣沉在黯淡的水中。他差不多沒有注意到，他正坐在廚房里边，用調羹吃湯。海英慈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① 希臘自然哲學家(約紀元前四九〇——四三〇年)，他說火、水、風、土是構成世界的四種元素，這四種元素靠愛同恨混合起來。

在第二座高射炮位旁边陣亡了一个防空协助員和一个瞄准手，可是海英慈不是一个坦克兵团的下士嗎？忽然之間他回想起來了，海英慈曾經受過坦克訓練，他是一個告假的軍官，在空襲的時候，他有責任走到最近的一个防空司令部，听候指揮，可以做簡單的炮手。事實是很明白的，海英慈是在高射炮旁边陣亡的。……

当母親要把第二样食物——蔬菜和馬鈴薯——給艾雷希端來的時候，他把頭放在手腕上就睡着了。他同海英慈一樣，有寬廣強壯的肩膀，雖然還是少年的、不够丰滿的肩膀，他同樣也有圓圓的頭，頭上有使勁向後梳的頭髮。他深沉地有規則地呼吸。又是一夜沒有睡眠，再加上一半天的值班！他們到底刁唆了小孩子們一些什麼事情呀！她應當把他叫醒嗎？真可憐！但是他可不能吃東西呀！她撫摸他的頭髮，把他的頭扶起來。

“艾雷希，趕快吃完，再去睡覺！”

他驚駭地四圍觀看，明白了她的意思，重新開始吃盤子裏邊的東西。

“你必須好好地睡，孩子！”母親說。

“八點鐘你必須要叫醒我，媽媽。准八點鐘！”

“今天嗎？”

“是的。”

“有什麼事？”

“一個討論會……在我們防空服務隊隊部。”

“艾雷希，干嗎你要說這句話呢？”

“什麼話？”

她俯身望着在桌旁坐着的孩子；但是他已經把头低向盤子，忙着用叉子戳上一小塊馬鈴薯。母親捧着他的头，跪在他面前，想看進他的眼睛，想很近地看進他淡褐色眼睛，他的眼睛左右躲閃，他的瞳孔在光亮中一开一閉。难道今天一切都是謊話和伪装嗎？难道今天小孩子們一定要欺騙他們的父母嗎？难道她貢獻了她全部的爱情和力量，为的是她的孩子們好一个一个地离开了她，为的是这个听起來刺耳的“偉大的整体”，好把她的孩子一个一个地偷走嗎？不，比这个还要糟的就是：从前她的孩子們每當經驗了什么事情，立刻就跑到母親这兒來，兴奋地告訴她一切的心事，現在他們靜默，現在他們欺騙他們的母親，現在一切事情發生之后，他們是死了的，全身血污的尸首抬到她那兒來。“这兒，波格尔太太，你有你的兒子，他曾經牺牲自己为了偉大的德國，为了‘偉大的整体’，为了領袖，为了帝國！請你洗滌他，跑到警察局登記处去取得死亡証，只是要赶快去办，因为已經有几千人在你后面等候着！控制你的神經，波格尔太太！我們的民族正面臨着最后的血战，你到底还有兩個兒子！”

“今天你留在这兒，艾雷希！現在，因为海英慈……每一个人都会明白，你明天必定要告訴你的長官！今天你留下陪伴我，我不讓你离开，我的孩子！”

她緊緊地靠近他，用手腕圍繞着他的膝蓋。

“我不能夠，媽媽！”

“你要到哪兒去？告訴我真話！”

艾雷希注意到，母親已經知道他的事情。但是假如她相信，她能夠命令他，能夠阻止他去值班，她就大錯特錯了。就

算她是母親，今天的事情是关系到比女人感情更高的东西！今天的青年們已經对領袖宣过誓了。他佩上希特勒短劍，劍身的凹槽上面刻得有題詞：“血和榮譽”，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告訴我真話，艾雷希！”母親再說道。

“今夜我們有战斗，我的高射炮旁边有兩個人；我們要全体出动，就在今天夜里。”

“你又有值班嗎？”

“是的！”

母親仔細審視她的兒子，差不多像審視一个生人。“是的！”他對她說，這听起來好像他在說：“得令！”但是這不过是几秒鐘的事情。接着她感覺她自己的心活像有人把她的心抓在一个拳头里边一樣。可是她的心在拳头里抽動，它在使勁地跳躍，它在抵抗。同時她的頭開始在工作，好像在對她說：趕快爭取時間，趕快爭取時間！艾雷希要睡覺，他會睡得像一个死人，因為他是這樣地疲倦。那麼她還可以爭取一兩個鐘頭的時間，一兩個鐘頭，今天已經是很多了。

她站立起來，走進她同她丈夫的寢室，把自己床上的鴨絨被窩牽開。

“艾雷希！在你的寢室空出來以前，你就呆在這裡好了！”

“不要忘記叫醒我，母親！”

“安靜地睡，我的孩子！”

三八

十分鐘之後她再轉來，艾雷希沒有脫靴子，沒有脫衣服，躺在床上。她發現他的軍服上有小小的火燒的窟窿。她恐怖

了。假如那是磷怎么办呢？

她扶起他的上身取下他的腰帶和肩帶，解开他的軍服；他在半眠半醒中幫助她。她打开他的襯衣。皮膚个別的地方可以看見小小的、皮面的火燒的痕迹，但是沒有磷的斑点，她曾經聽說，这种斑点会引起發炎和疼痛。

她拿起軍服，想把上面的石灰和泥土弄干淨，同时补好那些小小的火燒的窟窿。她在厨房里刷泥土和石灰，她重新縫上松下來了的臂章，她取出一小团毛綫，开始縫补火燒的窟窿。

这也是她一种日常的工作，只要她的孩子們的衣不整齐，她就替他們縫补。她常常留心，要她的兒子們出門的時候，整整齐齐，就像“剝了皮的雞蛋”。現在艾雷希也要干淨漂亮地走到服务的地方。他剛才怎样說呢？“八点鐘你必須要叫醒我，媽媽，准八点鐘。我們全体出动，就在今天夜里。”

今天他——艾雷希——又要走了。他們通通这样跑走了，昨天彼得，海英慈，今天她最小的兒子，艾雷希，她——母親——沒有旁的事情可做，只有替孩子們預备吃的东西，收拾衣服，讓他們出去，再等候他們。她現在干嗎要补窟窿呢？为的是一会艾雷希好离开她嗎？明天軍服上將会有多少裂縫和斑点呀？忽然之間她看見海英慈軍服上面大塊的、凝結的、棕紅色的血迹。原來就是为了这个她工作嗎？就是为了这个她縫补，清潔艾雷希的軍服嗎？

她不能再往下做了。她把針和毛綫放在一边。可是那兒還有艾雷希的皮帶呢！她机械地拿一塊法蘭絨來把黑色的肩帶和腰帶擦亮。腰帶上挂着希特勒少年隊的短劍。她把短劍

抽出來，在明亮的鋼鐵上讀出“血和榮譽”幾個字。

“血，血，又是血！”她激烈地叫出來，把短劍再按進去。

她感覺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激動，一種狂野的憤怒，一種從來沒有經驗過的絕望。她拿起軍服的上身，遠遠地扔在窗檯上。軍服差一點掉下去。倒是掉下去好了！沒有這件軍服艾雷希是不能去值班的！

她走到窗前。

整個的東西，只要她輕輕一推，就會自動地深深地掉在下面院子里。但是下面的人可能發現，又送回來。不行，她必須要把它徹底肅清，要徹底！要趕快！今天夜里艾雷希又要值班，今天夜里逆料湯密又要來，他大多數時間接連兩夜進襲。死了的海英慈還躺在那兒，他剛剛休假回來，現在躺在房間里，今天晚上艾雷希又要去站在高射炮旁邊！

“我再也不讓他走了，不，我不讓他走，無論如何我決不讓他走！”母親呻吟道。

難道她是一個虛無的東西，甚至於比一個虛無的東西還要少，什麼感覺都沒有嗎？可是她的心還在她的胸里跳動，在她的胸里奮鬥，她不能不用手來緊按着它呢！在她樓下的住宅里，無線電收音機正在怒吼反對“英國空中強盜的恐怖襲擊”。但是難道這種顛狂的廣播聲音本身不是對人類的生存一種不人道的襲擊嗎？難道一個人不願意聽的一切話也要非聽不可嗎？她很想把下邊這個廣播的白鐵喇叭踏成粉碎，她只想聽她自己內心的聲音，只依照她內心的聲音來行動。她很想幫助她的兒子，拯救他，不讓那個年輕的生命遭受毀滅，她，她是母親呀！難道她沒有權利這樣做嗎？到底那是怎樣可怕討厭

的話，那個冲锋隊副隊長和戈培爾部長勸告小孩子們的話，說他們知道怎樣對成年人作“示范的死”？死，老是死，這就是他們永遠的調子！難道她為了這個緣故生小孩子嗎？

她的目光注視到昨天她裝馬鈴薯回家的提籃里一張很大的包裹的紙。她可以把艾雷希的軍服、皮帶和帽子……

三九

一個女人跑過柏林西北區已經黑暗了的街道。她裹在一件寬大綠色粗呢的大衣里边，她手臂下邊緊緊地夾着一張灰色厚紙包起的包裹。就像接受了一個什麼緊急的任務，這個女人跑向勒爾特爾車站。難道這個女人不知道，自從昨天起車站的交通已經停止了嗎？

街上的人在天黑盡以前，都想趕快走到目的地，因此沒有人特別注意到這個慌慌張張的女人。

母親從窗櫺上拿下艾雷希的軍服、皮帶、短劍，跑向勒爾特爾車站，她還看見青黑色的濃烟上升，就像許多巨大的樹干，分成許多的樹頂，矗立在暮色的天空之中。她朝着這一個方向跑，只有一個單獨的思想驅迫着她。

毀壞了的區域已經出現了。整條的街道就像掃光了一樣。那兒升起了許多瓦礫的小山。這兒那兒還豎立着一個透明的房屋架子。濃烟涌過方形的空隙，這些空隙就是從前的窗戶，濃烟沉重緩慢地圍繞着破爛的、齒形的高牆，就像一場暴風雨圍繞着山頭一樣。到處都發出紅光，到處地上都在燃燒。這已經不是一個城市，這簡直是一片驚心動魄的風景。一句話不講的人群，就像牛羊一樣，在一場暴風雨中飛奔，心慌意亂地

拥挤过去。狂奔过來的陰影越來越多。

黑暗增加了。

勒尔特尔車站上面的烟云帶上一種深紅的色彩。母親向着那兒急急忙忙地走去。

現在她站立在一個棕紅色的濃烟密布的廢墟的前面。很少數的低矮的牆垣留在那兒。从烟里顯出一些尖頭的高柱，高柱上還有一些橫梁的殘木在燃燒。

圍繞着从前整排的房屋，希特勒少年隊防空服務員努力去保持斷絕交通。但是許多女人和小孩子不斷地冲進去，想用鏟子，鋤頭，鐵棍，在破瓦頹垣的下面，搜尋他們掩埋了的財產。

“大家退轉來！嚴格禁止走進起火的地帶！”一個少年的聲音在命令。

“我們的防空部長最好退轉來！”一個女人叫道。

“他已經把他空軍元帥的制服去換一個礦工的深坑，現在他正蹲在一個在地下五十公尺的地方呢！”

“那是誰??大家站着!!”一個少年的聲音一面尖銳地叫一面用手電筒照來照去。“假如這兒有替敵人宣傳的份子在活動……”

“你最好去弄一把雨傘來，小家伙，也許這兒天在下白齒呢!”^①有人在黑暗中喊。

現在大伙都擠上前去，包圍着這個希特勒少年隊防空服務員和另外兩個希特勒少年隊員，他們在街上擠成一個鬧鬧

① 意即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嚷嚷的黑塊。

四〇

在一列破房子的角落，在冒烟的牆脚石中間，有一堆燒焦了的廢物，一个女人正圍繞這一堆廢物走來走去地找尋。除她以外沒有一個人在那兒。

从大街上，一个相当大的探照灯的光綫，扫射过这一帶地区。每次突然光亮的时候，这个女人就蹲下身子。从大街上她听见那些刺耳的、絕望的、憤怒的声音。

“誰要禁止我們从燒毀的地方去挖掘一些破碎的东西呀？”

“你最好立刻躺在里边去！”

“不要鬧，孩子們，为了你們几塊燒焦了的破布是不值得的！你們只消寫一張明信片給我們的空軍元帥就够了，他会送你們一套國家獵人的制服，依照你們的身份來遮盖你們赤裸的身体！”

“喂，你那个人，你給我站着，我說！檢查那个人！”

探照灯的光綫扫过这一列房屋的地区，母親在牆角边蹲下身子來逃避掠过的光亮，忽然之間，她大吃一驚，几步跳回來。那兒在牆角边从黑黢黢的廢物堆里一張面孔睜着大大的眼睛在釘視着她；一个女人，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刹那必然曾經大笑，或者在極端疼痛中大叫，因此她的嘴边挂着一根流出來的、滿粗的血帶子。

她曾經在哪兒看見过这个流血的女人面孔呢？她很想跑开。但是好奇心的痛苦緊緊地抓住她，就像一个人曾經忘記

了一个名字，他又一定想要重新找尋着它。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她自己的事情，她一定要進行到底。这一个角落，这一个燒焦了的廢物堆，下边一定还有余火，她覺得是特別適當的地方。她四圍搜找，最后她發現了一根相当長的鉄棍。她走到燒焦了的廢物堆，用鉄棍撥开一个窟窿——呵，里面的紅火發出多么亮的光呀——她赶快把厚紙包的包裹塞在窟窿里边。她把鉄棍抽轉來。

燃燒的廢物掉下來把窟窿盖着了。

沒有人看見这樁事情……

在探照灯光綫掠过的时候，母親蹲在那兒就像一塊黑石头一样。只有兩只眼睛从旁边釘視着她和她的工作，就是那个死了的、全身血污的女人張得很大的兩只眼睛。

是否他們会掩埋或者报告这个女人呢？

难道她瘋了嗎？每一分鐘都是寶貴的！只是赶快离开这兒罢！

四一

母親已經重新站在大街旁边；那兒还有許多喧嚷激动的人挤來挤去，廢墟里爆發出一团小火。現在牆垣的骨架从黑暗中明顯地暴露出來，在龐大的廢物堆上小股紅色的濃烟升起，穿進黑夜之中。

“爆炸的危險！”防空服務員少年的声音尖銳地叫。“大家退出禁止通行的地方！”

女人們憤怒的喊声。命令的叫声。个别的人形从廢墟地帶向着大街跑去。

母親安靜地走回來。

她感覺自己輕鬆一些。她相信，她摔掉了包袱，摔掉了負擔，摔掉了一個很大的危險。

她第一次感覺，她真正的做了一件事情——這一件事情沒有人命令她，沒有人委托她，沒有人盼望她做，就像她預備午餐晚餐，就像她收拾衣服和住宅一樣。她曾經做了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自己內心要求要做的事情，自己命令自己做的事情，她以母親的身份為了她自己的孩子，為了艾雷希，做的事情。讓他們都反對她好了！她曾經為了她的兒子做了她必須做的事情，她相信這件事情是有幫助的。讓他們來罷！她不怕。

他們把海英慈弄走了，彼得也弄走了。現在艾雷希又要走同一條路。她，母親，應當袖手旁觀，站在那兒，讓他們把自己的兒子一個一個地搶走嗎？為了什麼？為了“血和榮譽”，就像在少年隊員希特勒短劍上鐫的字嗎？難道因為她怕沖鋒隊副隊長帽邊上的骷髏嗎？

母親忽然停步站立。她靠在一所房子黑暗的牆上。要是艾雷希找不着他的軍服，他會說什麼呢？她自己怎麼樣對他說呢？他同海英慈一樣，是一個暴躁如雷的人。她愛孩子們烈火般的性情，一直到現在她一點也不怕，她在自己的心中抵抗他們。可是在這次休假當中，起初就像突如其來的一種幸福，可是她覺得孩子們改變了，更生疏了。孩子們的烈火不是她自己心中的烈火，他們的烈火，潛伏，閃爍，飄動，隨時準備互相襲擊，他們的烈火隱藏在奇怪的語言烟幕后邊，這一類的語言大家每天都在廣播里聽到，在報紙上讀到，在艾雷希的短劍上

見到，他們的烈火有血腥的氣味，火焰的氣味，死亡的氣味。

忽然之間她的心又變沉重了。是的，她必須要回家。她慢慢地走過靜夜的街道。

人影又匆匆忙忙在她身旁走過。她已經把她自己的事情做了。這件事情算是完畢了。現在她應當做什麼呢？

她感覺寂寞。難道柏林城除她以外沒有許多的母親，她們的兒子們就像碎石一樣，被人扔在火車里边，載到遼遠的俄國嗎？難道她們的孩子們不是被人安置在高射炮旁邊，事實上並不能夠把英國人趕出柏林嗎？這一切為的是什麼？這一切為的哪一個？到底還有多久？難道其他的女人真的願意聽其自然，一直到她們的丈夫和她們最後的兒子一齊陣亡嗎？

不，沒有一個女人會抵抗，沒有一個女人會了解她，沒有一個！

但是她們却為了一點破布、家具、小東西叫起來，因為他們不讓她們從廢物堆里去挖掘！她們就是這樣叫！或者她們眼睛張大像玻璃一樣，全身血污，躺在冒煙的亂石下面，就像剛才兩個眼睛可怕地死釘着她的那一張女人的面孔。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到底她姓什麼呢？她曾經在哪兒聽見過或者讀過關於這個女人的事情呢？呵，是了！就是她！彼得曾經對她講到一個俄國的女人，一個農婦，這個農婦站在她的母牛前面，因為兵士們要帶走它，下士因此對她開槍，她全身是血倒在地下，下士還用自動手槍打碎了她五歲小兒子的頭蓋骨。事情就是這樣的。

一直到昨天，她從來沒有聽見過或者注意到這樣的事情。

但是当她在門边偷听，听见彼得親口講出这一个故事，那时海英慈表示反对，老教授加入，冲锋隊副隊長怒吼起來，她怕極了，她生动地看見那个俄國的農妇，她的眼睛張大，凝視，迫人，滿臉都是鮮血。但是那到底是回家的孩子們慶祝的晚上呀！在这样一个晚上，他們不应当爭論这样可怕的事情，他們应当高兴，久別重逢他們应当幸福！那时她赶快拿着留声机，走進房間，同孩子們瘋狂地跳舞。

是的，事情就是这样的。

今天海英慈死了。彼得离开她了。艾雷希接着又要站立在高射炮旁边，就在那兒昨天夜里兩個男人或者兩個孩子曾經陣亡。

事情就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这一个緣故她曾經冲出去燒軍服。后來从黑暗的廢物堆里那个鮮血橫流的女人面孔釘視着她，就在这兒，就在柏林，就在勒尔特尔車站，不是在那兒外國什么地方的鮮血橫流的俄國農妇的面孔。可是這兩個腦袋現在融合成为“一个”腦袋，好像兩個腦袋中了同一个槍彈一般。

不，这样想簡直是瘋狂！难道这个被炸彈炸死了的女人也是中了一顆德國槍彈死了的嗎？瘋狂！这簡直是瘋狂！

但是她剛才不是曾經問过：干嗎这兒柏林的女人要讓他們把她們的丈夫和兒子，像碎石一样运到俄國，使他們在外國毫無用处成千成万地死亡呢？干嗎柏林的女人要容忍，讓他們把她們的孩子們毫無用处和毫無意义地放在高射炮旁边呢？因为湯密越來越勤，越來破坏越厉害……难道这兒的女人和男人自己一点不負責任，讓这个女人在勒尔特尔車站旁边，腦

袋炸破，躺在廢物堆下面嗎？是否那個下士，他曾經用自動手槍打碎了俄國農婦的腦袋，同時他也打死了一個德國的女人呢？

呵，這一切太可怕了。她簡直不能想到底。她曾經對於她的孩子們抱了很大的希望，希望他們能夠對她說幾句關於戰爭明顯安慰的話。現在孩子們却是這樣，她已經失掉了他們。現在還活著的孩子也要繼續地跑進死亡，好像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難道真是不可救藥嗎？不可救藥嗎？

她至少曾經做了一個努力，一個非常微弱的努力。

但是這件燒毀了的軍服真的能夠阻止艾雷希的道路嗎？她曾經這樣做，依照她所了解的這樣做。

要是艾雷希發現了這樁事情——在下一個鐘頭他必然要發現——他將會發狂地反對她，就像海英慈發狂地反對他父親一樣，那時他把叉子向他擲去。她將會失掉她最後的一個兒子！

她不能再思想了。她要回家去幹什麼呢？

忽然之間，她怕她自己的住宅，她怕燈光，她怕死了的海英慈，她更怕正在睡覺的艾雷希，她必須要叫醒他，或者他自己會醒。

這兒大街上，黑糊糊的，沒有一個人。在這個時候，一般人都做完工作回到家里了。電影院、酒店、娛樂場是關閉的。在無盡的、矗立的、黑色的房屋的牆垣之間，一切都是沉寂，黑暗，沒有一個人。

她很想在這兒留下。

但是她不得不回家！也許父親已經回來忽然站立在死了的兒子的面前呢？也許艾雷希已經醒了，為了軍服，把房子鬧

得天翻地复呢？也許冲锋隊副隊長和彼得已經拿着死亡証回來了呢？最后父親整天办公或者参加消防隊之后，他不能不吃东西呀！

她疲倦地繼續走回家。

雪球滾动了

四二

冲锋隊副隊長哈塞把艾雷希搖醒了。

艾雷希因为在高射炮旁边抵抗敌机的时候，表現了勇敢的态度，獲得了二級鉄十字獎章。冲锋隊副隊長从区隊長那兒親身獲得了这个消息。因为这个緣故他再來一次。

“赶快起來！一百四十度的速度！穿衣服！領袖命令獎勵五个青年人。今天晚上集合的时候你就会得着你的鉄十字獎章！我祝賀你——繼續坚强地服务！”

“我獲得鉄十字獎章嗎？”艾雷希滿臉高兴地問，同时不相信。“冲锋隊副隊長沒有开玩笑嗎？”

“你还張着眼睛瞪着做什么？你瞧着好了！赶快，赶快，沒有多少時間了！”

他走進隔壁房間。

艾雷希一下跳下床來。真見鬼，他的东西在哪兒呢？軍服在哪兒呢？媽媽到哪兒去了呢？她不在厨房，也不在房間。也許由于她愛清潔的習慣，把他的东西洗干淨，挂在什么地方吹干。这真是令人受不了的事情！

他从走廊壁櫥里取出旧的訓練服裝穿上。从隔壁房間他

听见冲锋队副队长激动的声音和教授的声音。

“不，这不是不关重要的事情，”老希腾赫尔蒙说：“这绝对不是不关重要的事情，我的孩子……”

“我不是你的孩子！”冲锋队副队长打断他的话。“以后我们将要用一种另外的声调来谈话，请你注意这一点！”

“好的，冲锋队副队长先生！就让它这样罢：但是因为这个缘故，这到底不是不关重要的事情，这儿是一个客观的真理，没有人能够永远违犯它，而不受到惩罚。”

“客观的真理吗？你那个脑子的游戏只有使魔鬼感兴趣！”

“这不是一个脑子的游戏，我的孩子——请你原谅！冲锋队副队长先生——，这是一个客观的确定，是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要依照斜坡上滚雪球的规律……”^①

“你在圣诞节的时候去告诉你的祖母好了！在这儿我们同雪球根本无关，同我们有关的是在我们国家里敌人的炸弹和敌人的谣言！”

“雪球同我们有关，一些变成炸弹和雪崩的雪球同我们有关！小小的水滴可以洞穿岩石！”教授热情地说。“你既然谈到敌人的谣言……好，很好！你还记得，昨天我们曾经谈到哥德人和所谓在俄国的哥德帝国……”

“‘所谓哥德帝国！’真是太奇妙了！这儿你已经养成了一种最高度地奇妙的观点，你必须要在另外一个地方再一次辩护你这个观点！”

^① 原文是“雪片”，但“滚雪片”比较难解，故改译为“雪球”。

“是的，这的确是一种奇妙的、可以爭論的一个观点！”老人一点不迷乱地繼續說。“这不过是一种意見，这还是一个沒有獲得肯定檢查的結論！因为假如在民族移动的过程中，哥德人有个别的氏族迁移——暂时迁移——到黑海的北边，那么我們根本談不到……”

“你說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們新的研究……”

“那是宣称，不是研究！”

艾雷希已經走進房間。他滿臉通紅，站在老希騰赫尔蒙的面前。

“你自己曾經在班上對我們演講，教授先生，說一个东哥德帝國統治了整个俄國的南部，难道你沒有說过嗎？”

“我曾經說过这句话；我的孩子，我說过这句话！”老人答。

“那么，你还有什么話說呢？”冲锋隊副隊長問。

“可是这句话同研究不符合，同科学不符合，同我的知識不符合，因为这个緣故，一个修正是急需的。”

“一个我們对于俄國空間歷史权利的修正嗎？”冲锋隊副隊長釘視着老人。

老人把他灰白色的头搖來搖去，他的山羊鬍子因此也像一個鐘擺一樣地擺來擺去。

“歷史权利嗎？因为有某个民族的种族曾經在某个地方分支，並沒有在那兒建立國家，發展文化，就算是有歷史权利嗎？”

“你要否認哥德帝國嗎？”

“我并不否認，冲锋隊副隊長先生，我并不否認！东哥德

帝國在多瑙河流域的登叶斯特尔的東邊，後來在皇帝特奧德雷希統治之下，它的首都是在上意大利的雷溫納！”教授講演道：“我只否認那一個哥德人分支的種族曾經在俄國建立了一個哥德帝國，在黑海旁邊建立國家，因此……”

“因此你否認，德國民族在這兒具有一個歷史的權利嗎！？”

老希騰赫爾蒙靜默了一會。他望着沖鋒隊副隊長，副隊長用一半收縮的眼睛在觀察他。他把他的目光轉移到十五歲的艾雷希，再轉移到死了的海英慈，海英慈啞口無言地、莊嚴地躺在那兒，就像躺在雷溫納教堂里邊的石棺材里面一樣。他接着輕聲地說：

“歷史向我們要求準確和真理；就是我們的存在，我們的生命在長期中也不容許謊話。這個死人可以要求我們作一個理由的說明，同樣……”

“停止你的胡說罷！”沖鋒隊副隊長斥責他。“我曾經向你要求一個明白的答復！到底你回答是還是不是呢？”

“不是！”教授現在也同樣尖銳地回答。“不是！在俄國沒有過建立成國家的哥德帝國。至于談到那兒的歷史權利……”

“够了！一切都明白了！”沖鋒隊副隊長吼道。“我們不會讓你繼續對青年講述你這種愚蠢有毒的胡說，這個我可以保證！你大概是受了猶太人和敵人組織的津貼罷！”

“孩子！”

老希騰赫爾蒙舉起手向着沖鋒隊副隊長上前一步。

沖鋒隊副隊長在胸口上打了他一拳，老人站立不穩，向着

床倒下去，床上死人海英慈的右腕受了震动，从床边垂下来。艾雷希跳上前去：他拿着他哥哥的手腕，重新举起来放在他的胸口上。

希騰赫尔蒙教授站立起来。他把额前灰白的头髮拭开。他是很安静的。他不感觉愤怒，他心里感觉很大的轻松。

“你曾经听见一切！”冲锋队副队长对艾雷希说。“你要做证人，并且在报告书上签字！”

“听你母亲的话罢，我的孩子！”

四三

“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母亲在大家没有注意的时候进来问。“你们到底又在干什么了？”

“我的东西呢，妈妈？”

母亲的目光似乎使艾雷希立刻明白了。

“我的军服、皮带、帽子到哪儿去了？赶快，妈妈，在一个钟头之内，我就要去值班！”

“值班……”母亲轻声地重述。

“他曾经表现得非常好，他，艾雷希！”冲锋队副队长开始说话，他直立在母亲面前，两只手叉着腰。“今天他将要是他队里第一个防空服务员，为了他在敌人面前的勇敢，获得二级铁十字奖章；他将继续他阵亡哥哥的纪念和传统！只要艾雷希还活着，海英慈就没有死！”

母亲静默了一会。接着她主要地对自己说：

“假如他也死了呢？”

她感覺一種劇烈的、不可以抵抗的痛苦，一種寂寞孤獨的感覺。當她在黑暗、荒涼的大街，身子靠着房屋的牆垣的時候她獲得的一種感覺。在那兒她只是一個人抱着這一種思想。在這兒明亮的房間里，同死亡的兒子在一塊兒，听着男人們差不多同樣死氣沉沉的談話，談到一個古老的哥德帝國，一個今天的鐵十字獎章，在這兒沖鋒隊副隊長，兩只手叉着腰，站在那兒，活像一個腊人，老教授活像一個從坟墓里出來的死鬼，在這兒生命還要更寂寞，更帶鬼氣。她為了最年輕最後一個兒子內心的鬥爭，她感覺得非常疲倦，因此事實上她只對着自己講話：

“假如他也死了呢？”

沖鋒隊副隊長在老希騰赫爾蒙的態度中間，已經看見了反抗精神的上升，在母親方面他也嗅到了危險的垃圾，雖然她的激動是由于兒子英勇的陣亡，本來可以對她態度稍微溫和一點的。他對準母親，開始他的演說：

“我已經有一次提醒你，波格爾太太，要控制你的神經！你是一個德國母親，是十萬個母親中的一個！請你想一想，戈培爾部長說的話，他說，希特勒少年隊血液檢查的統計，明白清楚地指明，我們的青年了解到了什麼程度，他們必須死在老年同志的前面！這是他們的責任！剛好是你，波格爾太太，你的兒子用全部的血來補充，為了領袖和帝國貢獻了他的生命！剛好是你，波格爾太太，今天這兒整個的屋子，整個的住宅區都瞧着你！你，波格爾太太，可以在為了這樣一個兒子驕傲的悲哀中，在一切的鄰居之前，抬起你的頭！”

母親在驕傲的悲哀中並沒有抬起她的頭。她直望着她死

了的兒子蒼白的面孔。

“我們要对湯密報仇，媽媽！”現在艾雷希說。“我們的高射炮隊長已經通知我們，在很短的時間，抵抗英國的新式武器就要運到加入戰鬥。在那個時候我們就會在二十四個鐘頭以內消滅倫敦，不讓它還剩下一塊濕點。”

“呵，孩子，你懂什麼？”

“我不久就會懂得比你所想像的還要多呢！”艾雷希激動地回答。“我將要受新式高射炮的訓練！”

母親很快地把孩子拉過來，把一只手腕圍繞着他的頭，另外一只手臂圍繞着他的肩，就像要保護他一樣。她用不穩定的差不多哀求的聲音回身對沖鋒隊副隊長說：

“呵，請你為艾雷希談一談罷，沖鋒隊副隊長先生，我請求你，同他的長官談一談，他們應當把這個孩子給我留下，他才十五歲呢。我明白，什麼事情要發生，什麼事情必然要發生，要是他在轟炸的時候，在外面高射炮旁邊跑來跑去。沖鋒隊副隊長先生，請你幫忙說一句話，他們應當解除艾雷希防空服務員的職務！”

這個高大強壯的女人，滿面憂愁，低聲下氣地站在她死了的兒子的床前，哀求她最小的兒子的生命，她給沖鋒隊副隊長一種痛苦的、令人起反感的感覺，簡直是一種令人發嘔的感覺。他應當怎麼說呢？難道這個女人一點沒有英勇犧牲的感情嗎？難道他生氣勃勃的演說對她一點影響也沒有嗎？他簡直不知道怎麼辦。他一面回身走一面回答道：

“這件事情我們不能夠決定，波格爾太太。”

“但是他的母親在這兒有資格說話，他的父母能夠決定這

件事情！”老希騰赫尔蒙一直到现在他只一个人在那兒沉思默想，他站在死了的海英慈的床頭，此時他忽然插話並且繼續補充道：“這個孩子還沒有成年呢！”

“我並沒有問你，你要放明白！”沖鋒隊副隊長叱責他。“還沒有成年嗎？你對於希特勒少年隊補充的責任的知識，你對於我們現在國家法律的知識，同你對於歷史的知識好像同樣地薄弱！”

“我必須要指出……”

“‘我’必須要指出，你曾經在這兒說了一大堆不負責任的、與民族為敵的臭東西！”他很近地走在老人面前。

“天哪！沖鋒隊副隊長先生！請你不要管我們的教授罷！”母親請求道。

“我們的教授嗎？真是太奇妙了！因為他在这兒替你們家庭帶來分裂，所以他是教授嗎！？”

“因為我很想知道，這個已經為了戰爭犧牲了兩個兒子的女人，她還想把她十五歲的孩子留在身邊，因為我……”

“停止你的胡說八道罷！”

“你不能够禁止我理性的聲音，也不能禁止我良心的聲音，你這個年輕人，”老希騰赫尔蒙怒吼起來，“我根本不願意聽你那種老一套的喇叭調子！”

“根本不願意聽我那種老一套的喇叭調子嗎？再說下去！請你再說下去！”

“你們所有的人本來的人性到哪兒去了，你們這些年輕人！？”老人同沖鋒隊副隊長面對面站立，沖鋒隊副隊長憤怒地、諷刺地、惡意地釘視着他。“那兒在你們旁邊躺着海英慈、

他，因为我的錯誤，不能听从我的話。彼得受了好几次伤还得要回戰場。現在這兒这个十五歲的孩子也要被人扔到憤怒戰神的車子下边去！”

“不，不，不！”母親叫起來。“不，艾雷希，你留下陪伴我，我的孩子！”

她用一切的力量緊緊地抱着她的兒子。但是艾雷希反抗他的母親，他把頭縮回來，利用他在體育學校里边同敵手鬥爭所學來的本事，他掙脫身子。

“讓我去罷，媽媽……”

“听你母親的話罷，我的孩子！”老人提醒他，把他拉到自己的身边。

冲锋隊副隊長也把艾雷希拉着，同时他用刺耳的声音轉向教授道：

“滾开！閉你的狗嘴！！”

“我已經对你說过一次了，冲锋隊副隊長，我再也不能够沉默了，我已經沉默得太久了。”老希騰赫尔蒙把他的声音压低。他把手从艾雷希的手臂收回來，放在他的肩上。他接着繼續說話，越說越憤怒，簡直不能控制自己：“不，不，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曾經花掉了我整个的生命，全部的知識，來教育你們这些青年，我可以这样說，成为真正的人，良善、聰明、明白事理的人，但是不是今天我所看見在我面前的、沒有腦筋的自动机器，鉛彈的射靶，开花彈和炸彈純粹的目標，为了这一切我根本上……”

“跟着我走！！”

冲锋隊副隊長用警察的手法，抓着老希騰赫尔蒙的衣領，

把上裝撕下來，他兩只拉向后邊的袖子就像手籠一樣，把他拴住，同時他用右手把手槍從槍套里抽出來。

“不許抵抗！”他一面叫一面舉起手槍。

母親迅速地抓住他的手：“天哪！”

同時艾雷希說：“教授並沒有抵抗！”

“我的孩子……”老人輕聲地說，用手對他做一個無效的動作。

“走罷！”沖鋒隊副隊長命令道。他回身對艾雷希和母親說：“關於這個案件，你們將要叫來作証的！”

他握着手槍，把老希騰赫爾蒙推出門去。

艾雷希和母親呆呆地，毫無辦法，站立在房間里，眼睜睜地望着開着的門。

忽然從走廊里再一次傳來教授強有力的聲音：

“聽你母親的話罷，我的孩子！……”

立刻跟着又是一種聲音，好像一個人踣了一交，用全部的力量打擊一堵木牆。母親驚縮一下，她推開艾雷希，要到走廊去。

不過外面的門已經關上了。

燒 毀 了

四 四

母親仍然跑進走廊。沒有人在那兒。她在外門靜聽。一切像死一般地寂靜。樓梯間也沒有聲音。衣服鈎上挂着她的

粗呢絨的大衣。在屋角里立着垃圾桶和掃帚。一切都和她多年以來習慣的一樣。還有那一張着色的石印圖畫——拿破侖的一小隊步兵在魏塞爾槍殺十一名希爾興軍官，最後的一位軍官英勇地撕開他軍服的上裝——這一張陳舊的石印圖畫一點不變地掛在來的地方。

干嗎要改樣兒呢？干嗎她要奇怪呢？十年以來一切就是這樣，昨天是這樣，明天還是這樣。一切都是有條有理的。她喜歡一切有條有理，這給她的生活一種穩定、平衡和安全。

干嗎這些死東西要改樣兒呢？干嗎這些死東西不應當像多年以前那樣站着挂着呢？干嗎這種情況要刺激她的神經呢？

她把桶子和掃帚放在櫥里，放在它們從來沒有放過的地方，它們根本不應該放的地方。她很想把那一張希爾興軍官的圖畫取下來或者掛在別的地方。她把大衣從鈎子上取下來，把它放在什麼地方，最好放在廚房里。她聽見那兒有一種聲音。他驚恐了。

她到底在思想什麼呢？

她趕快跑進廚房。

艾雷希穿上訓練服裝站在那兒，向前面瞪視。當他看見母親的時候，他迷亂地問：“難道他瘋了嗎？”

“誰，我的孩子？”

“教授！這樣瘋狂的話，在沖鋒隊副隊長面前說，這樣的瘋狂！他必然是神經錯亂了！”

“你怎麼能夠說這樣的話，艾雷希！相信我，他對你是好

意，比其他所有的人都有更多的好意！”

她悲哀地望着他。

“也許，”艾雷希說，接着他輕聲地加上一句，他說得這樣輕聲，好像有人可能偷偷聽見他的話：“他真是可惜，非常地可惜！”

他一下把夾克脫下來，接着脫掉他的襯衣，他走到排水槽，轉開水龍頭，把頭放在噴出的冷水下面，讓水流過他的頸項、肩頭和臉。

母親靜默地望着兒子。她不得不想到老教授，艾雷希剛才把他當作瘋子，沖鋒隊副隊長剛才在這兒住宅里逮捕了他，在走廊里用一切的力量推他去撞木門。她感覺一種新的恐懼。

“那是什麼意思，關於教授先生的事情我們必須作證，我們必須在什麼東西上面簽字？”母親問。

艾雷希現在把頭放在龍頭正中的下面，噴出的水在他的頭頂上噴開就像一朵薔薇花一樣，他的頭髮在他的臉上拍打。同時他喘息吐水，活像一個參加游泳比賽的人，在平泳前進中大部分身體都淹在水內。

“你在幹什麼，艾雷希？你會招涼的！”母親提醒他。“我可以給你熱水呀！”

艾雷希用手巾來拚命擦頭，他把手巾擰成一條緊緊的棍子，用它來打擊他的背和肩。

“他真的不應當說那樣的話！真可惜！”他說。

“他到底說了什麼壞話呢？”母親激動地反問。“關於他的事情我不作證，我決不作證！”

“我的东西在哪儿，妈妈？”艾雷希上半身赤露着站在她面前问。

母亲的呼吸停止了。

在房间里刚才紧张的场面中间，她已经把这件事情完全忘记了，就是在逮捕教授的时候，她在走廊上在奇怪地思想的时候，在这间厨房里边，她仍然忘记了这件事情。她也忘记了从烧毁的地区回家的路上所想到的、一切使艾雷希了解她的行动的办法。她充满了恐惧和紧张，她望着她的儿子。

“我的军服，我的皮带！”艾雷希重说一遍。

“我的孩子……”母亲开始说，但是她说不下去。她应当说什么呢？她觉得，她的心跳得很响，这种心的响声必然已经泄露了一切。“我的艾雷希，我的孩子，留下陪伴我，你应当留下陪伴我，现在你不许跑开！”她冲口说出来，想把儿子拉向自己。

艾雷希退后一步。

“公事是公事！”他军人式的宣布，简单，明了。“我的东西在哪儿，妈妈？”

“我把它弄走了！”母亲轻声地说。

“弄走了吗？”

“是的。”

“那么现在在哪儿呢？”

“烧毁了……”

艾雷希目瞪口呆地望着母亲，不明白她的话。也许她在讲别的什么东西。这些日子她的脑子里的事情太多了：海英慈和彼得突然回家，轰炸，海英慈的死，教授的被捕，这些事情

一齐到來，未免太多了！可是，他現在也無法停止。在一个鐘頭之內，他就要值班，公事等候着他，再加上今天他還要獲得二級鐵十字獎章。

“我的意思是，我的軍服，我的皮帶，我的帽子到哪兒去了？趕快，媽媽！”

媽媽不講話。

他向她走得很近，抓住她的肩，想把她從昏迷中叫醒。也許她不懂“軍服”這一類的話罷？因此他簡單地問：“我的制服，媽媽！我的制服到哪兒去了？”

“我說過了。”

“什麼??”

“燒毀了。”

“你瘋了嗎，媽媽！？你說的什麼無意識的話呀？這簡直是瘋狂！”他叫道。

她用驚恐畏懼的眼光注視着他。

“清醒過來罷，媽媽！答复我！我已經耽誤了這樣多工夫，我會耽誤我的值班，我沒有工夫了，媽媽！不要开玩笑，媽媽，告訴我，到底什麼事情發生了，媽媽，告訴我真話，媽媽！”

“那就是真話！”

艾雷希站在那兒，可怕地緊張，他捏緊拳頭，他瘦削的少年身軀激動得喘氣，每一次呼吸，所有的肋骨都突出來。他不可能耽誤值班，特別是在昨天的戰鬥他表現了成績之後，今天在集合的時候，他就要獲得鐵十字獎章。他必須要到炮位去，就算他光着身子也要去！他要干脆地，像現在這個樣子，穿上他的訓練制服，沖到那兒去報告，說他的軍服和其他的東西在

昨天空襲的時候，被火燒壞，他不能再穿戴了。這類事情是常常發生的。沒有人會因為這個緣故責備他，特別是今天不會責備他，因為他今天要獲得鐵十字獎章。

事情是沒有問題的。

他趕快穿上襯衣和訓練夾克。只是他把母親怎麼處置呢？她的腦筋一定是昏亂的，也許因為海英慈的死和種種的刺激，她已經變瘋了罷？只要父親或者彼得最後回來就好了！但是他們一定被動員去做消防隊的服務員，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今天夜里也不能回家。他怎麼辦呢？他不能留在家里，無論如何是不能的！那位在他們樓下住的教授，他們的朋友又被捕了。自然，海英慈是在那兒，但是他不能夠幫助什麼。他應當請一位鄰居照料母親嗎？在這座住宅里將會傳出一種可怕的謠言！母親會胡言亂語，告訴別人，她把軍服燒毀了！不，這也是不行的！

他必須要趕快動身！

他到底怎麼辦呢？

恐懼和勇敢

四五

母親站在廚房的入口，站在門邊，她把裙角卷成一團，咬在嘴里，好像她想阻止她自己說話或者喊叫。同時她用驚恐、簡直是瘋狂的眼光來觀察她最小的兒子。

艾雷希又遲疑了：他能夠讓他瘋狂的母親單獨一人留在家里嗎？

不想了！这样不行的！現在向这方面看，也許要松勁，这是沒有意义的。不管怎么样，母親是一个鎮靜勇敢的女人，这一点他是知道的。她会支持到父親和彼得回來的時間。只有他自己不能再等，一分鐘也不能再等！值班是不能等的！

他走到門口。

“夜安，媽媽！明天清早我就回來！”

他握着她的手。她目不轉睛地瞪着他；她的眼睛看起來只是巨大的、黑暗的瞳孔，加上一個狹窄的、青灰色的邊緣。

他放了她的手。她的手像沒有生命一樣地掉下去。

他覺得，他好像被釘在地上一樣。但是他拉开自己。他走过母親到了門口。

他還沒有走進半明半暗的走廊一步，他感覺自己被兩只手腕緊緊地抱住，他被舉起來，抗回廚房。他用盡全身的气力擺脫自己。但是母親又把他抱住了，她緊緊地抱着他，胸口抵着胸口，她的吸呼从胸部發出就像一個呻吟的人，在她現在明亮的眼睛中間，瞳孔重新變得窄小，恐懼和決心的陰影換來換去，就像黑云在水上飄浮過去一樣。她就是这样緊緊地抱住他。

“放掉我，媽媽，我必須要走了！”他叫道。

她想把兒子按在椅子上，但是椅子滑走了，兩人都摔在地上。母親仍然緊緊地抱住他。

“够了，一個就够了！”她呻吟道。“他們不应当把你抓去，他們那些吃人的野獸，劊子手，凶手，他們不应当把你抓去！”

他再一次擺脫了自己，母親再一次抱住他。他努力在桌子旁邊站立起來。桌子翻了。他感覺頭上一個堅硬的打擊，他聽見，碗碟掉到地上的碎裂聲，面包空洞地打在地上的聲音，

一把椅子砰地一声撞着牆，母親呻吟，喘气；他感觉她的手在撫摸他的头，她把他的头溫柔地热情地紧压在自己的胸口上……他突然感觉这一只手使他非常舒服。他疲倦，非常疲倦，他只想安靜，睡覺；他發現一張面孔俯向着他，一种湿的东西滴在他的額上。他用手去抓，他擺脫自己……不，現在不是睡覺的時候！

“我沒有工夫呀，媽媽！”

現在他看見她恐怖悲哀的眼睛。眼睛中充滿了泪水。他驚駭了。他從來沒有看見母親哭过。他不喜欢看見她哭。他想把头掉开。但是她用双手捧住他的头。这使他舒服，非常舒服。

“我的孩子，我的小孩子……”

“媽媽……”

她拿起她的裙角，压在他的額上。

“就是这样靠着，我的孩子，很安靜地靠着！”

她把他小心地靠着翻了的桌子，她自己站立起來，走到水龍頭，他听见水飛濺在一个鉢子里，母親从櫥里取出一个东西來。“我真的沒有工夫！”他想，但是他不动。他的額越來越痛，但是他不用手去抓。

母親跑在他的旁边，她把他的头放在怀里，用一塊打湿了的白布从臉上拭掉了他的血。

“現在你在这兒受伤了！”她奇怪悲哀地微笑說。

“桌子嗎？”

她点头，把一塊新的、浸湿了的、叠起的布作为压布，放在他的伤口上面。他立起身子，跪在她的旁边，一面把浸紅了的

压布从额上拿开。

“这没有关系！我真的沒有工夫，媽媽！”他說。

‘一切都沒有用嗎？一切的努力，一切的痛苦，一切的說話都沒有用嗎？’母親想。他还是会像那兩個一樣地離開我！可是從前我曾經有這種力量，用我的血在我的身體里飼養他，在我的身體里負載他，那時他是一個很小的人，我曾經有這種力量，在我的胸前養大他，教他保持清潔，教他走路，教他說話，教他規矩，我為他曾經花了很多的時間，很多很多的时间！現在他一個晚上，僅僅一個晚上，也不給我嗎？因為他必須要聽冲锋隊副隊長的話，必須要聽那個教授叫做國家廣播的白鐵喇叭的話。老希騰赫尔蒙並不那麼錯，完全沒有錯！他有勇氣，他不像那些帶上鐵十字獎章到處跑來跑去、依照任何一個冲锋隊副隊長的哨子跳舞的人，那樣害怕。老教授有勇氣，有時間來照顧她，一個母親，有時間來照顧她的孩子們。他曾經在死了的海英慈床邊坐了好幾個鐘頭，自由勇敢地把他心裏的話說出來。因為這個緣故，冲锋隊副隊長把他的上裝從背後拉下來，逮捕他像逮捕一個犯人一樣。

母親完全沉溺在自己的思想和痛苦之中，她沒有注意到，她把艾雷希的手緊緊地握住，放在膝上；現在她才感覺艾雷希想把手縮回去。

“在這幾個星期中間你真的沒有時間來為我，我的孩子！”母親一面說一面放掉他的手。“可是今天你必須要有一點點時間來為我，我的小兒子；因為我不願意失掉你們三個人，一個這樣，另外一個又這樣，好像事情干脆就是這樣，好像你從我這兒聽不見一句好話。”

“你是我們的母親，這是很明白的，你是我們好的母親，真正非常之好的母親！”艾雷希懇切地說，他努力隱藏他心里的不耐。“但是你會明白，媽媽，我必須要——”

這兒又是一句謊話，一個真正感情的妄用，這兒是一張假面具，每當她在旁人那兒發覺這張假面具的時候，最傷她的心，這張假面具使她整個的生存發生憤怒的反叛。戰爭把她的孩子一個一個地弄成這個樣子，只有謊話，只有空話，只有假面具，沒有旁的東西！

“我知道，現在你一定要跑開！”她生氣地說。“你現在一定要跑去值班，跑到高射炮旁邊去，這是他們替你規定了的工作。現在你必須要讓你死了的哥哥單獨在這兒，這是完全沒有問題的；現在你完全沒有時間來為我們，因為你的隊長，你的高射炮隊長正在外邊等候你……”

“因為今天夜里湯密可能再來，媽媽！”艾雷希很快地反駁。

“是呀，是呀，湯密可能再來呀，這是真的，你們年輕人因此必須要站在高射炮旁邊，這個你們知道得很清楚……‘用全部的血來補充’，沖鋒隊副隊長大概是這樣說的罷？這個你們知道……”母親把頭低下來，仿佛被這些事實壓下來的一樣。忽然她抬起她的眼睛望着她的兒子。“但是這不過是一方面的事情，艾雷希！因為你自己剛才對我叫：‘難道你瘋了嗎，媽媽？’也許你並不完全錯罷，艾雷希？”

“媽媽……”

“聽我的話，我的小兒子，只要你一次花一點點時間來為我！你曾經說，我瘋了，因為我燒毀了你的軍服。是的，我把它

燒毀了，真正地燒毀了，在一堆燃燒的廢物堆里燒毀了的。我把它包在一張厚紙里边，从厚紙，从廢物堆里冒出一股火焰來。这不是誑話，这不是欺騙，像你所相信的一樣，这是真話，艾雷希，这是道道地地的真話。但是虽然如此，也許我还是真正的瘋了……”

她停止，用裙子來擦臉和眼睛，接着她繼續說：

“你剛才还說，我是你的好母親，你的非常之好的母親。你也說过這句話，艾雷希，不是嗎？現在我仔細審視你，我知道，你心里难过，艾雷希，你心里很难过，把你也許有点瘋狂的母親單獨丟在這兒陪着死了的海英慈……”

“媽媽，干嗎你要說這樣的話呢？”

“你不想把我單獨丟在這兒，我的孩子，这是很明白的，我感觉很舒服，这也是你强烈的感情，但是还有更强烈的、一百倍强烈的感情，那就是你对冲锋隊副隊長的恐懼，他剛才把我們的朋友，教授先生，逮捕去了，还有你对你高射炮隊長的恐懼，在那兒你今天因为你的勇敢要獲得鐵十字獎章……不，听我說，艾雷希……你‘怕’他們，你也怕你的同伴，你这些同伴只知道‘用全部的血來补充’，你怕他們所有人，这就是为什么你沒有時間來为你的母親和你死了的哥哥！”

母親靜默了。

艾雷希也靜默地蹲在那兒，痛苦地瞪向前面。母親疲倦地把右手放在膝上，母親那一只工作过度的、強壯的、筋骨突出的手，这一只手多年以來，只为着他和他的兩位哥哥不停地动；他觉得这一只手好像第一次在休息，它忘記了經常的工作，閑下來，有了休息的時間。強壯的指头長長地伸張，松懈

地擺在那兒，骨头高凸地暴露出來，但是他覺得她的指尖是溫柔的，圓滿的。忽然之間他覺得他唯一的願望，就是母親像剛才一樣把指頭放在額上，放在他的額上，在額下邊有什麼東西正在錘，正在刺，正在敲。他的頭很痛。

“我不願意痛苦你，艾雷希！”母親又開始說。“你要好好地了解我，我的小兒子！我們大家心里都有這一種可怕的恐懼，這種恐懼壓倒了我們。或者你相信，當我燒毀你的軍服的時候，難道我沒有恐懼嗎？我當時看見希特勒少年隊禁止交通的司令官和其他的人，我也非常恐懼，雖然我很知道，我做這件事情是想幫助你，是想解除你一種危險，我做這件事情是正確的；雖然我心里這樣想，我全身都感覺這樣可怕的恐懼，是的，事情就是這樣的……”

母親發現，她現在能夠說出，必須說出一切的事情，她怎樣經過許多困難達到燒毀的地區，她怎樣站在冒煙的廢物堆，她怎樣通過黑暗無人的街道，寂寞地走回家來，當時她心中的一切感覺。她發現，她自己的心忽然張開了，就像從她心里邊一個巨大的傷口沖出了全部的痛苦和一切的語言。

“是的，事情就是這樣的，我的小兒子，我們的心里都有恐懼，我們的頭里也有恐懼！”她繼續說。“恐懼貫穿了我們的全身！我們對人類恐懼，這是最糟糕的事情，它使我們內心里除掉謊話和虛偽以外沒有地方來容納其他的東西，沒有地方，沒有時間來容納其他的東西……”

母親又沉默了。從她的心里又涌出一股浪潮。她好像覺得，她在兒子沒有離開她以前再一次把他蘊藏在心里，她好像覺得，她心里的血必須再一次直接地流進他的心中。她望着

她的兒子。她把他弄得太痛苦了嗎？他已經了解她嗎？

艾雷希仍然一點不動地蹲在那兒。他恐怖地發現，他母親的話里边包含着許多的真理；但是同時他心里不斷地想着，在這當中好些時間已經過去了，每一秒鐘過去，他同他炮位的距離就越變得遠，他達到炮位的可能性也越變得小。他迷離地看見希特勒少年隊員，防空服務員，高射炮位的兵士，在幾分鐘之內準備好集合，他們都跑上前來，軍服和制服穿得整整齊齊，沒有一個人願意“惹人注意”。惹人注意——這對於一個軍人，就像一個人在熱鬧的大街上只穿一件襯衣站在那兒。但是現在在集合的時候他的地位是空的，那兒張開了一個裂縫。“波格爾到哪兒去了？”隊長這樣叫。在炸彈掉下來的時候艾雷希很久就不發抖了。但是現在他在發抖，因為他從很遠的地方聽見隊長的声音。同時他也聽見很輕微的、可是很感動人的母親的声音。

“我的孩子，”母親輕聲地說，“我們必須要擺脫恐懼，擺脫在我們國家里大家所有的恐懼。要是我們能夠擺脫恐懼，我們心里就有地方來容納別的東西了。”

她把壓布重新弄濕，放在他額角的傷口上，同時她用另外一隻手把他的頭緊緊地壓近自己的肩。

小 河

四六

艾雷希把眼睛閉上一半。一種溫暖舒適的河流流過了他的身體。他沉浸在這道河流中間就像在另外一個世界中間一

样。他回想：过去有一次他同他的希特勒少年隊必須作一个地形的冲锋練習；他們大声喧嚷，冲上一座小山，冲锋隊長騎着摩托車在他們后边飛馳，就像一只牧羊狗驅赶羊群一样；接着他們走下一条泥路，最后才允許他們扎营。他稍微向旁边走進一塊草地；那兒一条小河从款冬和肥美的青草地上流过去。他躺下，肚子貼着地，用嘴喝清亮的水。其他的人已經跑來，不过那时他想一个人單獨在那兒，至少在这个短短的休息時間，至少他可以清清靜靜喝几口清亮的水；因此他沿着小河在草地裏繼續往前跑，一直到他差不多听不見喧嚷的声音，那兒他把整个的头浸入水中喝水，再喝水，一直到他喝不下去。然后他躺在高高的、温暖的草里，在更温暖的陽光中間。天快晚了，他醒轉來，太陽站在山边，已經变紅了。他才恐怖起來。四圍完全寂靜。虽然太陽正在下降，空气还是温暖的。正在下降的紅色太陽仍然射出强烈的光輝。他这样在那兒坐了很久，在草里边，膝盖高举起來，凝視着紅色的太陽。

第二天他的隊長“敬了他一支香烟”，这就是說，給了他一頓臭罵；但是虽然他平常对于服务非常認真，这一次的譴責他却并不放在心上。他觉得他做了一件合理的、正当的事情……那一条小河，那一种芬芳的青草，在走过泥濘的馬路和疯狂的追逐之后，那一种安靜，那一种舒服温暖的太陽……

这是什么？

外边不是有高射炮的声音嗎？

他跳起來。他靜听。

一切都是安靜的。

不过他还是快步走到开关前面，把电灯扭熄，走到窗前，卷起窗帘，打开窗子，推出窗外的排门。在黑暗的天空中探照灯伸出雪白的指头，撫摸低垂的云層。可是高射炮不响了。‘在这个时候，我一定在那兒了！’他想。

又是探照灯的光綫。

母親站在他的面前。她把从窗戶和冷空气里拉轉來，同时从云層里反射出來的光亮跟随着他們，微弱地照亮他兒子的面孔。

“你很痛苦嗎，我的小兒子？”她問他。

他望着她悲哀的眼睛，他不講話。

“也許你到底还是不能不去嗎？”她輕声地說。

他不能够回答。“是”和“不是”站在那兒就像两个强壮巨大的战士一般，互相把刺刀对准敌人。没有一个敢开始第一个致命的冲刺。

“要是你看見冲锋隊副隊長，”母親繼續說，她的声音帶了另外一种音調，“你告訴他，关于教授的事情我不願意作任何的見証。”

高射炮的声音嗎？值班嗎？他現在已經沒有時間了！还有那兩個拿刺刀的战士呢？老教授希騰赫尔蒙呢？母親說的話是什么意思呢？她到底在講什么？

“你了解我嗎，艾雷希。你可以对冲锋隊副隊長解釋，把我叫到什么地方，到警察署或者到秘密警察那兒，我決不作任何的見証，我也決不簽任何的字。”

艾雷希內心恐怖起來。母親真正的瘋了。現在还要加上这样的事情！

“但是你曾經親耳聽見一切的話，媽媽！”他繼續說，他非常激動，他神經緊張，心中充滿了莫名其妙的恐懼。

“那麼我就干脆地說，他說的是真話，他說的完全是真話……”

“你不能够這樣說，媽媽！”

“干嗎我不能够這樣說呢？”

“因為你這樣說他們就會逮捕你！那麼我，我應當怎麼……”他遲疑起來。

“你要怎麼樣說呢，我的孩子？”母親問。

艾雷希不講話。

“難道你真的要說話來反對教授嗎？他對你到底是一番好意，他不願意你走海英慈的路，他只想拯救你們，他曾經幫助教養你們，他愛你們，他不願意你們遭受殘酷的死亡，他想感動你們的心，他告訴你們，你的母親還在這兒，不單是這個沖鋒隊副隊長，高射炮隊長，高射炮和戈培爾部長的廣播！關於這件事情，你要去作見證，艾雷希，你要去毀滅老教授，只是因為我們這兒所有的人都是懦夫，十足可憐的、下流的懦夫，雖然你們戴上鐵十字獎章，雖然你們……”

這是什麼話？她本來只想簡單地告訴艾雷希，她不願意作見證。現在怒氣使她忘記了自己，這些話是毫無目的的。她感覺羞慚。她能夠把她的心從腔子裡挖出來，讓一般的人，讓她自己的兒子最後明白，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嗎？那兒站立着艾雷希，她的孩子，一雙手插在褲袋裡邊，低著頭，他在深沉地思想；接著他說：

“媽媽，你不知道，假如我們拒絕在記錄上簽字，他們會怎

样对付我們，对付你和我！”

“我只知道，我在那兒决不說什么話，决不簽什么字，我只知道，我們不能够这样生活！”母親回答道。

她轉过了身子。

探照灯的光綫虽然次数少一点，仍然在夜里深厚的云層中探索，它的反光像鬼怪一般飄过黑暗的厨房。母親走到窗前，关上窗外的排門和窗扇，然后挂上很厚的窗帘，扭开电灯。

两个战士

四七

她开始把桌子椅子放回原來的位置，把地上碗碟的碎片收拾起来，她重新站在洗滌盆前面，准备結束她剩下的工作。就像平常一样，温热渾濁的水緩緩地流过她的手，就像平常一样，她把碗碟放在干燥的木板上，但是她做这一切的事情就像在夢中一样。她忽然感觉，她一个人孤独地在厨房，孤独地在住宅，孤独地在这座大房子里，孤独地在这个大城市中間，这里边有几百万人生活，这些奇怪的、毫無办法的、激动的同时却是麻木的、軍人式的同时却是沒有勇气的人。他們所有的人都到哪兒去了？她的两个兒子，几个月以來她日夜热烈地想望他們的休假，現在他們到哪兒去了？她的丈夫到哪兒去了？那位那样热情地努力、誠懇地关心她的孩子們的老教授到哪兒去了？她的孩子們到哪兒去了？

一切是这样空虛，这样荒凉，这样死滅。

她真正地生活过嗎？她生活为了什么目的呢？

干嗎她要在这兒把盤子擦干，放回它們原來的位置，为的是明天好再从那兒取出來，盛滿吃的东西，为的是这种生活可以繼續，为的是艾雷希有足够的精神，好繼續跑到高射炮旁边，繼續离开她，为的是艾雷希的嗓子有力量，好說話來反对教授，好說話來毀滅这位老人嗎？为的是那些人好繼續在冲锋隊副隊長的粗暴和虚伪之下低头屈服，去殘殺一个好心的、大無畏的人嗎？

这不是真正的瘋狂嗎？

但是誰又明白这个道理，誰又願意明白这个道理呢？

难道这种無意义的、机械式的生活还要永远繼續下去嗎？

她的手忽然停止工作。她讓一个开始洗滌的小碗掉回水里去。她在裙子上擦干了手。

她走進走廊。她的大衣呢？哦，她曾經把它帶到厨房，挂在那兒一个鈎子上了。但是她到底想到外边街上去作什么呢？不，那兒不是她的路。

她站立在兒子的房間前面，仔細考慮。是的，那兒最好，她想到那兒去。那兒一切都清楚，明白，那兒再也沒有掩飾，那兒只有簡單明了發生的事情。那一种簡單、难过的痛苦，比起这种永远黯淡的希望，恐懼，受騙，和欺騙，簡直是一个解放。

她走到死者的床前，現在她覺得死者头上血浸透了的綑帶并不那么可怕。他的眼睛靜靜地休息在白色的眼皮之下，好像一对小小的瓷器做的小鈴一般。虽然他的顴骨比以前更顯明地突出，由于上面蠟色的皮膚，給人一种做得很漂亮的面具的印象，这种面具我們有时在店鋪的玻璃櫥窗里看見。母

親想：這顆頭就是幾百萬沒有經驗過真正生活的人中間一個人的頭。這就是赤裸裸的真理！她繼續審視她兒子的嘴唇，他的嘴唇同床上的白被單一樣地白，只是還柔軟地拱起來，就像正在激烈地提出什麼抗議。她仔細審視她兒子的嘴唇，她的心緊了……不，這一幅蠟色的面具，就像這兒其他的東西一樣，是騙人的，他的嘴唇正在說話的時候忽然被打斷了，它還想說一句什麼話，它剛做成要說出一句憤怒激烈的話的形狀，但是這一句話還沒有說出，就被那一塊炸彈碎片炸走了，不過那一句話隱在那兒，在白色的嘴唇後面，准备好要跳出來。

母親靜听。

是說話的聲音嗎？不是，是腳步的聲音！

誰也不应当來！現在誰也不应当擾亂她！

她跳向門去，要把鑰匙轉過來；但是鑰匙在外邊。她迅速地開門，想抽出鑰匙，再从里边鎖上。可是另外一只手抓住了她的手。

“媽媽……”

這是怎麼一回事？

艾雷希的一隻腳已經夾在門縫里。母親站在里边，背靠着門。

“媽媽，我一定要告訴你一件事情，听我說！”

兒子的手从外邊緊緊地抓住母親的手。她不敢呼吸。她緊緊地抵着門邊上的木头，木头的棱角壓痛她的手腕。她从門縫里清楚地聽見她兒子迅速激動的呼吸的聲音。

“媽媽……”

她不講話。

“媽媽，听我說……”

艾雷希要干什么呀？她仍然說不出一个字。

“你在那兒干什么，媽媽？难道你沒有听見我嗎？”外边傳來絕望的声音。“開門罷，媽媽，我一定要告訴你一件事情！就是我也不能夠做这件事情，媽媽，就是我也不能夠做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我也不說什麼話，媽媽……”

她緊張地听。

“……我不說什麼反对教授的話，我不說什麼反对他的話讓他們記錄下來，相信我！”

這句話是从哪兒來的呢？从外边还是从里边？从艾雷希还是从海英慈呢？她恐怖地回头看死了的兒子。难道他的嘴唇張开了嗎？难道剛才她觉得他的嘴唇拱起來，到底把他那一句最后的、憤怒的話說出來了嗎？她必須要知道，她必須要确定这件事情！

她赶快走到海英慈的床前。他僵硬不动地躺在那兒，血浸透了的綳帶緊緊地纏在額上，臉頰和眼皮白得像床單，在眼皮下边眼球凸出，好像直接望着她的臉，同时死人的嘴唇在激烈的憤怒中拱起來，緊緊地閉着。

四人

門开了。

艾雷希站在她的面前。他的臉色蒼白，比母親从來看見过的更蒼白。在这几分鐘內，她太忙着想到自己，想到死了的

兒子，她一時不能明白，在她最小的兒子的心里兩個拚命的大戰士在斗刺刀，在那里激烈鬥爭之後艾雷希的臉頰也變得非常地蒼白。他現在說不出話來。他緊張地望着母親，想知道她是否要問他什麼。母親審視兒子的眼睛。他不看着母親，輕聲地說：

“他——教授——真的對我們是一番好意。你是對的，媽媽，這簡直是一種下流的行为，現在這樣陷害他，一種純粹下流的行为！”

母親走攏來很靠近她的孩子，她遲疑地把手放在他的額上，把他的頭扶起來。在蒼白的少年面孔中間，他的眼睛燃燒着激動和壓制着的憤怒。母親驚駭地望着兒子。那是同樣烈火般的眼睛，多年以前她在海英慈面孔上看見的眼睛，那時候——海英慈還是一個少年——他不願意忍受父親的壓迫和侮辱，那時候他對“鍊子總比瘋狗多！”這句話大生其氣，同時他用這樣的力量把叉子對着父親扔去，以致叉子釘在門板上。是的，那是同樣的眼睛，死了的海英慈憤怒發火的眼睛！到底還有一个人在這兒，一個不願意再忍受不公平和侮辱的人，一個了解她的人，這一個人是她的兒子！

一種瘋狂的、暴風雨式的、莫名其妙的幸福之感涌到她的心頭。原來除掉鍊子和鍊子套上的狗以外，除掉挺直地站立，和爬在桌子下邊以外，除掉沖鋒隊副隊長的手槍和強迫的記錄以外，到底還有其他的東西！

但是在狂風暴雨的幸福沉醉中間，她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她本來想至少拯救她最小的兒子，這是她整個努力的目標……可是她自己現在不是剛好強迫着他去冒最大的危

險嗎？

“呵，我的小兒子，你打算怎麼辦呢？”她呻吟道。“假如只是我一個人不說什麼話來反對教授，那不是就夠了嗎？我是一個年老的女人，我是一個陣亡軍官的母親，他們會把我怎麼樣呢？假如他們逮捕我，毀滅我……”

“媽媽，那麼我就要……”

“不，不，我的孩子，你是一個年輕人，聽我的話，你是一個防空服務員，你自己剛才說過，沖鋒隊副隊長會粗暴地對付你；他做得出這樣的事情，我們已經看見他怎樣對付教授了，你比我更清楚，他會更厲害地對付你，他……”

“你不相信，我也可能已經有一百次被湯密的機關槍和炸彈击中嗎？”艾雷希激烈地反駁。

母親仔細考慮。干嗎她剛才要在最後的一刻把艾雷希拉進廚房呢？干嗎她要努力去說動他的心，教他要有勇氣留下來陪伴她——不管高射炮隊長和沖鋒隊副隊長的命令呢？還有一個問題：難道她的表示，她自己不管沖鋒隊副隊長的命令，決不說什麼話來反對教授，或者在記錄上簽字，她這種表示沒有激起艾雷希的勇氣和反抗精神嗎？難道她的心沒有驕傲，幸福地震動起來，因為她的孩子，沒有像鍊子套起的狗一樣，在他們那些人面前在桌子下面爬嗎？

但是同時因為她想解除兒子面臨的危險，現在兒子聽她的話，她不是剛好把兒子推進一個更大的危險里边去嗎？

她的心越是因為她兒子憤怒的勇氣，驕傲和幸福地震動，她越是戰栗，懼怕正在威脅着她的兒子的禍災。

“你請病假，艾雷希！”她輕聲地、迫切地說。“最好的辦法

就是你請病假！”

“我請病假嗎，媽媽？你害怕嗎，媽媽？你恐懼嗎？”但是他立刻感覺羞愧，因為他問了這樣一個問題。

可是他的母親點頭。

“是的，我為你恐懼，我的小兒子！”她承認道。“我為你有最大的恐懼，艾雷希……”

忽然之間他感覺，母親這種恐懼，是為了他，為了她的兒子的恐懼，同別人可憐的、莫名其妙的恐懼是不相同的，是完全不相同的，因為他的母親今天有本事燒毀他的軍服來救他，明天準備在秘密警察面前拒絕回答來救老教授。

“不要恐懼，媽媽，不請病假也行！”他說。“我的鐵十字獎章和我以前在高射炮隊的服務至少还有点用处！”他望着母親良善、堅強、可是憂愁的面孔。“隨便他們愛把我怎麼辦就怎麼辦好了，今天我留下陪伴你，不要恐懼，媽媽，今天我一定留下陪伴你……以後我也留下陪伴你！”他輕聲地再說。

“你要留下陪伴我，我的小兒子，真的，你要留下陪伴我嗎？”母親微笑地說，同時泪水從她的眼睛里流下來。

秘密警察首長哈倫彼特爾進行干涉

四九

秘密警察第二處第二科的審判官哈倫彼特爾，對於沖鋒隊副隊長哈塞的英勇行為，並不十分表示欣賞。當然，中央曾經不斷發出指示，要他們注意那些造謠生事的人，注意那些男女預言家，他們的數目成千成百，他們不斷地向民眾宣傳，對

于他們要不顧一切，嚴厲處置。不過這些命令事實上已經不能執行。秘密警察必須要逮捕好多萬這樣街談巷議的人。監獄和集中營已經塞滿了，犯了更緊急案件的、怠工的外國工人，和掩護他們的德國人，逃亡的和請假不肯回到前綫去的士兵，他們在轟炸了的城市中間找出死人的證件，用這種假證件來掉換自己的真證件，再加上許多登記機構連同保存的證件通通都燒毀了。

因為這個緣故，希騰赫爾蒙教授這樣瑣屑的案件又有什麼意義呢？這兒還牽連着一批另外事件麻煩的後果。那個波格爾太太和她的兒子，防空服務員艾雷希·波格爾，昨天拒絕對於沖鋒隊副隊長哈塞的記錄作任何的控訴的見證；他們拒絕在記錄上簽字。這是為的什麼？

還有防空服務員波格爾還沒有到炮位去值班。

當然他們應當考慮，在上一次空襲當中，他的哥哥海英慈在高射炮旁邊陣亡，這個孩子和他的母親，由於這一樁悲哀事件，受了強烈的刺激。他們沒有發現對於波格爾一家有什麼不利的事情。他們的第二個兒子是一個經過考驗的前綫軍官。

這真是一個沒有意義、很少結果的案件，這種案件最好置之不理或者從心理上把它恢復原狀。審判官哈倫彼特爾沒有什麼柔軟的心腸。他曾經殺死過許多閑談的人，聽外國廣播的人，逃兵和外國工人，把他們送給集中營或者劊子手。他是一個能干的秘密警察首長。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他要在非常幼稚的沖鋒隊副隊長面前表示一下，複雜的案件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處理。沖鋒隊的年輕先生們今天有點神經過敏，

只要他們能够在國內戰綫上大量逮捕人，他們就感覺非常驕傲。

哈倫彼特爾再一次把波格爾家里有關的人傳來，再加上西門士辦公室的女職員吳爾茜·納克維慈。前天他只作了一個簡短的審訊，昨天波格爾一家人忙着安葬兒子。今天他要把有關波格爾一家人的事情從心理上迅速解決。

“我必須要請求你，把這一場交涉的領導完全交給我！”他回身對衝鋒隊副隊長說。“這一家人基本上是規矩的，兒子的陣亡使他們失去了平衡，我們最好使他們重新站立起來，不要把他趕進敵人的懷抱。”

“還有那一個討厭的希騰赫爾蒙教授，他說，國家廣播是‘按本宣科的喇叭聲音’，他還說，我們不應當把我們的年輕人教育成爲‘沒有腦子的自動機器和炸彈炮彈的目標’，我們怎麼處置呢？”

審判官作一個揮開的手勢。

“我們要把這個胡說八道的老傢伙隔離起來，把他放在保護監獄或者特別集中營里边。我不願意把這件事情擴大，因為那個少尉和那個防空服務員的關係，這個防空服務員曾經因為他在高射炮旁邊勇敢的服務獲得了鐵十字獎章。你瞧，我會把波格爾一家人重新納入正軌。只是，我請求你，不要在中間擾亂我！”

衝鋒隊副隊長哈塞生氣地在旁邊一個角落里坐下。昨天在安葬完畢之後，他還同彼得發生了一場爭執。這場爭執倒不是關於艾雷希耽誤了值班，也不是關於教授敵視國家的言

論，而是关于一件本身完全不足輕重的事情。在海英慈死亡通告的末尾，在家屬名字的前面寫着下面几个字：

“在說不出來的痛苦中”

冲鋒隊副隊長認為一直到現在通行的公式：

“在驕傲的悲哀中”

比較更適當，而且也切合陣亡的海英慈陣亡的意義。

“我的母親願意這樣寫，”彼得說。

“那麼你自己呢？”

“我明白，在我的母親方面，對於這種事情，痛苦超過了一切。並且，我的母親素來習慣了只說真話。”

接着他們兩人就爭執起來，最後彼得的宣言結束了這一場爭執。他說：“誰認識了前綫的損失，誰就知道母親們心里的痛苦是什麼。”

‘他不應當相信，他可以經常擺起前綫軍人的架子在我面前狂吠，我們要在這兒替他煮一截特別的香腸！’^① 冲鋒隊副隊長仍然在憤怒地思想。

五〇

哈倫彼特爾首先讓波格爾媽媽進來。他站起來請她坐下。他再對她說一遍，他對於她兒子陣亡的同情吊唁，他完全了解她心中的痛苦。

母親感謝地望着這位穿便服的先生，他穿一套整齊深黑色的衣服，灰白色的頭髮梳向後邊，使她回想到一位中學的校

① 意思就是要懲治他。

長。他和冲鋒隊副隊長的作風完全兩樣，冲鋒隊副隊長現在很感興趣地觀察他自己的手指甲。

哈倫彼特爾現在問，是否她的兒子艾雷希近來受了一種特別的、精神上的影響？

“他近來太少聽他母親的話了。”

“他聽誰的話呢？”

“今天的青年人誰的話也不肯聽，並且還有每天的值班……”

“但是希騰赫爾蒙教授，不是最近幾天同他談得很多嗎？”

“他們談古希臘的學者。我不懂這類事情，審判官先生。”

“呵，你懂得並不頂壞，波格爾太太。他們還談什麼呢？”

“他們談到一個什麼日耳曼民族在俄國的哥德帝國，他們爭論這個問題。”

“是否那兒曾經有這樣一個帝國嗎？”

“大概是這樣，我忘記了。”

“他們還爭論什麼呢，教授和你的兒子艾雷希？”

“艾雷希嗎？”

“他想回到他的炮位嗎？”

“起初他是想回去的。”

“後來教授阻止他，因為他……”

“沒有，審判官先生，”母親激動地阻止他，“我曾經阻止他，前天我已經告訴過你了，只有我一個人阻止他！”

“但是教授不是曾經宣言，”哈倫彼特爾趕快補充道，“他再也無法緘默，他教育年輕人，不是拿來作沒有腦子的自動機器和炸彈炮彈的目標嗎？”

“我沒有聽見這些話，審判官先生。”

“這些話是在你的厨房里說的，波格爾太太。”

“沒有，沒有，審判官先生，要是他說過這些話，我一定會知道的！”

“這簡直荒謬到極點了！”沖鋒隊副隊長跳起來叫道。

“等一等！請你坐下，沖鋒隊副隊長哈塞！——我謝謝你，波格爾太太！請你在前面房間里等一等！”

防空服務員艾雷希·波格爾的審訊，起初並沒有問出什麼新的東西來。他也沒有聽見教授敵視國家的言論。沖鋒隊副隊長站起來。

“你允許我問一個問題嗎，審判官先生？”

“請問好了。”

“那麼我說謊話嗎？”哈塞緊挨着艾雷希問。

“我只說我知道的事情，沖鋒隊副隊長。”

“懦夫！”

“假如我是懦夫，我就不會獲得鐵十字獎章，沖鋒隊副隊長！”

“不要說題外的話！”哈倫彼特爾插進話來，回頭問艾雷希。“告訴我，我的孩子，你哥哥的陣亡使你們都很悲傷嗎？”

“是的。”

“特別是你的母親嗎？”

“是的。”

“你也悲傷嗎？”

“當然。”

“这影响了你去值班的决心嗎？”

“我不願意讓母親單獨一個人留在家裡。”

“現在你可以到外邊去等候。”

在艾雷希离开房間之后，哈倫彼特爾對冲锋隊副隊長說：“你听我說，哈塞，我必須再一次嚴重地請求你，不要讓任何事情把你刺激起來，不要擾亂我的職務！事實是非常明白的，他哥哥的陣亡是主要的原因，不是那個頭腦不清的教授的言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明天這個孩子必須再去值班。”

“不過我想向你建議，立刻審訊少尉波格爾和他的未婚妻納克維慈小姐，他們在那一天晚上曾經親眼看見教授奇怪的态度，而且替他辯護。”

“但是你不要擾亂我！”

吳爾茜今天穿一件灰色的帆布大衣，拴上腰帶，戴一頂同樣灰色的帽子。她努力壓制她內心的激動。

哈倫彼特爾提醒她，要嚴格地忠誠坦白，答复問題：她的口供要經過仔細檢查，她要負全部的責任！據說，希騰赫爾蒙教授曾經宣稱，基本上就沒有哥德帝國，在克里木基本上就沒有日耳曼文化圈，在這兒德國的宣傳展開了一句謊話。

“教授先生並沒有這樣表示，審判官先生。”

“他怎樣說的呢？”

“他說，在克里木的哥德人根本沒有建立一個國家。”

“那麼到底教授曾經譴責了我們虛構的理解！你要的是什麼字眼呀？”

“也許我沒有正確地表示我的意思，”吳尔茜勇敢地說。
“我怎么还能够知道一切，審判官先生！我本人曾經兩天兩夜
埋在一个防空地下室里。請你只問少尉波格尔先生好了！”

“假如你不願意坦白地答复我們，納克維慈小姐，我們有
办法讓你有几个星期或者更長一點的時間來考慮你的态度！”

“我曾經努力，審判官先生……”

“你是否曾經有一个印象，納克維慈小姐，簡單地說，教授
想表示，我們德國人在俄國没有什么找尋的东西嗎？”

“特別是在克里木……”

“你也知道，克里木是在俄國。那么你承認……”

“我不能够这样繼續答复你，審判官先生，”吳尔茜慌乱
激动地插話道。“我很难听清楚你的話，我不得不要求少尉波
格尔先生來幫助我的記憶！”

“好的。”

五一

彼得一走進來，看見吳尔茜臉色蒼白，腮边和額角上个別
的紅点一會兒出現一會兒消逝，他馬上就明白，審判官已經對
她施過压力。这一樁龔特尔惹起的事情——这种反对教授的
殘暴和不公平，这种对于他母親的毫無顧慮——这一切的事
情曾經深深地激动了他迟緩沉重的天性。他想，那一个关于克
里木古老哥德帝國的可笑的故事，簡直是一樁瑣屑的事情，連
一口唾沫都不值得的事情；但是在这兒龔特尔却忽然把它變
成了一个雪球，从斜坡上面滾下來，像雪崩一樣，撞上了整个
恐怖的組織。这一个雪球沾上了其他許多的雪片，从原來引

起的災害上面再堆積上其他的災害。

彼得決定，雖然他對龔特爾的反對和憤怒激烈地加強，他仍然要盡量壓制他的情感。這真是一件下流的行为，龔特爾毫無意義地把吳爾茜也拖進了這件案子。

關於教授和哥德帝國的問題，他保持一個牢不可破的地位。他說，在幾天以來發生的意外事件之後——就是埋在防空地下室和他哥哥的陣亡——他再也記不起這樁不重要事情的細節了。

“但是它的意義呢？納克維慈小姐已經供認，教授談話的基本思想是，我們德國人在俄國是沒有什麼東西可找尋的。”

“我並不是這樣說的，審判官先生！”吳爾茜反對道。

“我不明白，審判官先生，”彼得幫助她說，“為什麼大家要老在這一句話上面兜圈子。我們大家都知道，教授先生是一個好人和好教員。”

“你瞧，”哈倫彼特爾說，“就是因為他是一個教員，一個青年的導師，他今天擔任了一個特別負責的職位，俄國問題對於我們完全不是一件細小的事情。”

“但是關於俄國，我們根本沒有什麼爭執，”彼得說。

“你認為我們在俄國戰略上移動的方式是一個次要的問題嗎？”沖鋒隊副隊長突然向彼得質問。

“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在我們和俄國的前綫之間，有一段廣闊的地帶是‘燒毀了的土地’，敵人的宣傳就利用這種話來達到他們的目的，一些德國同胞也無意或者有意地把這種話來到處兜銷。”

“誰到处兜銷？”彼得問，勉強抑制自己。

“你自己不是在那一晚上講述这样一个殘酷的故事，說我們的軍隊在烏克蘭焚燒了一個村庄，槍殺了一個女人和一個小孩子……”

“不要說題外的話！”哈倫彼特爾打斷了他的話，哈倫彼特爾感覺，兩個軍官之間，集合了引火物，可能引起爆炸。“教授的問題基本上已經說明，再沒有什麼新的資料；我們用不着在這個問題上浪費時間！”

哈倫彼特爾越來越明白，這兒威脅着十幾件很難解決的、不關緊要的控訴案子，這些案子只不過是浪費他工作的時間和擠滿他的文件櫃子。更重要的事情是，最快地解決防空服務員艾雷希·波格爾的問題。

“你可以走了，納克維瑟小姐！”他一面說一面按鈴，命令傳令兵：“波格爾太太和防空服務員艾雷希·波格爾！”

“你們把我們的孩子弄成什麼樣的人了”

五二

哈倫彼特爾再兜他溫和的圈子。用這種方式他曾經把圈套圍着了好些人的頸項。以後再讓沖鋒隊副隊長那樣粗暴的家伙再來作粗暴的事情。不過對於波格爾這一樁案件，他必須採取不同的手段來澄清一切。

他告訴母親，他完全了解她特殊的地位，但是生命是要前進的，生命要求它的權利。在今天男子和青年必須要站在前綫，或者在國內站在高射炮的旁邊……這是艱難的但是必須

的。少尉虽然受了兩次伤，难道他不願意回到他前綫的部隊嗎？

“一定回去！”彼得說。

母親低下頭。

哈倫彼特爾繼續說，艾雷希已經有兩天沒有去值班，在戰爭的時候，這是很嚴重的事情。但是他哥哥的陣亡和他一直到现在優越的成績，可以允許我們原諒他這一樁過失，只要他用加倍的熱情再去參加炮位的工作。

“他還要到炮位去嗎？”母親問。

哈倫彼特爾首先不理會她的問題，他解釋道：“我想，其他關於教授的問題已經解決了，我們已經有了記錄，這僅僅是教授的事情。至於艾雷希，他明天一早回到他的同志們那兒去。我要給他的炮位長官一個簡單的報告，這幾天我們傳他作証人。這是最好的解決方式。我想，這兒我們大家的意見是一致的！”他暗示地強調，並且站起來表示，審訊已經結束。

母親靜默地站在那兒。

彼得感覺，每一句話都是危險的。

艾雷希望着母親。

哈倫彼特爾再回身對他說：“你自己當然願意回到你的同志們那兒去了？”

“是的！”艾雷希稍微遲疑回答道。

“你怎麼樣獲得你的鐵十字獎章呢，我的孩子？”哈倫彼特爾問，他想把這件事情作一個更圓滿的結束。

艾雷希說，他本來只作一個救護員，但是後來受過測量和高射炮的訓練，在高射炮戰鬥的時候，他幫助搬運炮彈，最後

全部人員都死傷了，他跳上前去作了炮手。

“一個優秀的孩子！”哈倫彼特爾說。

“他剛滿十五歲！”母親說。

“那更值得稱贊了！”

“我不讓他再到那兒去，無論如何他不能再到那兒去！”忽然之間母親表示瘋狂的決心，這樣一來，審判官整個時間的講話都白費了。“他還是一個小孩子呀！”她渾身發抖繼續說，“難道當父母的人完全沒有資格說話嗎？”

“但是波格爾太太，你從前曾經表示同意……”

“是呀，我同意他作一個普通的防空服務員，作救護的工作，但是我不同意他作高射炮手！難道十五歲的小孩子已經就要當兵陣亡嗎！”她痛苦地叫起來。

“安靜一點，媽媽！”彼得努力去安靜她。

“不，讓我，我再也不能活下去了！”母親絕望地抵抗，就像瘋狂了一樣。“我同你們的戰爭到底有什麼關係？他在高射炮旁邊幹什麼？他還是一個小孩子呀，他是我的孩子，我是他的母親，他還沒有成年呀！”

“沒有成年！”沖鋒隊副隊長重述這一句話，他再把這一句話鄭重地說出來。“沒有成年？呵，這就是我們那個惡劣的教授講的話！”

“是的，他是一千次對的，我們的教授先生！難道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把孩子們養大，讓他們好作炸彈和炮彈的目標嗎？”

“你怎麼忽然知道教授所說一切的話了？！”沖鋒隊副隊長勝利地說。

“那么你从前的口供是假的了，波格尔太太？”哈倫彼特尔追問。

但是母親已經再也听不見秘密警察首長的問話了。她把艾雷希拉向自己，大叫道：“你們把我們的孩子弄成什么样的人了！”

“你最好問教授和你自己！”冲鋒隊副隊長反駁道。

“这是什么意思？”彼得站在老同学面前。他尽力抑制自己的愤怒。“你說這句話是什么意思？”

“我說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嗎？你們家里有一种美好的教育！”冲鋒隊副隊長莫特尔·哈塞譏諷地望着他的眼睛。“也許你的母親也要阻止你再到前綫去罢？”

“你敢再說一句关于我母親的話，你这个猪！”一个突然猛烈的拳头打击在冲鋒隊副隊長的面孔中間，他的鼻血冒出來，他向后倒退了几步。

“彼得！”母親緊緊地抱住他。“彼得，为了上帝的緣故！”她沒有看見，冲鋒隊副隊長已經抽出手槍。但是在他還沒有射击以前，艾雷希跳上前去，用一切的力量把他的手拉下來，吊在他的手腕上。

“我想，現在我們在演电影了！”哈塞瘋狂地憤怒，諷刺地对審判官說。

哈倫彼特尔站在桌子后边，臉都气青了，同时他按鈴，四个冲鋒隊員走進來，他們驚駭地望着鼻和口正在流血的冲鋒隊副隊長。哈倫彼特尔回头对彼得說：“少尉先生，我逮捕你！假如你帶得有武器，你应当放下！”

彼得不动。

“不要抵抗，少尉先生！”哈倫彼特爾一面提醒他一面对冲锋隊員說：“把少尉帶到第四禁閉室！”

兩個冲锋隊員走到彼得后邊，第三個站在他的右邊，第四個站在他的左邊；他們把卡賓槍平放在手腕里，準備射擊的姿勢。這一切的事情發生在頃刻之間，就像在夢中一樣。

“彼得！彼得！”母親大聲喊叫，向他沖去。“你們要把我的孩子也帶去嗎！”

冲锋隊員擋住她。

彼得迅速地走出去。

冲锋隊員在后面跟着他。

“波格爾太太，”審判官哈倫彼特爾用另外一種音調說，“我們必須再來一次審問，不過要更徹底，根本上更徹底；這一次你必須要說全部的真話。”

“全部的真話……”母親重述道，“全部的真話！你們根本上不想聽全部的真話！你們不能夠聽全部的真話！”

她仍然釘視着那一道門，她的兒子通過那一道門不見了。